

HANAN
HARVARD U

5759/50426

VI

二才子

蕭像俠義風傳

自治書院

繡像俠義
風月傳

庭桐秋老籬菊漸黃獨憂子館課方暇正欲以胸中塊壘結成海宇層樓以諸凡違心之事盡開
稱意之花託為事實編目分章箇中無比屬抱膝構思忽聞花犬吠客聲則故人善謀子遇訪揖
讓一室袖出新鐫風月傳請序展閱編目不禁鼓掌而言曰是書也誰自而先得我心殆亦吾輩
之流亞歟以必無之事成果有之書所據者理所言者情所傳者文所矜者奇述他人之悲歡離
合摹自己之忠信義俠立言正大文情曲折古人有言曰不朽之業有三惟立義最易不持此等
撰述為然即明言高論亦世多不能援文成事者且文人之言行相背者比比皆是也足不出里
閭妄自尊大與人交則一己之私固執不通聞其學無所成就也聞其識無所閱歷也聞其才詩
文而外無所可恃也聞其志出將入相始遂所願也若而人者咸指為千言立就之通人實則其
敢與交者一朝得意臨事則顛倒失措立意則枉尋直尺吾願其一生潦倒而以著述顯或可飾
言口之失行而於帝王室談一吐胸中錦繡已耳書中有鐵公子殆即作者之前身乎實諸閱者
當亦首肯是為序
時在光緒十有八年蒞秋之吉厲滬獨憂子序於獨憂館之南軒

繪圖俠義風月傳目錄

卷一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省鳳城俠憐鴛侶苦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
水小姐俏膽移花
過公子痴心捉月

卷二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禍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
五夜無欺敢留髮以飲
一言有觸不俟駕而行
虛捏鬼哄佳人正月佳人噴飯
假認真叅按院及令按院吃驚

卷三

-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 第十三回

熱心腸放不下千里難赴
冷眼孔翻得轉一席成仇
出惡言拒聘寔增奸險

第十四回

卷四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捨死命救人為識英雄

父母命苦叮嚀焉敢過辭
美人局歪廝纏寔難領教
察出隱情方表人情真義俠
驗明完璧始成名教痴好速

鐵英

水居一



侯孝

鐵中玉



沙利

水冰心



象

過其祖

單祐



魯圖俠義風月傳卷一

名教中人編次

游方外人批評

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侶苦

佑大河山佑大天

前人過去後人續

寤寐相求反側思

但須不作鑽窺想

萬千年又萬千年

幾個男兒是聖賢

有情誰不愛蛾眉

便是人間好唱隨



詩曰

又曰

話說前朝北直隸大名府有一個秀才姓鐵雙名中王表字挺生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個美人因此里中起個渾名叫個鐵美人若論他人品秀性美格就該溫存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鐵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齊力有不如意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貴朋友滿面上霜也括得下來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貧交知己煮酒論文便終日歡然不知厭倦更有一段好處若緩急求他便不論賢愚貴賤慨然周濟若是謔言諂媚指望邀惠他却只當不曾聽見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父親叫個鐵英是個進士出身為人忠直官居御史赫赫有敢諫之名母親石氏隨父在任因鐵公為人落落寡合見事又敢作敢為恐怕招愆所以留在家中他天姿既高學問又出人頭地因此看人不在眼上每日只是閉戶讀書至讀書有興便獨酌陶情雖不叫個沉酣麴蘖却也朝夕少他不得再有興來便是尋花問柳看山玩水而已十五六歲時父母便要與他結親他因而說道孩兒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可也夫婦乃五倫之一一偕伉儷便是白頭相守倘造次成婚

苟非淑女勉強周旋則傷性去之擲之又傷倫安可輕議萬望二大人少寬其期以圖選擇父母見他說得有理使因循下來故年將二十尚未有配他也不在心上一日在家飲酒讀書恐讀到比干諫而死因想道為臣忠盡雖是正道然也要有些權術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見才幹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諱不但事不能濟每每觸主之怒成君之過至於殺身雖忠何益又飲了幾盃因又想道我父親官居言路賦性骨鯁不知機變多分要受此累一時憂上心來便恨不得插翅飛到父親面前苦勸一番遂無情無緒徬徨了一夜到次日天纔微明就起來分付一個托得的老人家管了家事又叫收拾了行李備了馬匹只叫一個貼身的伏侍童子叫個小舟跟隨進京去定省父母正是

死君自是忠臣志

憂父方成孝子心

任是人情百般厚

算來還是五倫深

鐵公子忙步進京走了兩日心焦起來會着行路不覺錯過宿頭天色漸晚沒個歇店只得沿着一帶路轉入一個鄉村來借住到了村中來者見這村中雖有許多人家散散的住開不甚相連此時鐵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揀擇大戶人家只就近便在村口一所門前便下了馬叫小舟牽着自走進去叫一聲有人麼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老婆子來着見鐵公子秀才打扮忙問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來去者韋相公不認得他家要問我麼鐵公子道我不是看甚麼韋相公我是進京會走路錯過了宿頭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是要借住不打緊但是窮人家沒好床鋪供給莫要見怪鐵公子道這都不消只要過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謝遂叫小舟將行李取了進來那老婆子叫他將馬牽到後面菜園破屋裡去喂又請鐵公子到傍邊一間草屋裡去坐又一面燒了

一壺茶出來請鐵公子吃着茶因問曰你方纔猜我是京裡出來者韋相公的這韋相公却是何人又有何事人來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知道我這地方原不叫個韋村只因昔年出過一個韋尚書他家人丁最盛村中人家十停到有六七停姓韋故此叫個韋村不期興衰不一過了數十年這韋姓一旦敗落不但人家窮了連人丁也少了就有幾家不是種田就是挑糞從沒個讀書之子不料近日風水又轉了忽生一個韋相公來纔十六七歲就考中了一個秀才京中又遇了一個同學的秀才人家愛他年紀小有才學又許了一個親事只因他家一貧徹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會取得數日前忽有一個豪富大官府着見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取他他父母不肯那官府惱了因倚着官勢用強叫許多人將女子抬了回去前日有人來報知韋相公相公慌了急急進京去訪問不期訪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沒有踪影連他丈丈丈母也沒個影兒欲要告狀又沒個指寔見證況他對頭又是個大官府如何理論得他過今日氣苦不過走回來對他母親大哭了一場竟去長溪裡投水他母親急了四下央人去趕連我家老官兒也央去了故此相公方纔來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知他煩惱來看他正說不了只聽得門外哄嚷之聲二人忙走出來看只見許多鄉人圍着一個青衣少年掩着面哭了過去老婆子見他老官兒也同着走着因叫說道家裡有客你回來了內中一個老兒聽見忙走回來道我家有甚客忽抬頭看見鐵公子因問道莫非就是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因走錯了路徑要借宿老官兒道相公既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飯還站在這裡看些甚麼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也是這位相公問起韋相公事來故此同着我且問你韋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抬了去難道就沒有人來看見為何韋相公訪來訪去竟不見些影響老官兒道怎的沒影響怎的没人看見只是他的對頭利害

誰敢多嘴管這閑事去招災攪禍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說老兒道莫道不敢說就是說明了這樣所在也救不出來婆子道若是這等說韋相公這條性命活不成了可憐可憐說罷就進去收拾夜飯鐵公子聽了冷笑道你們鄉下人怎這樣膽小沒義氣只怕還是沒人知道消息說這實皮話兒老兒道怎的沒人知道下落消息莫說別人就是我也知道鐵公子道你知道在那裡老兒道相公是遠方過路客料不管這閑事就說也不妨相公你道他將這女子藏在那裡鐵公子道無非是公侯的深閨秘院老兒道若是公侯的深閨秘院有人出入也還容易緝訪說起來這個對頭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汗馬功勞朝廷特賜他一所養閒堂叫他安享閒人不許擅入前日我姪兒在城中賣草親眼看見他將這女子藏了進去鐵公子道既有人看見何不報知韋相公叫他去尋老兒道報他何用就是韋相公知道也奈何他不得鐵公子道這養閒堂在何處你可認老官兒道養閒堂在齊化門外只好一二里路想是人人認得的只是誰敢進去說完老婆子已收拾夜飯請鐵公子吃鐵公子吃完就叫小丹鋪開行李草草睡了一夜到次日起來老婆子又收拾早飯請他吃了鐵公子叫小丹稱了五錢銀子謝別主人然後牽馬出門老兒又叮囑道相公昨晚說的話到京中切不可吹風恐惹出禍來鐵公子道關我甚事我去露風老丈只管放心說罷遂出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誇用智深

誰知敗露出無心

勸君不必遮人目

上有蒼蒼自鑒臨

鐵公子上馬望大路而走不到二三里只見昨晚看見的那個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一頓足大哭一聲道蒼天蒼天何令我受害至此鐵公子看明了忙將繩繩一提趕到前面跳下馬來

將他肩頭一拍道韋兄不必過傷這事易處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五人歸趙那少年猛然抬頭看見鐵公子是個貴介行藏却又不認得心中驚疑說道長兄自是貴人小弟貧賤素不識荆令又正在患難之中怎知賤姓過蒙寬慰自是雲天高誼但小弟冤苦已難伸訴長兄縱有荆傑俠腸崑崙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鐵公子道蜂蟻小難若不能為兄排解則是古有豪傑今無英雄矣豈不令郭解笑人那小年聽了愈切驚訝道長兄乃高賢大俠小弟在困頓中神情昏憤一時失敬且請問貴姓尊表以誌不朽鐵公子道小弟賤名仁兄且不必問到是仁兄的尊字與今日將欲同往到要見教了我自有說那少年道小弟韋佩賤名柔敷今不幸遭此強暴劫奪之禍欲要尋個自盡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隱忍了又正當此聖明之朝况在輦轂之下豈容紈褲奸侯強占人家受聘妻女以敗壞朝廷之綱常論情理寔不甘昨晚躊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張揭帖今欲進京拚這一條窮性命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門去告他雖知貴賤相懸貧富不敵然事到頭來也說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一張揭帖遞與鐵公子道長兄請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鐵公子接了揭帖細細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一個秀才叫韓原槍他妻子的是大夫侯因說道此揭帖做得盡情聳聽然事關勳爵必須進呈御覽方有用處若只遞在各衙門他們官官相護誰肯出頭作惡吾兄自遞未免空費氣力終是無用若付與小弟帶去或別有妙用也未可知韋佩聽了忙忙的作一揖道得長兄垂憐不啻枯木逢春但長兄任勞小弟安坐恐無此理莫若追隨長兄馬足入城以便使令鐵公子道仁兄同到城未免招搖耳目使人防閑兄請暫回不出十日當有佳音相報韋佩道長兄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小弟命薄徒費盛心說到傷心不覺墜下淚來鐵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事何不可為莫只管做些兒女態令英雄短氣韋佩聽了忙

歡喜致謝道受教多矣鐵公子說罷將揭帖籠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馬帶着小丹匆匆去了韋佩立道旁相送心下又驚又疑又喜又感就像做了春夢一般不敢認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望到不見鐵公子的馬方纔回去正是

心到亂時無是處

情當苦際只思悲

漫言哭泣為兒女

豪傑傷心也淚垂

原來這韋村到京口有四十五里鐵公子一路趕行日纔過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將這揭帖與父親商量要他先動了疏奏明然後奉旨拿人不期到了私衙門前靜悄悄一個衙役也不見心下暗着驚道這是為何慌忙下馬到堂上也不見有吏人守候愈加着忙忽走入內宅見內宅門是關的忙叫幾聲內裡家人聽見認得聲音忙取鑰匙開了門迎着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爺前日上本傷觸了朝廷今已拿下獄去了幾乎急殺大相公來得好快到內房去商量鐵公子聽了大驚道老爺上的是甚麼本就至於下獄去了一頭問一頭走也等不到家人回答早已到內房母親石夫人忽看見忙扯着衫袖大哭道我兒來得正好你父親今日也說要做個忠臣明日也說要做個忠臣早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場大禍來了不知是死是生鐵公子先已着急又見母親哭做一團只得跪下勉強安慰道母親不必着急任是天大事情也少不得有個商量母親且說父親上的是甚麼本為甚言語觸犯了朝廷石夫人方纔扶起鐵公子叫他坐下因細細說道數日前你父親朝罷回家半路上撞見兩個老夫妻打得蓬頭赤腳衣裳粉碎攔着馬頭叫屈你父親問他是甚人有何屈事他說是個生員叫個韓愿因他有個女兒已經許字與人尚未會取去忽被太史侯訪知有幾分顏色劈頭叫人來說要討他作妾這生員說已

經受聘抵死不從又挺觸了他幾句那大夫侯就動了惡心使出官勢叫了許多鷹犬不由分說竟打入他家將女兒搶去這韓愿情急追趕攔截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你父親聽了一時怒起立刻就上了一書奏劾這大夫侯你父親若有細心既要上本就該將韓愿夫妻拘禁做個證據教他無辭便好你父親在忿怒中竟不提防及聖旨下來着刑部審問這賊侯好惡異常有財有勢竟將韓愿夫妻捉了去并這女子藏得無影無踪到刑部審問時沒了對頭大夫侯轉辦一本參你父親毀謗功臣欺誑君上刑部官又受他的囑託也上本參論聖上惱了竟將你父親拿下獄去定罪十三道同衙門官欲代上疏辨救苦無原告沒處下手這事怎了只怕將來有不測之禍鐵公子聽完了方定了心喜說道母親請寬懷孩兒只道父親論了宮闈秘密之事便難分辯韓愿這件事不過是民間搶奪貴豪高藏有司的小事有甚難處石夫人道我兒莫要着輕事雖小但沒處拿人便犯了欺君之罪鐵公子道若是父親造捏假名果屬無有故人罪便是欺君若韓愿係生員并他妻女明明有人搶劫萬姓共見台臣官居言路目擊入告正其盡職怎麼叫個欺君石夫人道我兒說的都是太平話難道你父親不會說只是一時間沒處拿這兩個入便塞住了嘴做聲不得鐵公子道怎麼拿不着就是盜賊奸細改頭換面逃走天涯海角也要拿來況這韓愿三人皆含屈負冤之人啼啼哭哭一步也遠去不得的不過窩藏輦轂之下捉他何難况此三人孩兒已知踪跡包管手到擒來母親但請放心石夫人道這話果是真麼鐵公子道母親面前怎敢說謊石夫人方歡喜道果有些消息你可吃了飯快到獄中通知父親免他愁煩一面叫僕婦收拾午飯與鐵公子吃了又替他換了青衣小帽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獄中去公子又走到書房中寫了一道本又叫母親取出御史的關防又將韋佩的揭帖包在一處袖了方帶着

家人到刑部獄中來看父親正是

任事不宜憑膽大

臨機全靠有深心

若將雄氣血為勇

豪傑千秋成嗣音

鐵公子到了獄中獄官知是鐵御史公子慌忙接見就引入一個小軒子裡來道尊公老爺在內可進去相見恐有容言下官不敢奉陪鐵公子謝了一聲就走入軒內只見父親沒有拘攣端然危坐便忙進前拜了四拜道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疎負罪不淺鐵御史突然看見忙走起來驚問道這是我為臣報國之地你在家不脩學業却到這裡來做甚麼鐵公子道大人為臣既思報國孩兒聞父有事在身安敢不來鐵御史聽了沉吟道來固汝之孝思但國家事故多端我為諫官盡言是我的職分聽與不聽死生在於朝廷你來也無益鐵公子道諫臣言事固其職分可言則言不可言則不言以期於事之有濟若不管事之有濟否只以管言為盡心以塞責則不諳大體與不知變通之人捕風捉影曉曉於君父之前以博高名豈朝廷設立言官之本意邪鐵御史歎道諫臣言事指望事成誰知奸人詭計百出如我今日之事明明遇韓愿夫妻叫伸冤屈我方上疏何期聖旨着刑部拿人而韓愿夫妻已為奸侯臧過並無踪影轉坐罪於我我本心豈捕風捉影欺誑君父其變出意外誰能預知鐵公子道事雖不能預知然凡事不可不預防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今日禍已臨身急急料理猶恐奸侯復生他變大人奈何安坐囹圄靜聽奸人誣害鐵御史道我被害坐囹圄也是出於無奈若說急急料理原告已被藏匿無踪無影不知料理何事鐵公子道怎無踪影但刑部黨護奸侯自不能捕父親直急請旨自捕方能究事鐵御史道請旨不難但恐請了旨無處捕人豈不又添一罪鐵公子道韓愿妻女三人踪跡孩兒已訪的在此處但係禁地必須請旨去拿有個把柄方可下手鐵御史道我也曾託相好同官着精細人役四

路緝訪並無一點風聲你纔到京忽能就訪得的確莫非少年孟浪之談鐵公子道此事關係身家性命孩兒怎敢孟浪因着四下無人遂悄悄的將遇韋佩并老兒傳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又取出韋佩的揭帖與鐵御史看鐵御史看了方歡喜道有此一揭韓愿妻女三人縱捉獲不着也可消我妄言之罪但所說高臧之處我尚有疑鐵公子道此係禁地定藏於此大人更有何疑鐵御史道我只慮奸侯事急將三人謀死以絕迹鐵公子道大夫侯雖奸惡不過酒色之徒恃着爵位欺人未必有殺人之心况貪女子顏色念念不捨既有禁地藏身又有刑官黨護又見大人下獄事不緊急何至殺人大人請放心勿疑鐵御史道我想我兒所論殊覺有理事到頭來也說不得了只得依你待我親寫一本汝回去快取關防來用以便奏上那鐵公子道不須大人費心本章孩兒已寫在此關防也帶在此只消大人看過若不改就可上了因取出遞與鐵御史鐵御史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河南道監察御史現繫獄罪臣鐵英謹為孤忠莫辨狼降物自捕以明心跡事竊聞耳目下求人主之盛德芻蕘上獻臣子之盡心故言官言事尚許夙聞未有據寔入陳及加罪戾者也臣前劾大夫侯沙利白晝搶擄生員韓愿已聘之女為妾寔名教所不容禮法所必誅緣旨敕刑部審問意謂名教必正禮法必申矣不料奸侯如鬼如城暗藏原告以瞞天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明縱犯人為惡反坐臣縲紲臣素絲自信料難免轉竊臣赤胆天知只得哀求聖主伏望洪恩憐臣樸直遭誣乞降一救救臣自捕若朝奉勅而夕無人則臣萬死無辭矣若獲其人則是非曲直不辨自明矣倘蒙夫恩憐准須秘密其事庶免奸侯又移巢穴再勅不論禁地則臣得以展布腹心臨表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外韋佩揭帖一紙開呈御覽以

鐵御史看完大喜道此表愷切詳明深合我意不消改了一面封好一面就請獄官煩他代上獄官不敢推辭只得領命到通政司上達去只因這本一上有分教打碎玉龍頰開金鎖鐵御史上了此本不知上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

詩曰

治世咸誇禮法先

誰知禮法有時愆

李唐破柱方稱智

張儉投門不算賢

木附草依須作鬼

鷹拿雀捉豈非仙

始知為國經常外

禦變通觀別有權

話說鐵御史依了鐵公子上疏請旨自捕在獄中候不得兩日早頒下一道密旨到獄中來鐵御史接着暗暗開看見是准了他的本命他自捕滿心歡喜因排起香案來謝過了聖旨仍就將聖旨封好不許人見因自想道聖旨雖准只愁提不出人來却將奈何即與鐵公子商量要出獄往捕鐵公子道且慢大人一出獄招謠妄自驚動了大天侯使他提防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時待孩兒悄悄出去打開了養閒堂捉出了韓愿妻女報知大人然後大人飛馬來宣旨拿人方萬全之計鐵御史點頭道是因將密旨藏好又囑獄官勿言暗暗分付鐵公子道此行雖要小心鐵公子領命即悄悄走回私衙與母親說知又叫母親取出小時用的銅鎚來原來鐵公子十一二歲時即有膂力好使器械自將熟銅打成一柄銅鎚重二十餘斤時時舞弄鐵御史進京做官恐他家要鎚惹出事來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帶到京中鐵公子不敢有違親命只得罷了今日石夫

人忽聽見計取因驚問道前日你父親一向不許你用為何今日又要鐵公子道此去深入虎穴帶去防身石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和他因叫人取了出來付與他因囑付道只可防身不可惹事鐵公子應諾又叫人暗暗傳呼了一二十個能事的衙役遠遠跟隨以備使喚又叫人取酒來飲飲到半酣却換了一身武服時帶銅鎚裝束得天神相似外面仍照儒衣騎了一匹馬只叫一人跟隨竟暗暗出齊化門來並不使一人知覺出了城門放開轡頭霎時便就望見了一所大宅院橫於道左十分富麗鐵公子心知是了遂遠遠下了馬叫小丹牽着自却慢慢踱到面前細細一看只見兩旁是兩座牌坊那牌坊上寫有四字一邊是功高北闕一邊是威鎮南天牌坊中間却是三個虎座門樓上面中間直立着一扁扁上寫的是欽賜養閒四個大金字門樓下三座門俱緊緊閉着鐵公子看了一回見沒有人進出心下想道此正門不開側首定有旁門出入因沿着一帶高牆轉過一條橫路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門橫兩扇朱門却也閉着門上却鎖了一把大鎖又十字交貼着兩張封皮那鐵公子細細一看封皮雖在上面却是常時開的門雖閉着却露茶匙縫內裡不會上拴門傍粉壁上又貼着一張告示上寫着大天侯示此係朝廷欽賜朴地官民人等俱不得至此窺探取罪特示門樓兩旁有兩間門房許多家人在內看守鐵公子看眼裏也不去驚動他急回身走到小丹牽馬的所在將儒衣脫去露出一身武裝手提銅鎚翻身快來小丹應了然後一轡頭跑到門樓前跳下馬來手執銅鎚大聲叫道奉旨要見大天侯快去通報門房一時莫不着頭惱慌慌張張答應道老爺在府中不在此處鐵公子大喝一聲道胡說府中人明明俱說在此你這班該死的奴才怎敢隱瞞違背聖旨都要拿去砍頭嚇得眾人面

面相觀倉卒中答應不來鐵公子又大聲叫道還不快開門只管捱死內中一個老家人見嚷得慌只得大着膽說道公侯人家老爺不在此誰敢開門就是開了門此係朝廷欽賜禁地老爺也不敢進去鐵公子聽了大怒道奉聖旨拿人怎麼不敢進去你不開等我自開因走近前舉起銅鎚照着大鎖上只一鎚豁喇一聲響早已將大鎖并銅環打在地上那兩扇門便豁喇喇自開下鐵公子見門開大踏步竟往內走眾家人看見鐵公子勢頭勇猛誰敢攔阻只亂嚷道不好了都跑進去報信原來大侯因一時高興將韓愿女兒搶了來家也只道窮秀才無處伸冤不期撞見鐵御史作對頭上疏奏論又不料聖旨准了着刑部審問一時急了沒擺布只得將韓愿夫妻一并搶來藏在養閒堂內以絕其跡却上疏胡賴初時還怕有人知覺要移巢穴後見刑部用情不肯力追反將鉄英下了獄便十分安心不復他慮只恐怕韓氏女子尋死覓活性烈難犯韓愿夫妻反論長論短不肯順從每日備酒禮相求韓愿一味執拗這日急了正坐在養閒堂叫人將韓愿衣剝了細起用刑拷打要他依允因說道你雖是個秀才今既被我捉了來要你死只當死一雞一狗那裡去伸冤韓愿道士雖可殺只怕天理難欺王法不漏那時悔之晚矣老大人還須三思大侯道你既要我三思你何不自忖你一個窮秀才女兒與我公侯為妾也不為玷辱了你若順從了明日錦衣玉食受用不盡豈不勝似你的淡飯黃齋韓愿道生雖貧士野語罵為鷄口勿為牛後豈有聖門弟子貪紬褲之膏粱而亂朝廷之名教者乎大侯聽了勃然大怒正分付聲着實加刑忽管門的四五個一齊亂跑進來亂嚷道老爺不好了外面一個少年武將手執銅鎚口稱奉旨拿人小的們不肯放他進來他竟一鎚將門鎖打落闖了進來不知是甚麼人如今將到堂了老爺急須準備大侯聽見驚得呆了正東西顧盼打帳走入後廳鐵公子早已

大踏步走到堂前看見大侯立在上面因拱手道賢弟請了聖旨有事商量為何抗旨不容相見大侯見躲不及只得下堂迎著道既有聖旨何不先使人通知以便排香案迎接怎來得這等凶莽鐵公子道聖旨秘密緊急豈容洩洩遲緩因迎上一步右手持鎚左手將大侯一把緊繫提住道請問賢侯此乃朝廷欽賜養閒禁地又不是有司衙門這洗剝階下受刑的却是甚人大侯侯藏匿韓愿心先着忙及聽來人口稱聖旨愈驚得呆了要脫身走又被來人捉住只得硬着膽答應道此乃自治家人何關朝廷禮法既有旨議事因叫家人帶過鐵公子攔住正要再問韓愿早在階下喊叫道生員韓愿不是家人被陷於此求將軍救命鐵公子聽說是韓愿心先安了詳驚問道你既是生員韓愿朝廷着刑部四處拿你為何却躲在這裡背旨藏匿罪不容於死矣此時小丹已赶到鐵公子將嘴一努小丹會意忙跑出門外一面招及眾衙役擁入一面即飛馬去報鐵御史鐵公子見眾衙役已到因用着銅鎚指着韓愿道此是朝廷欽犯可好帶起因問韓愿道你既稱含冤首屈就該挺身到刑部去對理為何却躲在此地私自認親韓愿聽了大哭道生員自小女被惡侯創刎天無路逢人哭訴尚恐不聽即刑部拘審安宵躲避無奈貧儒柔弱孤立無援忽被豪奴數十人如虎驅羊竟將生員夫妻捉到此處沉埋海底自遭筆楚逼勒成親已死在旦夕何幸得遇將軍從天而下救援殘生重見天日此係身遭坑陷誰與他結親鐵公子道據你說來你的妻亦在此了韓愿道正是亦在此處老妻屈氏現拘禁在後廳廂房中小女相絃聞秘藏在內閣樓上朝夕尋死如今不知是人是鬼鐵公子聽了大怒因指揮眾捕役押韓愿入內拿人大侯見事已敗露又自料不能脫身又見眾捕役往內要走萬分着急只得拚着性命指着鐵公子說道這理乃是朝廷欽賜的宅第我又忝為公侯就有甚麼不法不公的事也

要請肯定奪你是什麼人怎敢手執銅鎚擅自打落門鎖闖入禁堂凌辱公侯自己的罪名還當不起還要管別人的閒事因反過手來也要將鐵公子扭住却又不能因叫家人道快與我拿下此時衆家人聞知主人被捉都紛紛趕來救護擠了一堂只因見鐵公子手執銅鎚捉住主人十分猛勇不敢上前令見主人分付拿人有幾個胆大的就走上前來拿鐵公子大罵道該死的奴才你拿那個因換一換手將大共侯攔腰一把提將起來照衆家人只一掃手勢來得重衆家人有掃着得的都跌倒了大共侯年已四十之人身子又被酒色淘虛況從來嬌養那裡經得這一提一掃及至放下已頭暈眼花喘做一團只叫莫動手莫動手原來大共侯有一班相厚侯伯有人報知此信都趕了來探問及見鐵公子扯住大共侯狼狽狼狽因上前解勸道老先生請息怒有事還求商量莫要動粗傷了勳爵的體面鐵公子道他乃欺君賊子名教中罪人死有餘辜甚麼勳爵甚麼體面衆侯伯道沙老先生就有甚麼蓋蓋不飾處也須名正其罪朝廷從無此拳足相加之法鐵公子道諸公論經亦當達權虎穴除凶又當別論衆侯伯道老先生英雄作用固不可測且請問今日之舉還是大共侯報仇還是代削不平必有所為鐵公子道俱非也但奉聖上密旨拿人耳衆侯伯道既奉密旨何不請出來宣讀免人疑惑鐵公子道要宣讀也不難可排下香案衆侯伯就分付打點大共侯喘了方定又見衆侯伯人多胆壯因又說道列位老先生勿要聽他胡講他又不是有司捕役又不是朝廷捕役如何得奉聖旨他不過是韓愿私黨假稱聖旨虛裝虎勢要騙人去但看他來便來了若無聖旨擅闖禁地毆打勳位其罪不小切不可放他今仗諸公助我一臂又分付家人一報府縣強人白晝劫殺若不護救明日罪有所歸衆侯伯見大共侯如此說也就信了因對着鐵公子道大共侯恃強劫奪多在鄉村之地昏黑之時便可僥倖他乃

公侯之家又在輦轂之下况當白晝之時如何僥倖得來况此來也覺大強橫了些若果有聖旨不妨開讀倘係誑詞定獲重罪莫若說出真情報出真名快快低首階前待我等與你消釋或者還可苟全性命若恃強唬嚇希圖逃走只怕你身入重地插翅也難飛去鐵公子笑道我要去亦何難但此時尚早且待宣了聖旨拿了人犯再去也不遲衆侯伯道既有聖旨何不早宣鐵公子道但我隻身他羽黨如此之衆倘宣了旨意他恃強作變豈不費力他既報府縣且待府縣來時宣讀便無意外之虞衆侯伯道這到說得有理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縣不一時大興知縣早來了看見這般光景也決斷不出又不多時順天府推官也來了衆侯伯迎着訴說其事推官道真假一時也難辨只看有聖旨沒聖旨便可立決矣因分付排香案不一時堂中焚香點燭推官因對着鐵公子道老兄既奉聖旨拿人宜對衆宣讀以便就傳若只這般扭結殊非法紀鐵公子正要對答忽左右來報鐵御史老爺門前下馬了大共侯突然聽見吃了一驚道他繫在獄中幾時出來的說還未完只見鐵御史兩手捧着一個黃包袱昂然走上堂來却好香案端正就在香案上將黃包袱展開取出聖旨執在手中鐵公子看見忙將大共侯提到香案前跪下又叫衆捕役將韓愿帶在階下俯伏對衆說道犯侯沙利抗旨不出請宣過聖旨入內收捉御史看見衆侯伯並推官知縣都在這裡因着推官說道賢節推來得正好請上堂來聖主有一道嚴旨煩為一宣推官不敢推辭忙走到堂上接了鐵御史隨走到香案前與大共侯一同跪下推官因朗宣聖旨道

據御史鐵英所奏大共侯沙利搶劫被害韓愿并韓愿妻女既係實有其事刑臣何緝獲不到即着鐵英自捉不論禁地聽其搜緝如若捉獲着刑部嚴審回奏限三日無獲即係欺君

按律論罪欽此

當下宣畢了聖旨鐵御史謝過恩忙立起身欲與眾侯伯相見又誰知眾侯伯聽宣讀聖旨知大
夫侯事已敗露竟走一個乾淨許多家人都漸漸躲了惟推官知縣恭見大夫侯到了此田地無
可奈何只得走起身向鐵御史深深作揖道學生有罪萬望老先生周旋御鐵史道我學生原不
深求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之罪便了如今韓愿既已在此又供出他妻女在內料難再匿莫若叫
出來免得待搜大夫侯道韓愿係其自來妻女寔不在內鐵御史道老先生既說不在此我學生
怎敢執言在此鐵英奉旨一搜便見明白就分付鐵公子帶眾捕役押韓愿入內去搜大夫侯要
攔阻那裡攔阻得住原來此廳雖是宅房並無家眷在內眾人走到內廳早聞得隱隱哭聲韓愿
因大叫道我兒不消哭了如今已有聖旨拿人得見明白了快快出來只聽傍廂房內韓愿的妻
子屈氏聽見了早接應道我在此快先來救我眾人趕到門前門都是鎖的鐵公子又是一錠將
門打開屈氏方蓬着頭走出來竟往裡走口裡哭道只怕我兒成這死了韓愿道不曾死方纔哭
哩屈氏趕急奔到樓閣上只見女兒聽得父親在外吆喝急要下樓出來却被三四個了環僕婦
攔阻不放屈氏忙叫道奉聖旨拿人誰敢攔住了環僕婦方纔放鬆屈氏看見房中錦綉珠玉堆
滿都推開一邊單拿了一個素包頭替女兒包在頭上遮了散髮扶了下來恰好韓愿接着同鐵
公子并眾捕役一同領了出來到了堂前就教妻女跪在鐵御史面前拜謝不已道生員并妻女
三條性命皆賴大宗師老爺保全真是萬代陰功鐵御史道你不消謝我這是朝廷的聖恩然事
在刑部勛臣本院尚不知如何因對着大興知縣道他們三人係特旨欽犯今雖有捕役解送但
恐又有疏虞煩賢大夫押到刑部交付明白庶無他變知縣領命隨令眾捕役將韓愿并妻女三

人帶去鐵御史然後指着大夫侯向推官說道沙老先生乃勛爵貴臣不敢輕褻敢煩賢節推

陪送至法司本院原係繆臣自當還獄待罪說罷即起身帶着鐵公子出門上馬而去正是

取探虎穴英雄勇

巧識狐踪智士謀

迎得蚌珠還合浦

千秋又一許虞侯

鐵御史去後大夫侯款待推官急托權貴親友私行賄賂到刑部與內閣去打點希圖脫罪不題
却說鐵御史歸到獄中即將在大夫侯養開堂搜出韓愿妻女三人押送法司審究之事細寫
了一本登時奏上到次早批下旨來道

鐵英既於養開在地搜出韓愿并其妻女則不獨心跡無欺且叅劾有寔着出獄暫供就職
候刑部審究定案再加陞賞欽此

鐵御史得旨方謝恩出獄回到私衙鐵公子迎着夫妻父子歡然不題却說刑部雖受了大夫侯
的囑託却因本院捉人不出涉於用情不敢再行庇護又被韓愿妻女三人咬定搶劫情真無處
出脫只得據寔罪上疏奏聞但於疏末回護數語道但念沙利年登不惑麟趾念的故淑女情深
且劫歸之後但以義求並未苟合倘念功臣之後或有一綫可原然恩威出自上裁非臣下所敢
專主謹具疏奏請定奪不勝待命之至過兩日聖旨下了批說道

大夫侯沙利身享高爵重位不思脩身御下乃逞豪橫剽奪生員韓愿已受生員章佩聘定
之女為妾已非禮法及為御史鐵英彈劾又不悔過首罪反捉韓愿夫妻藏匿欽賜禁堂轉
抵鐵英為妄奏其欺狂奸狡罪莫大焉據刑臣斷擬本當奪爵賜死姑念先臣勛烈不忍加
刑着幽閉養開堂三年以代流戍其俸米撥一年給韓愿以賞搶劫散亡韓女相絃既守貞

未經苟合當着韋佩擇吉成親韓愿敦守名教至死不殉為儒無愧着准貢教授庶不負所
學鐵英據實奏劾不避權貴骨鯁可嘉又能窮奸虎穴大有氣力着陞都察院堂堂刑臣督
捕徇情罰俸三月欽此

自聖旨下後滿京城皆相傳鐵公子打入養閒堂取出韓湘絃之事以為奇人以為大俠爭欲識
其面拜訪請交者朝夕不絕韓愿蒙恩選職韋佩奉旨成婚皆鐵公子之力感之不啻父母敬之
不啻神明惟鐵御史反以為憂對鐵公子道天道最忌滿盈禍福每相倚伏我前日遭誣下獄禍
已不測後邀聖恩反加遷轉可謂倖倖矣然奸侯由此幽閉豈能忘情況你捉臂把胸凌辱已甚
自必虎視眈眈思為報復我為臣子此身已付朝廷生死禍福無可辭矣你東西南北得以自由
何必履此危地况聲名漸高交結漸廣皆招惹是非之端莫若借游學之名遠避去如神龍之
見其首不見其尾使人莫測此知幾所以為神也鐵公子道孩兒懶於應酬正有此意但慮大人
官居言路動與人仇孤立於此不能放心鐵御史道我清廉自飭直道而行今幸又為聖天子所
嘉擢此高位即有小讒料無大禍不須在念還須勤脩儒業以聖賢為宗切不可恃肝膽血氣流
入游俠鐵公子再拜於地道令謹受大人家教自此又過了兩三日見來訪者愈多因收拾行李
拜辭父母帶了小丹竟回家中而去正是

來若為思親

去疑因避禍

倘問去來緣

老天未說破

鐵公子到了家中不期大名府皆知鐵公子打入養閒堂救韓湘絃之事又見鐵御史陞了都察
院不惟親友殷勤連府縣也十分尊仰鐵公子因想道若終日如此又不若在京中得居父母膝
下還是借游學之名可以遠避遂叫家人收拾行李資斧帶小丹一人去游學只因這一處有分

教風流義氣冤難解名教相思害殺人不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詩曰

水小姐俏膽移花
柔弱咸知是女兒
片言隱禍輕輕解
妙處不須聲與色
饒他奸狡爭先用

女兒才慧有誰知
一轉飛災悄悄移
靈時都是寂和機
及到臨期又悔遲

話說鐵公子遵父命避是非出門游學茫茫道路不知何處去好因想道山東乃人物之地禮義
之邦多生異人莫若往彼一游或有所遇主意定了因叫小丹備了一匹蹇驢竟往山東而來正
是

讀書須閉戶

訪道不辭遠

遍覽大山川

方能豁心眼

鐵公子往山東來遊學且按下不題却說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有一位鄉官姓水名居一表字天
生應官兵部侍郎為人任氣敢為到也赫赫有名只恨年將望六夫人亡過不曾生得子嗣止遺
下一個女兒名喚水心生得雙眉春柳一貌秋花柔弱輕盈就像連羅綺也無力能勝及至臨事
作為又更却有才有膽賽過鬚眉男子這水居一愛之如寶因在京中做官就將水心常做兒子
一般一應家事都付他料理所以延至一十七歲尚未嫁人只恨水居一有個同胞兄弟叫個水
運別號漫之雖也頂着讀書之名却一字不識單單依祖上是大官自有門第之尊使日在
不公不法處覓飲食誰料生來命窮許了些來到手消了只如沒有一般却喜生下三個兒子皆
能繼父之志也是一字不識又生了一個女兒十分粗陋叫個香姑與水心小姐同年只大得兩

個月因見哥哥沒有兒子宦資又厚使垂涎要白消受只奈水心小姐未曾出嫁一手把持不能到手因此日日挽出媒人親戚來撮掇水心嫁人也有說張家豪富的也有說李家官高的也有說王家兒郎年少才高人物俊秀的誰知水心小姐胸中有主張這些浮言一毫不入水運無法可施忽有同縣過學士一個兒子要尋親他便要將水心姪女嫁他那個公子也是個色中餓鬼因說道不知他姪女生得何如他就誇說如何嬌美如何才能過公子終有些疑心不肯應承水運急了就約他暗暗相看原來水運與居一雖久分居而祖上的屋却是一宅分為兩院內中樓閣連接處尚有穴隙可窺水運因引過公子悄悄偷看因看見水心小姐美麗非常使眼思夢想要取為妻幾番央媒來說水心小姐全然不睬過公子情急只得求府尊為主用厚禮初時府尊知水心小姐是兵部侍郎之女怎敢妄為雖撇不得過公子面皮也只得去說兩遍因見小姐不允也就罷了不期過了些時忽聞得水侍郎誤用一員大將叫個侯孝失機敗事朝廷震怒將水侍郎削了職遣戍邊庭立刻去了又聞報過學士新推入閣又見過公子再三來求使掉轉面皮認起真來着人請水運吩咐道男女婚配皆當及時君子好逑不宜錯過女子在家從父因是常經若時勢難待又當從權令姪女年已及笄既失堂堂之靠又無棠棣之依孤處閨中而童僕如林甚不相宜若是令兄在京為官或為擇婚聽命可也今不幸又遠戍邊庭生死未卜豈可不知通變苦苦自誤在令姪女閨中淑秀似無自言之理兄為親叔豈不念骨肉而為之主張况過學士已有旨推陞入閣過公子又擅科甲之才展轉相求自是美事萬萬不可聽兒女一日之私誤了百年大事故本府請兄諄諄言之若執迷不悟不但失此好姻恐於家門有不利也水運自聽了府尊之話正中其懷滿口應承道此事治晚生久已在家苦勸只因舍姪女為家兒婿養慣了

任情任性不知禮法故凡求婚者只是一味峻拒今蒙老公祖婉示曲諭雖愚蒙亦醒治晚生歸去即當傳訓舍姪女舍姪女所執者無父命也今聞大公祖之命豈不又過於父命萬無不從之理說完辭出回到家中便來尋見水心小姐就大言恐嚇道前日府尊來說過府只頭親事我何等苦口勸你你只是不理常言說破家的縣令一個知縣惱了便要破人之家何況尊府他前日因見侍郎人家還着些體面今見你父親得罪朝廷問了充軍到邊庭去他就變了臉發出許多話來若是再不從他倘或作起惡來你又是一個孤女我又沒有前程怎生當得他起過家這頭親事他父親又拜了相過公子又年少才高科甲有分要算過十分全美的了你除非今生不打帳嫁人便誤過了這婚姻也由你倘或再捱兩三年終不免要嫁人那時要想天官府人家恐怕不能得設你細斟酌水心小姐道非是姪女執拗婚姻大事當尊父命令父親既遠戍母親又早去世叫我尊誰人之命水運道這話方纔府尊也會說過他說是若處變便當從權父命既遠不可尊則我公祖之命即父命也既無公祖之命你親叔叔之命亦即父命也安可執一水心小姐低着頭想了一想道公祖雖尊終屬外姓若是叔父可以當得親父便可以商量水運道叔父親父俱是一脉怎麼當不得水心小姐道我一向只以父命為重既是叔父當得親父則凡事皆憑叔父為之不必更問姪女矣水運聽了滿心大喜道你今日心下纔明白哩若是我叔父當不得親父我又何苦來管你這閑事我兒你聽我說過家這頭親事實是萬分全美的明日嫁過去纔知得若是夫妻相合公公又是拜相求他上一本你父親俱可放回來水心小姐道若得如此更好水運道你既依允府尊還等我回話你可親筆寫個庚帖來待我送了去使他們放心水心小姐道寫不打緊叔父須製個庚帖來我女兒家去製不便水運道你既認我做親父此事都在

我身上誰要你製只要你寫個八字與我水心小姐就當面取筆硯用紅紙寫出四柱八個字遞與水運水運接了歡歡喜喜走到自家屋裡說與三個兒子道過家這頭親事今日纔做安了大兒子道妹子昨日還言三語四不肯願從今日為何就一口應承水運道他一心只道尊父命因我說叔父就與親父一般他方依了大兒子道他一時依了只怕想回來還要變更水運道再沒變更連八字都被我逼他寫來因在袖中取與三個兒子看三人看了俱歡喜道好好這再動不得了水運道好是好了只是還有一件大兒子道還有那一件水運道他說認我為親父這些庚帖小禮物便該我去料理纔妙大兒子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這些小事我們不去料理明日怎好受他的財禮與家私水運道說便是這等說只是如今那裡有大兒子道這說不得父子商量因將些衣服首飾當了幾兩銀子來先買了兩尺大紅緞子又打了八個金字釘在上面精精緻緻做成一個庚帖親送與府尊看道蒙大公祖吩咐不敢抗違謹送上庚帖府尊看了甚喜因吩咐轉送致縣裡去叫縣尊為媒縣尊知是府尊之命不敢推辭遂擇了個好吉日用鼓樂迎送到過府來過公子接着如獲珍寶忙忙受了盛治酒筵款待縣尊過了數日齊齊整整備了千金聘禮又擇了一個吉日也央縣尊做大媒吹吹打打送到水家來水運先一日就與水心小姐說知叫他打點水心小姐道這邊因父親不在家門庭冷落已久既叔叔認做親父為我出庚帖今日聘禮也只消行在叔父那邊方纔合宜何況同一祖居這邊那邊總是一般水運道受聘在我那邊到也罷了只怕名帖回轉還要寫你父親水心小姐道若是要寫父親名字則叔父終當不得親父了况父親被朝廷遣謫是個有罪之人寫了過去恐怕不吉惹過家憎厭且受聘之後往來禮文甚多皆要叔父去親身酬應終不成又寫父親名字還是寫叔父的名字不知不覺水運道

這也說得有理因去買了幾個綉金帖子回來叫水心小姐先寫下伺候水心小姐道寫便我偏而外人只說是哥哥寫的恐被人恥笑水運道只個自然水心小姐既寫了水運名字又寫着為小女答聘寫完念與水運聽水運聽了道怎麼寫小女水心小姐道既認做親父怎麼不寫小女水運道只也說得是因拿了帖子回來說與兒子聽禮帖親是我出名又寫着為小女答聘莫說禮物是我們的連這家私的名分已定了父子暗暗歡喜到了次日過家行過聘禮來水運大開中門禮物進去滿堂結彩鋪毡鼓樂喧天迎接縣尊進去款待熱鬧一日水心小姐全然不管到了客散水運開了小門接水心小姐過去看盤因問道這聘金禮物還該誰收水心小姐道叔父既認做親女如此費心費力費財這聘金禮物自然是叔父收了莫說禮物就是所有產業父親又不曾生得兄弟也終是叔叔與哥哥之物但父親遠戍生死未知姪女只得暫為保守不敢擅自與人水運聽了鼓掌大喜道姪女真是賢淑怎看得這等分明說得這等痛快遂叫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將行來聘禮照原單都點明收了入去正是

事拙全因利

人昏皆為貪

漫言香餌妙

端只是魚饒

過了月餘過公子打點停當又揀了個上吉之日笙簫鼓樂百兩來迎十分熱鬧水運慌作一團忙開了小門走過來道水心小姐快快收拾水心小姐佯為不知懶懶的答應道我收拾做甚麼水運聽了着急道你說得好笑過家今日來娶鼓樂喜轎都已到門了你難道不知怎說收拾做甚麼水心小姐道過家來娶是娶姐姐與我何干水運聽了愈加着急道過家費了多少情分央人特為娶你怎說娶你姐姐你姐姐好個嘴臉那過公子肯費這千金之聘來娶他水心小姐道我父親遠戍邊庭他一生家業皆我主持我又不嫁怎說娶我水運聽了心下急殺轉笑道據你

說話甚是乖巧只是你做的事却極了水心小姐道既不嫁誰能強我我有甚事却做拙了水運道你既不嫁就不該寫庚帖與我今庚帖已送至過家只怕不嫁二字難說水心小姐道叔叔不要做夢不醒我既不願嫁怎肯又寫庚帖與叔父水運又笑道賢姪女這個不消賴的你只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時將你親筆寫的弄落了便好不認賬誰知我又細心緊緊收藏以為證據你就滿口排牙也賴不去了水心小姐道我若親筆寫了庚帖與叔叔我自無辭若是不會寫叔叔却也寬我不得你可取來大家當面對質因運道只個說得有理因忙走了回去取了前日寫的庚帖又叫三個兒子都過來當面一看因這遠拿着庚帖一照道這難道不是你親筆寫的還有何說水心小姐道我且問叔叔你知我是幾月生的水運道你是八月十五日亥時生的你卻那一夜你父親正同我賞月吃酒我是你的親叔叔難道不知水心小姐道再請問香姑姐姐是幾月生的水運道他是六月初六午時生的水心小姐道叔叔可曾看見這庚帖上是幾月生的水運道庚帖上只寫八個字却不曾寫得日月叫我怎麼看水心小姐道這八個字叔叔念得出麼水運道念是念不出只因前日打金八字時稱分兩也說甲字是多重字字是多重故記得是甲子辛未壬午戊午八個字共眾一兩三錢四分水心小姐道既是這八個字却是姐姐的庚帖了與我何干怎來向我大驚小怪水運道分明是你自寫的怎奈是他的水心小姐道叔叔不須爭鬧只要一個叫推命先生來算一算這八字是八月十五是六月初六便明白了水運聽了呆了半向說道只怕真的到底假不得真說過家并府尊縣尊皆知我是為你結親就是合鄉人也知是過公子娶你雖是庚帖被你作弄了然大媒主婚眾口一詞你如何推得乾淨水心小姐道不是我推過家行聘就該行到我這邊來為何行到叔叔家裡叔叔竟受了又出回帖稱說是為

小女答聘并無一字及於姪女怎說為我水運道我稱你為小女是你認做親父與你商量過的水心小姐道若是叔叔沒有女兒便認姪女做女也還可講况叔叔自有親女就是要認姪女做親女又該分別個大小女二小女怎但說小女若講到那里就是叔叔自做官也覺理上不通水運聽了這許多議論急得捶胸跌足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我被你害的苦了這過公子好惡異常今父親又將拜相他為你費了許多錢財今日吉期又請了許多顯親貴戚在家設宴守候結親鼓樂喜轎早晨便來伺候到晚不得自騎馬到來迎親你若是不肯沒人與他他怎肯肯休你叔叔這條性命白白的要斷送在你手裏你既來害我也顧不得你先將你告到縣尊府尊處訴出前情見得是你騙我不是我騙過家聽憑官府做主只怕到那其間你既會講會說也要拋頭露面出乖露醜水心小姐道叔叔若要告我我只說叔叔乘父被謫結黨謀陷孤女嫁人要占奪家私只怕叔叔的罪名更大了水運聽了愈加着急道不是我定要告你只是我不告你我的干係怎脫水心小姐道叔叔若不牽連姪女但要脫干係却甚容易水運聽了容易便坐了哭問道這個冤結就是神仙也解不開怎說容易水心小姐道叔叔若肯聽姪女主張包管大慶變成大喜水運道這事又奇了此時此際死在頭上那裡還望大喜只要你有甚主張救得我不被過公子凌辱便好了水心小姐道我想香姑姐姐今年已是十七歲也該出閨了何不乘此機會明公正氣就將姐姐嫁去便一件事完了何必別計愁煩水運聽了再思沉吟忽驚喜道到是一策只恐姐姐與你好醜不同嫁過去過公子看不上定然說話水心小姐道叔叔送去的庚帖明明是姐姐的他行聘又明明到叔叔家裏來寫的庚帖又明明說是小女今日他又明明到叔叔家來娶若是將姐姐嫁去有甚話說得况叔叔已有泰山之尊就是從前有甚不到處也可消釋

豈不是大憂變成大喜水運聽到此處不覺笑將起來道我兒你一個小小女子怎胸中有這許多妙用將一個活活的叔子騙死了又有本事救活轉來水心小姐道不是姪女欺騙叔子只因叔子要尋事姪女不得不自求解免耳水運道只是你姐姐粗手笨脚平素又不曾收拾今日忽然要嫁你須過去帮他裝束水心小姐已不得送了出門只得帶了兩個丫鬟過去替他梳頭剃面擦齒脩眉從午後收拾到晚又將珠翠鋪了滿頭錦綉穿了滿身又囑咐他到房中時只說害羞定要他吹滅了燈燭然後與他見面就寢倘飲合香須叫侍妾們將新男灌醉又吩咐他新男若見面有些嫌你的話你便尋覓覓活驚嚇他香姑雖說痴蠢說道他痛瘡處便一一領畧剛裝束完外面已三星在天過公子騎着一匹馬許多家人簇擁前來親迎水運無法只得將女兒捉上轎聽眾人吹吹打打娶去了正是

奸雄雖然狡

無如慧智高

漫言鴛鴦奪

已被鵲移巢

過公子滿心以為水冰心小姐被他娶了來家十分歡喜迎到大門前下了馬許多媒婆侍女挽扶到廳中錦帕蓋着頭紅紅綠綠打扮的神仙相似人人都認做冰心小姐無一個不嘖嘖贊好拜過堂一齊擁入洞房排上合香酒來要他與新人對飲香姑因有先囑之言除去盞頭遂入帳幔之中死也不肯出來過公子認做他是害羞便不十分強他竟出到外廳陪眾親戚飲一來心下歡喜二來親戚歡賀左一杯右一盞直飲銘酹大醉方走入房中看一着只見燈燭遠傳着新人猶隱隱坐在帳中過公子乘着酒興忙走到帳中來低低說道夜深了何不先睡香姑看見忙背臉去悄悄叫侍妾吹燈侍妾尚看着過公子未敢就吹過公子轉湊連道既是新夫人叫吹燈你們便吹息了去罷眾侍妾聽了忙忙將燈燭吹息一闕散去過公子急用手去摸新人早已脫

去衣裳鑽入被裏去了過公子那裡還忍得住連忙也脫去衣裳鑽到被裏一心只說是偷相的那一位水心小姐快活不過千般摩弄百種温存香姑也是及時女子到此田地豈能自持一霎時帳擺流蘇被翻紅浪早已成其夫婦正是

帳底為雲皆淑女

被中漫戰盡良人

如何曉起看顏面

便有相親方不親

過公子恣意為歡直睡到次早紅日三竿方纔醒轉過來過公子睜開眼忙將新人一看只見廣額方面蠢蠢然那裡是偷相的那位小姐忙坐起來穿上衣服急問道你不是冰心小姐為何做冰心小姐嫁了來香姑道那個說我不是冰心小姐你且再細細認着過公子只得又看了一眼連連搖頭不是不是我認的冰心小姐俊俏麗兒如芙蓉出水楊柳含烟那是這等模樣多被這水浸之這老狗騙了香姑聽了着惱道你既娶我來我就是你敵體夫妻了你怎這樣無禮竟對着我罵我的父親過公子聽了愈加着急道罷了他原領我偷相的是姪女冰心小姐你叫他做父親莫非你是他的親女兒香姑聽了也坐起來穿上衣服說道你這人怎這樣糊塗你既要娶他就該到他那邊去求了來怎求我父親况我父親出的庚帖又是我的回帖上又明明寫着為小女答聘難道不看見怎說是姪女你聘禮親迎俱在我家怎說不是我今日明媒正娶成了夫婦却說鑽穴偷相這等欺倫傷化的言語來叫我明日怎與操持并白生育子嗣看起來到不如死了罷因哭天哭地的尋了一條汗巾要去自縊過公子見不是冰心小姐已氣得發昏及見香姑要尋死又吃了一驚只因這一驚有分教纔被柳迷又遭花騙不知畢竟怎生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詩曰

過公子痴心投月
人生可笑是蜚蜚
春夢做完猶想續
天機有碍尖還鈍
任是撥天稱大膽

眼豎眉橫總不知
秋雲散盡尚思移
野馬無繮快已遲
爭如閨閣小兒心

話說過公子與香姑做了親眷破不是冰心小姐已十分氣苦又被香姑前三後四說出一篇道理來只要尋死覓活又驚得沒擺布只得叫眾侍妾看守勸解自己梳洗了瞞着親友悄悄來見府尊哭訴被水運騙了道前回引我偷相的却是冰心小姐後面發庚帖受財禮及令嫁過來却是自家女兒叫個香姑銀錢費去還是小事只是被他愚弄寔情不甘必懇求公祖大人推家又薄面為治晚德治他一番方能釋恨府尊聽了想一想道這事雖是水運設騙然亦賢契做事不老既受庚帖也該查一查他的生平月日此事連本府也被他朦朧了還說是出其不意賢契行聘怎麼不到水侍郎家却到水運家去水運與冰心係侄女回帖稱小女就該動疑了怎麼又迎娶這一日又到水運家去豈不是明明娶水運之女今娶又娶了親又結了若告他抵換誰人肯信至於偷相一接又是私事公庭上怎講得出口要德治他却也無詞賢契請回甚若好好安慰家裏不要急出事來待本府為你悄悄喚水運來問他個詳細再作區處過公子只得拜謝回家到轉將好言安慰香姑不題却說水運自夜裡嫁了女兒過去捏着一把汗睡也睡不着天纔亮便悄悄叫人到過府門前去打聽並不見一豪動靜心下暗想道這過公子又不是一個好人難道就肯將錯就錯罷了滿肚皮懷着鬼胎到了日中忽前着府裡兩個差人又來說大爺請過去

說話水運雖然心下鶻突却不敢不去只得大着胆來見府尊府尊教到後堂便與他坐了將衙役喝開悄悄細問本府前日原為過宅講明是你令侄女你怎麼將你女兒騙充過去這不獨是欺騙過公子竟是欺騙本府了今日過公子哭訴本府說你許多奸狡要我德治本府因你也是官家又怕內中別有隱情故喚你來問明你須實言告我我好詳察定罪水運聽了慌忙跪下道罪民既在大公祖治下生死俱望大公祖培植怎敢欺騙昨夜之事實出萬不得已內中有萬千委曲容罪民細述求大公祖寬宥開恩府尊道既有委曲可起來坐下細講水運因起來坐下說道罪民與過公子議親寔寔是為舍姪女起見不料舍姪女賦性堅貞苦苦不從罪民見他不從後來就傳示大公祖之命未免說了些勢利的言語不料舍姪女心靈性巧就滿口應承恐怕怕出禍來就轉過口來要我認做親父方肯相從罪民只要事成便認做親父罪民恐他有變就叫他親筆寫了庚帖為定又不料舍姪女機變百出畧不推辭提起筆來就寫罪民見寫了庚帖萬萬無疑誰知他寫的是小女的八字罪民一時不察竟送到大公祖案下又蒙大公祖發縣裡送與過宅一天喜事可謂幸矣那曉得俱墮舍姪女術中後來回帖稱小女與罪民自受聘禮俱是被他認親父惑了直到昨日臨期催他收拾他方變了面說出前情一毫不認罪民事急無可解救哭要尋死他又為我畫出這條計來免禍罪民不得已冒險只得將小女嫁去寔不是罪民之本心也竊思小女雖然醜陋但今既已親荐枕席或者轉是天緣說與大公祖門恩府尊一一聽了轉歡喜道令姪女小小年紀怎有如此聰慧真可敬可愛據你說來雖是情有可原是過公子受了許多播弄怎肯甘心水運道就是過公子不甘心也口為不娶得舍姪女舍姪女今日嫁了別人便難處了昨日之事舍姪女雖然躲過却喜得仍靜守閨中過公子若不忘情容罪民緩

緩騙他以消前愆未嘗不可府尊道若是令姪女終能歸於過公子這便自無說了只是你姪女有如此才智如何騙得他動水運道前日小女未曾嫁時他留心防範故被他騙了如今小女嫁過去他心已安了那裡防備得許多只求太公祖請了過公子來容罪民設一妙計包管完成其事府尊道既是這等說本府且不深究若又是謊言則斷不輕恕因又差人請過公子來相見過水運又將前情說了一遍與過公子聽了過公子聽完因回嗔作喜道果有妙計仍將令姪女嫁過來則令愛我也不敢輕待只是令姪女如此靈慧請問計將安出水運道也不須別用妙計只要賢婿回去與小女歡歡喜喜不動聲色到了三六九作朝的日期大排筵席廣請親朋外面是男親內裡是女眷男親須求太公祖與縣尊在座女眷中舍姪女是小姨娘也該來赴席待他來時可先將前日的庚帖改了他的八字到其間賢婿執此求太公祖與縣尊父母理論我便在旁撮掇使不怕他飛上天去安有不成之理過公子聽了滿心歡喜道此計大妙府尊道此計雖妙只怕你姪女乖巧有心不肯來水運道他見三朝六朝沒話說小女名分已定他自然不疑到了九朝十三朝事愈沉了既係至親請他怎好不來商量停當過公子與水運遂辭謝了府尊出來又各各叮囑算計停當方別正是

大道分明在

奸人曲曲行

若無貞節女

名教豈能成

過公子回家無話再說水運到家將見府尊的情事瞞着不說却歡歡喜喜見水心道我兒昨日之事真正虧了你若不是這個法子連天也亂下來水心小姐道理該如此也不是甚麼法兒水運道我今早煩就憂這時候不見動靜想是大家相安無事了水心小姐道相安也未必只是說也無用故隱忍作後圖耳水運道有甚後圖遂走了過來心下暗想道這了頭怎料事這等明白

過家請他只怕還不肯去到了十二朝先三日過家就下了五個請帖來一個請水運三個請三個公子俱是過公子出名一個是請水心小姐的是香姑出名水運接了都拿過來與水心小姐看因笑道這事東都應了你的口大憂變成大喜他今請我們合家去做十二朝須都去走走方見親密水心小姐道這個自然都該去水運道既是都該去再無空去之理須備禮物先一日送去使他知道我們都去也好備酒水心小姐道正該先送禮去水運取了個大紅帖子來要水心小姐先寫定好去備辦水心小姐全不推辭就舉起筆定了許多禮物與水運去打點水運拿了禮帖滿心歡喜以為中計遂暗暗傳信與過公子又叫算命先生將他八字推出暗暗送與過公子叫他另打金字換過以為憑據又時時在水心小姐背後探他說些甚麼恐怕他預期有變水心小姐却毫不露相也不說不去也不說去水運心下拿不穩只得又暗暗傳信叫女兒頭一日你先着兩個婢女來請說道小夫人多多拜上小姐說凡事多虧小姐扶持明日千萬要請小姐早些過去面謝水心小姐道明日乃小夫人的吉期自然要來恭賀就叫人取茶與他二人吃一面吃茶一面問道你小夫人在家做甚麼一個回道不做甚麼一個道今早釘金字的紅緞子不知做甚麼水心小姐道釘在上面的可是幾個金字婢女道正是水心小姐聽了就推開說別話婢女吃完了茶辭去水心小姐親口許他必來水運聞知滿心歡喜到了次日清晨過家又打發兩個婢女來請取出一個小金盒見內中盛着十粒黃豆大的滾圓珠子送與水心小姐道這十顆珠子是小夫人叫我暗暗送與小姐的小姐請收了我們好回話水心一看因說道明珠重寶不知是賣不知是送若是賣我買不起若是小夫人送我你且暫帶回待我少停面見小夫人收罷婢女不知依舊拿了回去婢女纔去水運就過來問轎子全要用幾人水心小姐道父親被

謫不宜用大轎黃傘只用小轎為宜昨南庄有庄戶來交租米我已留下兩人伺候不勞叔叔費心水運道今日過家責戚滿門我們新親必須齊整些為妙若是兩人轎又不用傘冷冷落落豈不惹人恥笑水心小姐道笑自由他笑我却不可犯水運強他不過因說道轎子既有了我們男客先去你隨後就來罷竟帶了三個兒子先去正是

拙計似推磨

慧心如定盤

收來還放去

偏有許多般

却說過公子打聽得水心小姐許了准來不勝之喜又拜懇尊府與縣尊為他作主又請出三四個學霸相公要他作債相贊成十顆珠子要賴他作受聘定的金字庚帖要做見證又選下七八個有力氣的侍妾叫他只等下轎進門便上前攙扶定了防備他事急尋死又收拾一間精緻的內房內鋪的錦綉珠翠十分富麗使他動心樂從清晨使婢妾相請絡繹不絕直到請到午後方有人來報道水心小姐已上轎出門了不一時又有人來報道水小姐的轎子已到半路了過公子聽了喜得心花俱開忙叫樂人伏於大門左右只候轎一到門就吹打迎接過公子心急自走出門去遠遠望見一乘小轎四個了環列在前面後面幾個家人跟隨飄飄而來就像仙子臨凡一般將及到門過公子不好意思轉走了進去府尊與縣尊坐在大廳上聽說到了心下暗想道這女子前面多少能幹今日到底還落在他的門圈套裡可憐又可惜不期水小姐的轎直抬到門前剛剛登門歇下四個了環捲起轎簾水心小姐露出半身正打帳出轎門裏面七八個侍妾正打帳來攙扶忽門旁鼓樂吹打起來水心小姐聽了便登時變了顏色道這鼓樂聲一團殺氣定有奸人設計害我進去便落陷坑因復轉身坐下叫快抬回去那兩個抬轎的庄戶早是分付的不等水心小姐說完早抬上肩如飛的一般奔回去了四個了環與跟隨的家人也忙忙趕去正是

是

珠戲不離龍領下

鬚撩偏到虎腮邊

始知脂胆如金玉

看得痴愚不值錢

過公子聽得鼓樂响只認做進來忙躲在小廳旁邊看那鼓樂响不得一兩聲就住了忽有七八個侍妾亂跑進來尋公子公子走進來問道怎麼小姐不進來眾侍妾道水小姐轎已下了因聽見樂人吹打忽吃驚道這鼓樂聲一團殺氣定有奸人害我進去便落陷坑快快回去遂復上轎擡回去了過公子跌脚道你們怎不扯住他眾侍妾道去的甚快那裡容你過公子扯急呼人快趕時轎已去遠了趕之不上過公子氣得呆了忙到大廳來向府尊縣尊訴說其事府尊與縣尊聽了又驚又喜府尊因說道這女子真奇了怎麼聽見鼓樂聲就知要害他因又對着水運說姪女平素曉得迷數麼水運道他自小跟着父親讀些真書常在家斷禍福我們也不信他不期今日到被他猜着了眾親友聽見俱皆驚訝過公子尚不死心又分付兩個婢女去請說道今日十二朝是親皆來故請小姐會一會家公子並無他意為何到門就轉婢女去了回覆道水小姐說我只道是親情好意請去會會故一請便來誰知你公子不懷好心已將庚帖改了又要將珍珠作聘叫府縣官偏勸我若不是鼓樂聲告幾乎落你公子圈套你可多多拜上公子可好好與小夫人受用我與他不是姻緣不要妄想府尊與眾親友聽見一發贊羨道這水小姐真不是凡人大家亂了半日只得排上酒來吃了散去過公子心下不甘因又留下水運說道我細想令姪女縱然聰慧那裡就是神仙說得如此活現定是你通謀騙我水運聽了跪在地上對天發誓道我水運若係與姪女通謀哄騙公子我就全家遭瘟過公子忙扶起來說若你果不是與他通

謀老實對我說這樣聰慧女子寔寔放他不下水運道賢婿不必冤我我這有一計過公子道又有甚計水運道這九月二十日乃他母親忌辰年年到這日必要到南庄母親墳上去祭掃兼帶着催租看菊花已做了常規公子到這日必須騎匹快馬帶幾個健僕躲在南庄前後等他祭掃完了轉回家去打開轎夫抬着便走到了家中便是公子的人了聽憑公子調停成不成却冤我不着過公子聽了連聲道此計甚妙定要如此行了但恐怕到那日或遇風雨不去水運道舍姪女為人最孝任是大風雨也要去的過公子聽了滿心歡喜兩下約定方纔別去正是

凡人莫妄想天仙

畢竟此中尋受用

要識麻姑有鐵鞭

嘴邊三尺是垂涎

按下過公子打點九月二十日搶親不題且說水運回家因走過來對姪女道過家一團好意你因甚疑心到了門却又擡回來叫我們掃興連我也帶累沒趣水心小姐道不消我說他做的事他心下自然明白水運忙合掌道阿彌陀佛不要冤屈他水心小姐道我先聽得鼓聲甚暴突然三過他造謀不淺今日雖被我識破決不住手必然還有兩番來尋我到明日驗過叔叔方知不是我冤他數語說得水運毛骨悚然不敢開口只得走了過去到了九月二十水心小姐果然叫人打點祭禮到南庄拜掃先一日親請水運與三個兄弟同去水運想道明日過公子帶領多人來搶親那時少不得有一番吵鬧我若同去未免也打在渾水裏招惹是非因回說道我有要緊事務要出門恐怕不能去了小姐道叔叔既不去哥哥與兄弟難道也不去水運道你兩個哥哥要管家只好叫你兄弟同去說定了就暗暗通信與過公子說自去不便只叫小兒子同去作個耳目原來這南庄離城有十二三里水心小姐曉得路遠清晨就起來收拾坐一乘大暖轎轎幔

四面遮得沿沿的又一柄黃傘在前引道後面四個丫環是乘小轎小兄弟與家人俱騎馬在後面隨行竟從容容出城往南庄去祭掃正是

鏡裏花枝偏弄影

誰知費盡板勞力

水中月影惜撩人

總是河明不可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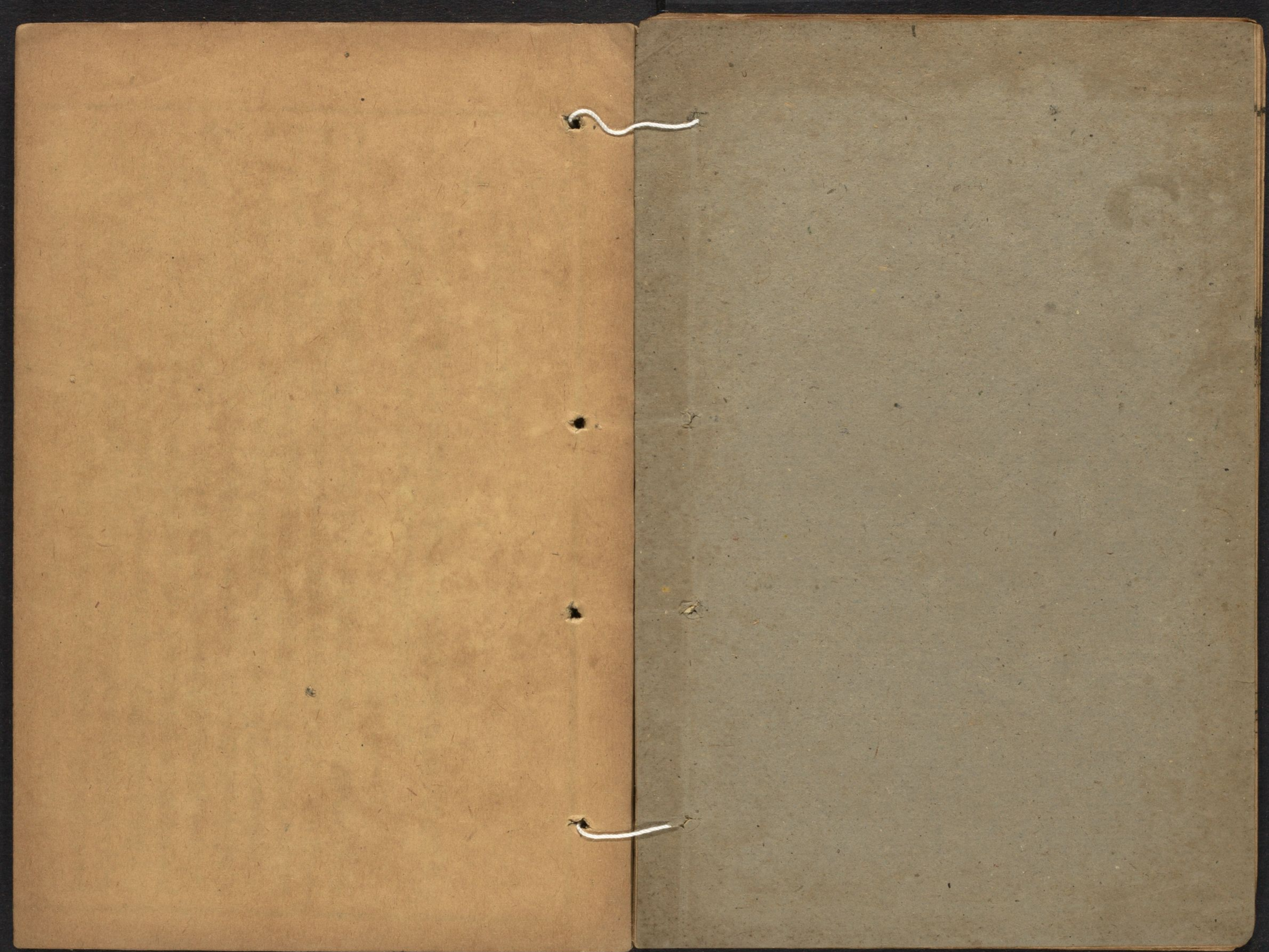
水心小姐轎已到了南庄庄戶將庄門大開讓轎子直擡到大廳上方下水心小姐既進了庄門便依舊闔上幾匹馬就在庄外了水心小姐纔坐下庄婦便擺出茶來水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吃吃完茶就問庄婦道後面墳上祭禮可曾打點麼庄婦答道俱已齊備只候小姐行禮水心小姐隨起身同小兄弟直走到後面母親的墳上哭祭了一番直等化了紙錢方回身到庄西一間閣上去看菊花原來這南庄有東西兩層高閣東邊閣小栽的都是桃花以備春祭賞玩西邊閣下栽的是菊花以備秋祭賞玩今日是秋祭水心小姐上了西閣往下一看只見閣下滿地鋪金菊花開得正盛有踏莎行詞為證

瘦影滿籬香疎三徑深深淺淺黃相映露下繁英飢可食風前雅緻誰堪並談到可憐猶如

新病厭厭開出秋情性漫言盡日只閒閒須知詩酒陶家興

水心小姐在西閣上着菊又四郊一望正是秋成之時收的收割的割鄉人奔來奔去手脚不停忽着見兩個閒漢立在一間草屋邊着攬稻有些詫異因再向西邊一看又見三個閒漢坐在一堆亂草上或眠或起再看又見小兄弟與一個青衣小廝掩在照牆後說話水心小姐心下明白並無言語不多時庄婦擺飯在後廳請水心小姐去吃水心小姐下了閣叫人尋了小兄弟來同吃吃完饭小兄弟催水心小姐道路遠沒事早些回去水心小姐道你且再玩耍片時我還要

分付庄戶催討米租小兄弟又去了冰心小姐因叫眾庄戶將田庄事務一分付明白發放了
然後坐在後廳房小房裡叫了環將大皮箱出空了衣服用包袱包起又取了許多碎石塊放在
空箱裏抬到空轎底下放了又叫家人尋一塊大石用包袱包了放在轎櫃上然後將轎門關上
用鎖鎖了放下轎幔遮了又叫眾家人進來分付如此如此眾家人領命然後自家換了一件青
衣坐在四乘小轎內却留下一個了環叫庄戶另尋小轎送來收拾停當却教家人開了庄門喝
道轎夫快來小姐已上了轎轎在外面伺候聽見叫便一齊湧入各認原轎照了舊抬出來黃傘
又在前引路家人又尋了小兄弟來同騎馬跟隨繞離庄門不上一箭之路早見有東邊兩個西
邊三個一霎時跳出一二十脚夫來有幾個將大轎捉住不放有幾個將抬轎的亂打道這地方
是我們的生意你怎麼來抬打得四個轎夫披頭散髮略為放手另有四個轎夫接上肩頭抬着
飛跑去後面騎馬的家人看見忙忙加鞭趕上前吆喝道作死的奴才這是城中水侍郎的小
姐怎敢搶抬那抬轎的聽見說是冰心小姐一發跑的快後面家人的馬將近趕上只見過公子
帶一簇人從林中出來攔住大叫道你家小姐已是我過公子娶了你們還趕甚麼家人看見慌
忙勒住馬道原來是過姑爺抬回去小人不該恐怕小姐明日責罰過公子道快回去小姐若責
罰你都在我身上說罷將馬加上一鞭去了眾人去趕前面轎子眾家人縮住等小姐等小轎上
來悄悄的抬了回家不題却說過公子趕上大轎歡歡喜喜擁進城來只因這一搶有分教歡顏
變怒喜臉成羞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繪圖俠義風月傳卷二

第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福

詞云

纔想鯨吞又思鳩奪奸人偏有多般惡誰知不是好姻緣認得真真還又銷銷恰恰迎
來剛剛遇着冤家有路原非濶不因野蔓與閒藤焉能引作桃夭合

右調踏沙行

話說過公子自與水運定下搶水小姐之計恐怕搶了來不能貼服依舊請了府尊與縣尊在家
坐等要他執庚帖判斷方沒話說仍又請了許多親戚在家要顯他手段終是娶了水小姐來家
這日帶着許多人既搶到手便意氣揚揚蜂湧回家到了大門前脚夫便要住轎過公子連連揮
手道擡進去過了小廳過公子還叫脚夫擡進去直擡到大廳月台下方纔歇下府尊與眾親友
看見都起身迎下廳來作賀道淑女原不易求今日方真正恭喜了過公子到此際十分得意搖
搖擺擺走上廳來對着府尊縣尊打一恭道今日之事不是治晚生越禮但前日所聘定者是水
心小姐現有庚帖可證不料後來背約負盟移花接木治晚生心實不甘故今日行權娶來求大
公祖與老父母作主府尊縣尊同說道這婚姻始末皆本府本縣所知今既迎歸可快快擁入洞
房成其佳禮過公子道這使不得若單單結褵恐涉私不服必經明斷方彼此相安府尊道既是
這等說可請新夫人出來面講過公子因叫出幾個侍妾去開轎門眾侍妾上前捲起轎幔看見
轎門有小鎖鎖着忙說與過公子過公子道這不打緊因走上前將小鎖扭去眾侍妾轉入轎扛

中將兩扇轎門打開一看却驚得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過公子看見眾侍妾呆立不動因罵道蠢奴才快些扶新人出來呆立着做甚麼眾侍妾忙回道轎裏沒有甚麼新人却扶那個過公子聽說沒有新夫人吃了一驚忙走到轎前一看只見轎裏一個黃色袱那裏有個人影急得連連跌脚道明明看見他在閣上怎上轎時又被這了頭弄了手脚殊屬可恨府尊縣尊眾親友聽見都到轎前來看內實無人一齊贊嘆道這水小姐真是個神人了因對過公子說道我勸賢契息了念頭罷怎女子行事神鬼莫測斷不是個等閒人過公子氣得半句話也說不出只是垂頭嘆氣府尊叫取出黃色袱並皮箱打開一看却都是些大小石塊又笑個不了大家亂了半响見沒興頭便陸續散去獨有一個在門下常走動的朋友叫做成奇却坐着不動身過公子與他說道今日機會可謂湊巧今怎又脫空想是命裏無緣成奇道事不成便無緣事若成包管你又有緣了凡是求婚斯斯文文要他心服便難了若有勢力可以搶奪事便易容以公子之勢力何謀不成何須嘆嘆過公子道兄不要將搶奪看輕了他是個深閨女子等閒不出來就縱有撥天本事也沒處下手成奇道我却想了一個妙計過公子道請教有甚妙計成奇道我聞得他父親水居一被謫邊庭久無消息又聞得水小姐是個孝女豈不想望赦公子只消假寫一張紅紙報條說是都察院上本請赦蒙恩准赦復還原職叫一二十人假充報子出其不意報進他門去報喜要他出來討賞他若不出來再說又有恩赦詔書要他親接他歡喜不過自然忘了情況聞有旨不敢不出來等他出來看明白了暗暗的藏下轎子撮上就走他一個柔弱女子縱說得伶俐何如拗得眾人過過公子聽說歡喜道此計甚妙成奇道此計雖妙只怕搶到家來他的性子極烈倘有這長這短那時禍便當不起公子莫慌先動一張呈子與府縣說明了先擡到縣後擡到府要

府縣做主批一筆既前經聘定准擡回結親那時便安穩了過公子聽了越加歡喜道如此尤妙二人算計定了便暗暗打點行事不題正是

一奸未了一奸生

人世如何得太平

莫道紅顏多跌剝

鬚眉男子也難行

却說水心小姐自用計脫了南庄之禍便閉門靜處就是婦女也不容出入只是父親被謫人無消息未免愁煩忽一日梳粧纔罷忽聽得門外一陣喧嚷許多人擁進門來拿了一張大紅條子貼在正廳屏門上口裏亂嚷道老爺奉旨復任特來報喜討賞又有幾個口稱還有恩赦詔書請小姐開讀人多語亂說不分明小姐只得自走到堂後來觀看只見那張紅條子貼在上面堂後又看不見眾報人又亂嚷着快接詔開讀水心小姐恐接旨遲了只得帶着兩個了環走出堂來細問脚還未曾站穩報人早將水心小姐圍在中間道聖旨在此請小姐去聽開讀說外早擡進一乘轎子來要小姐上轎水心小姐看見光景情知中計便端端正正立在堂中面不改色從容道你眾人不得囉哩聽我說來你等不過是過公子遣來迎我恐我不從故用計來強我此去成親過公子是你主人我便是你主母了你們眾人若是無禮囉哩我明日到了過家更一一都要惩治到那時莫說我今日不與你們先講明原來成奇也混在眾人中忙答應道小姐已明見萬里但求就行誰敢囉哩水心小姐道既是如此可退開一步好好伺候待我換過衣服分付家人看守門戶方可行得眾人果退遠一步水心小姐因分付了環去取衣服就悄悄叫他帶了一把有鞘的解手刀暗藏在袖裏一面更換衣服又說道你們若要我與你公子成全好事須要聽我分付成奇道小姐分付誰敢不聽水心小姐道公子這段姻緣雖非我所願然他三次相求禮雖不正而意實殷勤我也却他不得但今日你們設謀詭詐若竟擡我到過家我若從之

便是草草苟合雖死亦不肯從蓋無可從之道也莫若先擡我到府縣與府縣講明若府縣有撮合之言便不為苟合矣那時纔擡到過家或者還好商量不知你們眾人可知這些道理麼成奇聽了正合他的意思因答道眾人雖不知道理但小姐分付要見府縣誰敢不從就叫擡過轎過來請小姐上轎水心小姐又分付家人看門口帶兩個了環兩個小童跟隨又悄悄分付家人暗暗揭了那張大紅條子帶到縣前欣然上轎去了正是

眼看鬼怪何曾怪

耳聽雷驚却不驚

謾道落人圈套死

却從鬼裏去求生

眾人將水心小姐擡上肩頭滿心歡喜以為成了大功便二三十人圍成一陣鴉飛鵲亂的往縣前飛奔又倚着過家勢力亂冲不怕人不讓不期將到縣前忽撞着鉄公子到河南來游學正游到此處僱了一匹蹇驢後面跟着小丹踽踽涼涼劈面走來恰好在轉灣處不曾提備被眾人蜂擁撞來幾乎撞倒跌下驢來鉄公子大怒就跳下驢來將擡轎的當胸一把扭住大罵道該死的奴才你們又不遭傷喪失火怎這等亂撞幾乎將我鉄相公撞下驢來是何道理眾人正跑得有興頭忽被鉄公子攔住便七嘴八舌的亂嚷道你這人好大膽這是過學士老爺家取親你是甚人敢來攔住莫說你是鉄相公你就是金相公玉相公拿到縣中也要打的粉碎鉄公子聽了愈加大怒道既是過學士家裏取親他詩書人家為何沒有鼓樂燈火定然有搶劫之情須帶到縣裏去問個明白此時成奇也雜在眾人中看見鉄公子青年儒雅像個有來歷之人便上前勸道偶然相撞出於無心事情甚小我聽老兄說話又是別府人氏管這閑事做甚麼請放手去罷鉄公子聽了到也有個放手的意思忽聽得轎中哭着道冤屈冤屈望英雄救命鉄公聽見復將擡轎的扯緊道原有冤屈這是斷放不得的快擡到縣裏去講眾人看見鉄公子不肯放手便一齊

擁上來逞蠻動粗要推開鉄公子鉄公按捺不下便放開手便東一拳西一脚將眾人打得落花流水成奇忙攔住道老兄不必打這事弄大了私下快開不得交莫說老兄到縣裏若不到縣裏過府也不肯罷了快讓他們擡到縣裏去鉄公那里肯依却喜得縣離不遠又人多便擡的擡捉的捉扭我結一齊闖到縣前鉄公子見已到縣前料走不去方放開手走到鼓架邊取出馬鞭子將鼓亂敲敲得撲咚咚响亮已驚動縣前眾衙役都一齊跑來將鉄公圍住道你是甚麼人敢來擊鼓快進去見老爺原來縣尊已有過家人來報知搶得水小姐來要他斷歸過公子故特特坐在堂上等候多時不期水小姐不見來忽聞鼓响眾衙役擁進一個書生來稟道擡擊鼓人帶見老爺那書生走到堂上也不拜也不怪但將手一舉道老先生請了縣尊看見因問道你是甚麼人因何事擊鼓鉄公子道我學生是甚人老先生不必問我我學生也不必說但我學生方纔路遇一件搶劫冤屈之事私心竊為不平敢擊鼓求老先生判斷看此事冤也不冤并仰觀先生公也不公縣尊看見鉄公子人物俊爽語言伶俐不敢輕易他見動聲色便問道你且說有甚搶劫冤屈之事鉄公子道現在前面少不得傳他進來說不完只見過家人一夥早已將水心小姐圍擁着進來水心小姐還未走到成奇早充做過家家人上前說道這水小姐是家公子久聘定的因要悔賴婚姻故家公子命眾人迎請來先見過太爺求太爺斷明好迎請回去結親縣尊道既經聘定禮宜迎歸結親何必又斷不必進來竟迎去罷成奇聽了就折回身攔住眾人道不必進去了太爺已斷明親分付叫迎回去結親了水心小姐剛走到角道中間見有人攔阻便大聲叫起冤屈來因急走两步要奔上堂來分訴旁邊見快早用板子攔住道老爺已分付出去又進來做甚麼水心小姐見有人攔阻從容上堂又見眾人推他出去便盤脚坐在地下放聲大哭道

為民父母職當分寬理屈怎麼不聽一言縣尊還拍手叫去早急得鐵公子暴跳如雷忙趕上堂來指着縣尊亂嚷道好糊塗官怎公堂之上只聽一面之詞全不容人分訴就是天下之官貪賄慕勢也不至此要是這等作為除非天下只一個知縣方好只怕還有府道撫臺在上縣尊聽見鐵公子嚷得不成體面便也拍案大怒道這是朝廷設立的公堂你是甚麼人敢如此放肆鐵公子復大笑道這縣好個大公堂便是公侯人家欽賜的禁地我學生也曾打進去救出人來沒人敢說我放肆原來這個知縣新選山東不久在京時鐵公子打入大兵侯養開堂這些事都是知道的今見鐵公子說話相近因大驚問道如此說來老長兄莫非就是鐵都院的長子鐵挺生麼鐵公子道老先生既知道我學生的賤名要做這些不公不法之事也該收斂些縣尊見果是鐵公子忙走出公位深深施禮道小弟鮑梓在長安時聞長兄高名春雷轟耳但恨無緣一面今辱下臨却又坐此尾曲得罪長兄統容刑請一面看坐請公子分賓主坐下一面叫茶茶罷縣尊因向說道此事始末長兄必然盡知非小弟敢於妄為只緣撇不過過公子情面耳鐵公子道此事我學生不知方纔偶然撞見其中始末到實實不知轉求見教縣尊道這又奇了小弟只道長兄此來意有所為不知竟是道旁之冷眼熱心一發可敬因將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有個過公子聞其秀美怎生要娶他他叔子水運又怎生是撮要嫁他他又怎生換八字移在水運女兒名下後治酒騙他又怎生到門脫去前在南庄搶劫他又怎生用石塊抵去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喜得個鐵公子心窩裏都跳將起來因說道據先生如此說來這水小姐竟是個千古的奇女子了難得難得莫要錯過也願不得縣尊看着竟抽起身來走到甬道上將水心小姐一看果然生得十分美麗可觀但見得

嬌媚如花而肌膚光艷羞灼灼之浮華輕盈似燕而舉止安詳笑翩翩之失措眉畫春山而淡濃多能覺春山之有愧眼橫秋水而流轉生情怪秋水之無神腰纖欲折亭亭不怕風吹俊影難描鶴

最宜月照髮光可鑑不假塗膏秀色堪食何須膩粉慧心悄悄越掩越靈望而知其為仙子中人俠骨冷冷愈柔愈烈察而識其非閨閣之秀蕙性蘭心初只疑美人顏色珠圓玉潤久方知君子風流

鐵公子看了因暗暗驚訝走上前一步望着水心小姐深深一揖道小姐原來是蓬萊仙子謫降塵凡我學生肉眼凡胎一時不識多有得罪但聞小姐前面具如許才慧智巧怎今日忽為鼠輩所賣是所不解竊敢有請水心小姐見了忙立起身來還禮道自嚴君被謫日夜憂心今忽聞有恩赦之旨下頒竊謂詔旨誰敢假傳故出來迎接不意遂為人裁辱至此因取出解手刀來拿在手中又說道久知覆盆難照已畢命如此幸遇高賢大俠倘蒙憐而垂手則死之日猶生之年矣鐵公子道甚麼恩旨水心小姐因叫了環問家人取了大紅報條遞與鐵公子看鐵公子看了因拿上堂來與縣尊看道報條是真是假縣尊看了道本縣尊不曾見有此事是那裏來的鐵公子見縣尊不認帳便將條子袖了勃然大怒道罷了罷了勒取宦女已無禮法怎麼又假傳聖旨我學生明日就去見撫臺這此假傳聖旨之人却都要在先生身上不可走了一個說罷就起身要走縣尊慌忙留住道老先生不須性急且待本縣問個明白再作區處因叫過成奇眾人來罵道你們這夥不知死活的奴才這報條是那裏來的眾人你看我我看你那裏應答得出來縣尊見眾人不言語就叫取夾棍來眾人聽見叫取夾棍都慌了亂叫道老爺這不干小人們事皆是

過公子寫的叫小人們去貼的縣尊道這是身了有貴客在此且不打你這些奴才一面差人押去鋪了一面就差了人另取一乘煖轎好好送水小姐回府一面就分付備酒留鐵公子小飲鐵公子見送了水小姐回去心下歡喜便不推辭飲至半酣縣尊乃說道報條之事雖實過公子所為然他尊翁過老先生未必知也今長兄若鳴之上臺不獨過公子不美連他過老先生也未免有罪煩望長兄周旋一二鐵公子道我學生原無成心不過偶然為水小姐起見耳過兄若能忘情於水小姐我學生與過兄面也不識又何故多求縣尊聽了大喜道長兄真快士也不平則前平則舍之又飲了半响鐵公子告辭縣尊聞知尚無居處就差人送在長壽院作寓諄諄約定明日再會這邊鐵公子去了不題那邊過公子早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去見府尊說水小姐已擡到縣中忽遇一個少年不知是縣尊甚麼的親友請了進去竟叫轎將水小姐送了回去轉將治晚生的家人要打要夾動下了鋪不知是何緣故府尊聽了道這又奇了待本府喚他來問正說不了忽報知縣要見連忙命人相見過府尊就問道貴縣來的那個少年是甚麼人貴縣只等優禮縣尊道大人原來不知那個少年乃鐵都憲之子叫做鐵中玉年纔二十智勇過天前日知縣在京候選時聞知大尹侯強娶了一個女子窩藏在欽賜的養閒堂禁池內誰敢去惹他他竟不怕持一把三十斤重的銅鎚竟獨自打開禁門直入內閣將那女子救了出來朝廷知道轉歡喜贊羨竟將大尹侯發在養閒堂幽閉三年以代遣成長安中誰不知道名字今早水小姐擡到縣時誰知湊巧恰恰遇到他問起根由竟將過兄寫的一張大紅報條袖了說是假傳聖旨要到撫院處去講這一准了不獨連過老先生就是老大人與知縣也有許多不便故本縣款住他徐圖之不是實心優禮府尊道原來有許多委曲過公子過公子道他縱英雄不過只是個都憲之子治

晚生雖不才家父也忝居學士與他也不相上下他為何管我的閑事老父母也該為治晚生主持一二縣尊道非不為兄主持因他們拿了長兄寫的報條有碍唐突他不得故不得已轉用周旋過公子說道依老父母這等周旋則治晚生這段姻緣付之流水矣縣尊道姻緣在天謀事在人賢契為何如此說過公子道謀此而不成更有何謀縣尊道謀豈有盡彼孤身耳本縣已送在長壽院作寓兄回去與治略之士細細商量或有妙處過公子無奈只得辭了府尊縣尊回來尋見成奇將縣尊之言說與他知要他算計成奇道方纔縣尊鋪我們也是掩飾那姓鐵的耳目今既說他是孤身又說已送在長壽院住這是明明指一條路與公子要公子用計害他了過公子聽了滿心歡喜道是了是了但不知如何害他還是明明叫人打他還是暗暗叫人去殺他成奇道打他殺他俱是不妙因對着過公子耳朶邊道只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過公子愈加歡喜道好妙算但事不宜遲莫要放他去了因與成奇打點行事只因這一打點有分教恩愛反成義俠風流化出剛常不知怎生謀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

詞 仇既難忘恩須急報招嫌只為如花貌誰知白璧不生瑕任他染黑難成兒 至性無

曰 他慧心有竅孤行決不將人靠漫言明燭大綱常坐懷也是真名教 右調踏沙行

話說過公子自與成奇算出妙計便暗暗去叫人施為不題却說鐵公子既為差人送到長壽院作寓並認做縣官一團好意坦然不疑但因見水小姐美貌異常又聽見說他妙用便暗想道天下怎有這樣女子父母為我求親若求得這般一個便是人倫之福了又想到有美如此這過公子苦苦相求却也怪他不得但只是人倫風化所關豈可捨奪妄為今日我無心救出他回去使

他不遭欺侮也是一樁快心之事這夜雖然睡了然水小姐三字魂夢中也未嘗能忘到次日天明就叫小丹收拾行李要動身只見住僧獨修和尚忙出來留住道縣裏太爺既送鐵相公在此定然還要請酒或是用情鐵相公為何就忙忙要去了鐵公子道我與縣尊原非相識又不是來打抽豐不過偶因不平暫為一鳴耳事過則已於理既無情可用於禮也不消請得我為何不去獨修和尚道在鐵相公無所干求去留原無不可只是小僧稟明其實不敢放行正說不了只見縣尊已差人來下請帖請午後吃酒獨修和尚道如何早是不曾放去鐵公子見縣尊來意殷勤只得復住下不多時獨修和尚備早飯來用剛吃完飯只見一個青衣家人尋將來說道是水小姐差來訪問鐵相公寓處好送禮來謝鐵公子聞知忙出來相見因回說道你回去多多拜上小姐昨日之事是偶因路見不平實實無心偏護小姐故敢任性使氣唐突縣公若小姐送禮來使縣公聞知便是為私了斷乎不可家人道小姐在家說昨日防範偶疎誤落虎口幸遇恩人未遭凌辱若不少致一芹於心不安鐵公子道你小姐乃是閨閣中鬚眉君子我鐵挺生也是個血性男兒道義中別有相知豈在此儀文瑣瑣你若送禮來不是感我到是污我也斷然不受今日縣尊請酒明日就要行了只囑付小姐虎視眈眈千萬留心保重家人應諾回家因對水心小姐細細說了一遍水心小姐聽了不勝感激暗想道天地間怎有這樣俠烈之人真令人可敬只可恨我水冰心是個女子不便與他交結又可恨父親不在家中無人接待致使他一片熱腸有如水雪而去豈不辜負心下欲要叔子水運去拜拜以道殷勤恐他心術不端於中生憂欲要備禮相送又見他豪傑自居議論侃侃恐怕他說小視欲要做此詩文相感又恐怕墮入私情真是千思百想無計可施只是時時叫家人去探聽看鐵公子有甚行事來報再作區處到午後有人來

報鐵相公縣裏太爺請去吃酒去了到夜又有人來報鐵相公被太爺請去吃得爛醉回來了到次早又叫家人去探聽鐵相公可曾起身回去家人打探了來回覆道鐵相公因昨夜多飲了幾杯今日起身不得此時還睡着哩水心小姐聽了沉吟放心不下又叫家人去打探家人去了半晌又來回覆道鐵相公還未去哩水心小姐道昨日說今日就行為何又不去家人道我問獨修和尚他說府裏太爺知道他是鐵都堂的公子分付留下也要備酒請他故此未去水心小姐聽了還只認做勢利常情也不放在心上又過了兩日忽家人來報道昨夜本寺獨修和尚請鐵相公吃了些素菜今日鐵相公肚裏疼有些破腹倦厭厭的坐在那里茶也不吃水心小姐聽了便有些疑心暗想道吃素菜為何便至破腹此中定有緣故因分付家人快再去打聽看可曾請醫人調治否家人去看了又來回覆道已請縣前的大醫看過說是脾胃偶被飲食傷了故致泄瀉不打緊只消清脾理胃一兩服就會好的水心小姐聽了心略安些到了次早天纔明就打發家人去看家人去看了又來回覆道鐵相公昨晚吃了藥一夜就瀉了有十餘遭如今瀉得有氣無力連水也下不得水心小姐聽了大驚道不好了中了奸人之計了却怎麼處欲要去看他自家又是個女子怎好去得尋思不出計來只急得轉來轉去跌足嗟歎道這都是為救我惹出來的禍患我不去救他再有誰人躊躇半晌忽想道事急了避不得嫌疑只得要如此了因問家人道鐵相公有甚人跟來家人道只有一個童子叫做小丹水心小姐道這小丹有多大了家人道只好十四五歲水心小姐道這小丹乖巧麼家人道甚是乖巧水心小姐道既是乖巧你可去悄悄去喚他來說我有要緊言語與他說你可着兩個去一個同他來留一個暫時伺候鐵相公要留心看定不可走開家人領命去了去不多時忽然領着小丹來見水心小姐因問道你家相公前

日在縣時甚是精神為何忽然生起病來小丹道我相公平時最有氣力自從在厯城太爺那里吃酒醉了回家便有些倦倦急急前日本寺獨修和尚又請他吃了些素齋便漸漸破腹生起病來昨日又吃了大醫一劑藥便瀉了一夜走不得了冰心小姐又問道你相公身子雖然瀉倒了心下可還明白小丹道相公心裏原是明白的只是瀉軟了口也怕開冰心小姐道你家相公既心裏明白也還可你回去可悄悄稟知你相公就說我說縣尊留他不是好意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冲破了過公子的奸計又挺觸了他許多言語他欲要硬做對頭又被你相公拿着他假傳聖旨的短處一時爭勢不來又見相公孤身異地故假獻殷勤要在飲食中暗暗害你相公性命你相公若不省悟再吃他一茶一飯便性命難保矣小丹聽了連忙點頭道小姐見得最是若不是他們用的奸計為何昨夜吃了藥轉瀉的不住想起來連寺裏和尚也不是好人怪道方纔還勸相公吃藥哩我回去對相公說破了等相公嚷罵他一場使他不致冰心小姐道這個使不得和尚雖然不好只怕還是奉知縣之命你相公若嚷罵了他他去稟過知縣知縣此時是騎虎之勢必然又要別下毒手你相公正在病中身體軟弱如何敵得他過只好假做痴呆說是病重使和尚不防備捱到晚間我這裏備一乘小轎悄悄的在寺門外等候你可勉強扶你相公出來上了轎一徑擡到我這裏來我收拾了書房請你相公靜養數日包管身體自然強健且待身體強健了再與他們講話也不遲小丹道既承小姐有此美意小的回去就扶相公上轎來罷說完就走冰心小姐又喚他分付道還有一句要緊的言語與你說你須記小丹道小姐又有甚話說冰心小姐道你相公是個禮義俠烈之人莫要說我是孤女之家寧死避嫌疑不肯來你相公若果然有此說你即就說我說英雄做事只要自家血性上打得過不必定做腐儒腔調況微

服過宋聖人之處患難未嘗無權我在此等候不可看做等閒小丹道小姐分付小丹都知道了因忙忙走了回去到床前候鐵公子睡醒呻吟時又看看無人在面前遂低低喚醒將水小姐說縣尊不是好意之言一一說與鐵公子知道鐵公子聽完不覺吃了一驚忽想道是我鐵中玉為何一時就懵懂至此心下勃然大怒就要掙起來到縣裏去說小丹因又將冰心小姐恐別下毒手已備轎子接他去養病之話說了一遍鐵公子聽了又歡喜起來道水小姐慮事如此周密但他是個孤女我又是個少年男子又有前日這番嫌疑便死於奸人之手也不便去住小丹聽了因又將水小姐叫轉去分付之言細細說了喜的過鐵公子心花都開因說道這水小姐也不是個女子聽他說的話竟是個大豪傑了我就去也不妨正說不了只見獨修和尚又捧了一鍾藥來對小丹說大醫說再吃了這一鍾瀉便止了小丹接了道多謝師父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吃罷獨修道吃過藥再吃粥罷就去了小丹見和尚去了遂將藥潑在後面溝裏鐵公子因忿恨道原來我的病都是禿奴才做的手脚捱到天晚小丹看見一乘小媛轎已在寺門外歇着又兩個家人與小丹打了招呼會小丹遂走進去悄悄與鐵公子說知鐵公子此時實實走不起來恐自了水小姐一番美情只得強抖精神掙將起來恰恰湊巧這一會院中無人小丹因極了攙扶了出來到了院外兩個家人又相幫攙了上轎竟擡到水侍郎府中小丹見轎去了方又折回身尋見管門的老和尚說道鐵相公偶遇見一個年家接去養病房裏的行李可叫獨修和尚收好改日來取說罷依然趕上轎子同走走走到半路水小姐早又着兩個家人打了一對燈籠來接鐵公子坐在轎中見四圍轎幔遮得沿沿穩穩的下面柵柵鋪得溫溫軟軟的身體十分快活又見燈籠來接知水小姐十分用情不勝感激不一時到了水小姐竟分付擡入大廳上方叫歇下此時

堂中燈火點得雪亮水心小姐立在廳右叫兩個家人媳婦與兩個了環好生攙扶鐵相公出轎到東邊書房裏去住鐵相公下了轎即忙叫小丹拜上小姐多感美情奈病體不能為禮容稍好再叩謝罷竟隨着僕婦了環扶到東書房床上坐下因掙走了幾步身體愈覺困倦坐不得一刻就和衣而睡此時鐵相公心已安了又十分快暢放倒身子便沉沉睡去水心小姐叫了環送上香茗并龍眼人參湯因見鐵相公睡熟不敢輕動水心小姐發放了轎夫并家人獨與幾個僕婦了環坐在廳上煎煮茶湯守候小丹却叫他半眠半坐在床前恐防呼喚鐵相公這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纔醒來翻過身來睜眼看時只見帳外尚有一對明燭點在臺上小丹猶坐在床下見鐵相公醒來因走起來問道相公這一會身子好些麼鐵相公道睡了這許久腹中覺爽快你怎麼還不睡小丹道不獨小的未睡連小姐內裏并許多嬌嬌姐姐們俱在大廳上烹茶煎湯煮粥伺候相公哩鐵相公聽了着驚道怎敢勞小姐如此鄭重正說不了幾個僕婦幾個了環或是茶或是湯或是粥都一齊送來書房與公子吃鐵相公因是水瀉不敢吃茶人參湯又恐太補只將龍眼湯吃了數口取了環苦勸又吃了半甌了吃過因說道煩你們拜上小姐說我鐵中玉虎口殘生多蒙垂救高誼已足千古若飲食起居再勞如此殷勤便使我坐卧不安矣快請尊使一個了環叫做冷秀是冰心小姐帖身伏侍的因答道家小姐說鐵相公的尊恙皆是為救家小姐惹出來的鐵相公一刻不安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這兩日打聽得鐵相公病日加添恐遭臨害日夜徬徨飲食俱廢今幸接得鐵相公到此料無意外之變許多憂疑俱已釋然這些茶湯供給小事何足為勞鐵相公但請寬心靜養其餘不必介意鐵相公道我病小姐不安若是小姐太勞我又何能安寢還請兩便為妙冷秀道既是鐵相公分付家小姐自當從命且候鐵相公安寢

了小姐便進去鐵相公道我就睡因叫小丹替他脫去衣服放下帳子側耳而卧只見錦裯繡褥軟美香甜不啻溫柔鄉裏十分暢意正是

恩有為恩情有情

自然感激出真誠

若存一點為雲念

便犯千秋多露行

眾僕婦了環看鐵相公睡了方同出房來將鐵相公言語說與冰心小姐知道冰心小姐聽了道鐵相公既說話如此清白料這病也無甚大害又分付家人明早去請有名的醫生來看看又分付兩個僕婦在廳旁打鋪睡了伺候恐怕一時要茶要水分付停當方退入閣中去安息正是

白骨已成魂結草

黃花含得雀酬恩

從來義俠奇男女

靜夜良心敢不捫

冰心小姐雖然進去安寢然一心牽掛到次日天纔微明就起來分付家人僱請醫生又分付僕婦伺候茶湯又分付小丹叫他莫要說小姐在外照管了多時鐵相公醒了欲要起來身子還軟穿了衣服就在床上盪櫛了略吃些粥半眼半坐又不多時家人請了個醫生來看醫生看過道脉息平和原非內病久因飲食喫的不節傷了脾胃兩家以致泄瀉如今也不必多服藥餌只須靜養數日自然平服第一要戒動氣第二要戒煩勞第三要戒言語要緊要緊因撮了兩貼藥去了冰心小姐見說病不打緊便歡歡喜喜料理不題却說長壽院的獨修和尚聽見管門的說鐵相公去了叫他看守行李勿吃驚道他去不打緊但是過公子再三囑咐叫他留下他粥飯中下些大黃巴豆之類將他瀉死沒有形迹這四日已瀉到八九分再一劑藥包管斷根再不防他一個病人會走這也不可解倘過公子來要人却怎生回他想了夜沒有計較到次日絕早只得報與過公子知道過公子聽了大怒道那厮你前日報我說他已瀉倒在床扒不起來昨夜怎又忽然走得去還是你定了風奉承他是都堂的公子叫他逃去將我家老爺不看在心上獨修和

尚跌脚搥胸道大爺冤屈殺我我們和尚家最勢利怎麼現放着本鄉本土朝夕護法的老爺不奉承却去奉承那別府縣不相識的公子過公子道這原是縣裏太爺的主意我也不難為你只帶你到縣裏去回話遂不由分說叫從人將獨修帶着親自來見縣尊就說和尚放走鐵生縣尊因叫獨修問道你怎麼放走鐵相公獨修道小僧若要通信放他何不未病之先他日日出門吃酒此時放了他還可塞責怎如今他瀉到九死一生之際到放他去了去惹禍過老爺怪我我實不知怎生逃走縣尊想一想道這也說得是我且不加罪但這鐵相公臨去你可曉得些踪跡麼獨修道實實不知踪跡縣尊又問道這幾日可有甚朋友與他往來獨修道並無朋友往來縣尊道難道一人也無獨修道只有水府的管家時時來打聽却也不曾進去見得鐵相公縣尊對過公子笑一笑道這便是了過公子道老父母有何明見縣尊道這鐵生偶然過此別無相識惟與水家小姐有恩這水家小姐又是個有心的奇女子見我們留鐵生久住今又生起病來只怕我們的計謀都被他參透了故時時差人打聽忽然移去賢契此時不消說只到令岳處一問便有實信過公子想起意來也沉吟道老父母所見最明若果如此則這水小姐一發可恨矣怎我再三禮求只是不允一個鐵生少年便窩藏了去縣尊道賢契此時不消着急且訪確了再商量遂放了和尚過公子辭了回家叫人去請了水運來水運一到過公子就問道聞得令姪女那邊昨夜窩藏一個姓鉄的少年男子在家不知老大人可知道麼水運道末親自從前日搶劫這一番他怪我不出來救護甚是不悅於我我這幾日不曾過去這些事全不知道過公子道既不知道敢煩急去一訪水運道訪問容易但這個姓鉄的少年男子可就是在縣堂上救舍姪女回來的後生麼過公子道正是他水運道若就是他我聞得縣尊送他在長壽院中作寓舍姪女為何

藏他過公子道正為他在長壽院中害病幾死昨晚忽然不見了我想他此處別無相識不是你姪女藏過更有何人水運道若是這等說來便有幾分是他待我回去一問便知遂別了回家因叫他小兒子推着過去頑耍要叫他四下尋看原來這事水心小姐原不瞞人故小兒子走過來便知道了忙回家報知對父親說東書房有個後生在那裏害病睡着哩水運識得是真因開了小門走過來尋見水心小姐說道這事論起來我與哥哥久已各立門戶原不該來管你的閑事只是聞得外面議論紛紛我是你一個親叔子又不得不來說說水心小姐道姪女有甚差錯處外面尚且議論怎麼親叔子說不得但不知叔叔說的是何事水運道我常常聽見人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你一個孤女父親又不在家又無兄弟同住怎留他一個外鄉別郡不知姓名非親非故的少年男子在家養病莫說外人要談論就是我親叔子也遮蓋你不來水心小姐道姪女聞聖人制禮不過為中人而設原不曾縛束君子昔桓公報玉卑而晏嬰跪受所謂禮外又有禮也即孟子所論男女授受不親之禮恐怕人拘泥小節傷了大義故緊接一句道嫂溺叔援權也又解說一句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由這等看起來固知道聖人制禮不過要正人心若人心既正雖小禮出入亦無妨也故聖人有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之訓姪女又聞太史公說的好緩急人所時有又聞為人恩仇不可不明故古今俠烈之士往往斷首刎心而不顧者蓋欲報恩復讐也姪女雖一孤弱女子然私心竊慕之就如前日姪女靜處閨中未嘗不遵王法不畏鄉評而越禮與人授受也奈何人心險惡忽遭奸徒串同黨羽假傳聖旨將姪女搶劫而去此時王法何在鄉評何在即至親骨肉又何在禮所稱男女授受不親者此姪女向誰人說去當此九死一生之際害我者其讎固已切齒設有救我者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這鉄公子若論踪跡雖是他

鄉外郡非親非故的少年男子若論他意氣如雲肝腸似火比之本鄉本土至親骨肉豈不遠一百倍他與姪女譬如風馬牛不相及只因路見不平挺身懸堂侃侃爭論使姪女不死於奸人之手得以保全名節還家者鉄公子之力也今鉄公子為救姪女觸怒奸人反墮身陷穿被毒垂危姪女若避小嫌不去救他使他一個天地鍾靈的血性男兒臨死在異鄉則是姪女存心與豺狼何異故特地接他來家養病好了送他還鄉庶幾恩義兩全這教做知恩報恩雖告之天地鬼神亦於心無愧甚麼外人敢於議論紛紛若要叔祖遮蓋叔祖果若念至親便當挺身出去將這些假傳聖旨搶劫之人查出首從懲治一番也為水門爭氣莫比他人只畏強袖手但將這些不關痛癢的太平話來責備姪女似亦不近人情叫姪女如何領受水運聽了這一篇議論嚙得啞口無言呆了半晌方又說道非是我不出力怎奈我沒前程力量小做不來你說的這些話雖都是大道理然君子少小人多明白的少不明白多他只說閨中一個女兒怎留一個少年男子在家外觀不雅水心小姐道外觀不過浮雲何日無之此心蓋人之本不可一時少失姪女只要清白不受點污其餘那裡還顧得許多叔叔慢慢細察自然知道水運自覺沒趣只得默默走了過去只因這一走有分教瓜田李下明俠女之志暗室漏屋窺君子之心不知水運回去又設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五夜無欺敢留髮以飲

詩 莫訝腰柔手亦纖

威愁戲恨怪眉尖

熱心未炙情冰冷

苦口能聽話密甜

曰 既已無他應自信

不知有愧又何嫌

若教守定三千禮

縱使潛龍沒處潛

話說水運一團高興走過來要拿把水心小姐不料轉被水心小姐說出許多大議論壓倒他口

也開不得只得默默走了回來心下暗暗道這了頭如此能言快語如何說得他過除非拿着他些毛病才好正想不了過公子早着人來請只得走去相見先將鉄公子果然是姪女兒用計移了來家養病之事說了一遍過公子聽見不覺大怒道他是個閨中弱女怎留個少年男子在家老丈人你是他親叔子就該着實責備教訓他纔是水運道我怎麼不責備他但他那一張嘴就似一把快刀好不會說我還說不得他一句他早引古援今說出無數大道理來教我沒處開口因將水心小姐之言細細述了一遍過公子聽了頓足道這不過是養漢撒清之言怎麼信得他的水運道信是信他不過但此時捉不着他的短處却奈何他不得過公子道昨日成奇對我說那姓鉄後生人物到甚是生得清秀前日在縣尊公堂上他只因看見你姪女的姿色故發作縣尊希圖你姪女兒感激他以為進身之計就是你姪女接他來家養病豈真是報恩報德之意恐是這些假公之言正是欲濟其私也今日一個孤男一個寡女共居一室又彼此有恩有情便是聖賢恐亦把持不定水運道只空言揣度便如何肯服莫若待我回去今夜叫個小了頭躲到他那邊看他做些甚事說些甚話倘有一點差錯處被我們拿住他便強不去了過公子道這也說得是水運因別了回來捱到黃昏開了小門叫一個小了頭閃過去躲在柴房裏聽他們說話與做事那小了頭聽了半夜只等水心小姐進內去睡了他又閃了過來回覆水運道那個鉄相公病說略好些還起來不得只在床上坐粥食都送到床上去吃水運問道小姐却在那裏小了頭道小姐只在大廳上首眾姐姐們煎藥的煎藥者粥的煮粥水運又問道小姐可進房去麼小了頭道小姐不見進房又問道那個鉄相公可與小姐說話小了頭道並不見說話只見一個小丹出來祇聽傳話說請小姐安寢莫要大勞反覺不安水運道小姐却怎樣回他小了頭道小姐却

叫象姐姐對了鐵相公說小姐已進內去了實小姐還坐在廳上只打聽得那相公睡着了方纔進內裏去過我見小姐已經進去沒得打聽方悄悄走了過來水運聽了沉吟道這了頭難道真個水清玉潔毫不動心我不信因叫小了頭第二夜第三夜一連去打聽三四夜小了頭說來說去並無一語涉私弄得水運沒計只得回覆過公子道我教一個小了頭躲過去打聽了三四夜惟有恭恭敬敬主賓相待並無一點差錯處舍姪女真真要讓他說得嘴响過公子連連搖頭道老丈人你這話只好耍戲了古今能有幾個柳下惠待我去與縣尊說叫他出發拿一個貼身伏侍的了環去只消一椀包管真情真露那時莫說令姪女的嘴說不响只怕連老丈人的嘴也說不响了水運道冤屈殺我難道我也瞞你據那小了頭是這樣說我也在此猜疑你怎連我也疑起來過公子道你既不瞞我可再去留心細訪水運只得去了過公子隨即來見縣尊將鉄公子果是水小姐移去養病并前後之事說了一遍要他出發去拿了環來審問縣尊道為官自有官體事無大小必有人告發然後可以出發拿人再無個閨閣事情尚在曖昧劈空竟拿之理過公子道若不去拿豈有老父母治化之下明明容他一男一女在家淫穢有傷朝廷名教之理縣尊道淫穢固傷名教若未如所說不淫不穢豈不又於名教有光况這水小姐幾番行事多不可測這一個鉄生又昂藏磊落胆勇過人豈可尋常一概而論過公子道這水小姐治晚生為他費了無數心機是老父母所知者今竟視為陌路這鉄生毫無所倚轉為入幕之賓教治晚生怎生氣得他過縣尊道賢契不須着急本縣有一個門子叫做單祐專會飛檐走壁鑽穴踰牆竟為本縣知道了正要革役治他之罪今賢契既有此不明不白之事待本縣寬他之罪叫他暗暗一窺貞淫之情便可立決矣過公子道若果如此使他醜不能遮則深感老父母用情矣縣尊因差人叫

將單祐帶到縣尊點點頭叫他跪近面前分付道你的過犯本該革役責的今有一事差你你若訪得明白我就恕你不究了單祐連連磕頭道既蒙天恩開釋倘有差遣敢不盡心縣尊道南門裏水侍郎老爺府裏你認得麼單祐道小的認得縣尊道他家小姐留了個鉄公子在家養病不知是為公還是為私你可去窺探個明白來回我我便恕你前罪決不食言倘訪不的確或朦朧欺蔽別生事端則你也莫想活了單祐又連連磕頭道小的怎敢縣尊因叫差人放了單祐去了正是

青天不靚覆盆下

厨中方知炙裡心

莫道鑽窺非美事

不然何以別貞淫

過公子見縣尊差了單祐去打聽因辭謝了回家去候信不題却說單祐領了縣主之命不敢怠慢慢悄悄走到水府前後看明的確捱到人靜之時便使本事檢低矮僻靜處扒了進去悄悄蹣到廚房外打聽只聽見廚房說整酒到大廳上與鉄相公起病因又悄悄的蹣到大廳上來只見大廳上小姐自立在那裏分付人收拾他又悄悄從廳背後屏門上輕輕扒到正樑高頭縮做一團蹲下却窺視下面只見水小姐叫家人們在大廳上的正中中間橫垂下一挂珠簾將東西隔做兩半東半邊簾子之外設了一席酒高高點着一對明燭是請鉄相公坐的西半邊簾內也設了一席酒却不點燈火是水小姐自坐陪的西邊簾裏黑暗却看得見東邊簾外東邊簾外明亮却看不見西邊簾裏又在東西簾前各鋪下一張紅毡單以為拜見之用又叫兩個家人在東邊伺候又叫兩個僕婦立在簾中間兩邊傳命內外斟酒上來但是了環諸色打點停當方叫小丹請相公出來原是鉄公子本是個硬漢子只因被泄藥病倒故支撐不來今靜養了五六日又得水心小姐藥餌斟酌飲食調和不覺精神漸漸健旺起來與舊相似水心小姐以為所謀得遂滿心

歡喜故治酒與起病鉄公子見請忙走出房看見冰心小姐垂簾設席井井有條不獨心下感激又十分起敬因立在東邊紅毡上叫僕婦傳語請小姐拜謝僕婦還未及答應只聽得簾內冰心小姐早朗朗的說道賤妾冰心多蒙公子雲天高誼從虎口救出其洪恩不殊天地父母况又在公堂之上親承垂論本不當作此虛假防嫌但念家嚴遠戍邊庭公子與賤妾又皆未有室家正在嫌疑之際今屈公子下榻于此又適居指示之地萬不得已設此世法周旋聊以代雲長之明燭乞公子勿哂勿罪鉄公子道小姐處身涉世經權並用待人接物情理交孚屈指古今閨閣之秀從來未有即如我鉄中玉陷於奸術惟待斃耳設使小姐于此無燭之明則不知救無潛之術則不能救無自信之心則不敢救維小姐獨具千古靈心仗胆高識大力然不動聲色出我鉄中玉於湯火之中而鬼神莫測真足令劇孟寒心朱家袖手故至我垂死之身得全生於此大恩厚德實無以報請小姐臺座受我鉄中玉一拜冰心小姐道惟妾受公子之恩故致公子被奸人之害今幸公子萬安止可減妾罪一二何敢言德妾正有一拜拜謝公子說完兩人隔着簾子各拜了四禮方纔起來冰心小姐就滿斟一杯叫了環送到公子席上請公子坐下鉄公子也斟了一杯叫了環捧入簾內回敬冰心小姐二人坐下飲不到三巡冰心小姐就問道前日公子到此不知原為何事鉄公子道我學生到此原無正事只因在京中為家父受屈下獄日一時憤怒打入大央侯養開堂禁地救出搶了女子證明其罪朝廷將大央侯幽閒三年結此一仇家父恐有他變故命我遊學以避之不期遊到此處又觸怒了這個賤坯知縣他要害我性命却虧小姐救了又害我不得只怕他到要被我害了我明日就打上堂去問他一個為民父母受朝廷大俸大祿不為民伸冤理屈怎反為權門不肖做鷹犬以陷人先羞辱他一場叫士民恥笑然後去見撫

臺要撫臺參他拿問以洩我胸中之憤撫臺與家父同年料必允從冰心小姐道若論縣尊設謀害人也不為虧他前日拿在公堂之上公子擲放一番殊覺損威也未免懷恨况且當今勢利二字又為居官小人常態他見家嚴被謫又過學士有入閣之傳故不得不逢迎其子耳但念他燈窗煩苦科甲艱難今一旦參之泄憤未免亦為快心之過舉况公子初時唐突縣公踪跡近於粗豪庇護妾身行事又涉于苟且彼風塵俗眼豈知英雄作用別出尋常願公子姑置不與較論彼久自察知公子與賤妾磨不磷涅不緇自應愧悔其妾耳鉄公子聽了幡然正色道我鉄中玉一向憑着公心是非敢作敢為遂以千秋俠烈自命不肯讓人今聞小姐高論始知我鉄中玉從前所為皆血氣之勇非仁義之勇惟我以血氣交人故人亦以反害加我回思縣公之加害實我血氣所自取耳今蒙小姐嘉誨誓當折節受教決不敢再逞狂奴故態矣何幸如之由此想來冰小姐不獨是鉄中玉之恩人實又是我鉄中玉之良師矣說到快處斟滿而飲冰心小姐道公子義俠出之天性或操或縱全無成心天地之量不過如此賤妾竊疑有何裨益殷殷勸勉者不過欲為縣主謝過耳鉄公子道我鉄中玉既承小姐開示自當忘情於縣公但還有一說只怕縣公畏疑顧忌轉不能忘情於我他雖不能忘情於我却又無法奈何于我勢必至污議小姐以誣我之罪雖以小姐白璧無瑕何畏乎青蠅日集亦可憎耳今鉄中玉居此與青蠅何異乎幸蒙調護賤恙霍然體已痊明日即當一行長往以杜小人讒口冰心小姐道賤妾與公子于禮原不應相接今犯嫌疑移公子下榻者以公子恩深病重勢危也今既平復則去留一聽公子妾何敢強留強留雖不敢然決之明日亦覺太促請以三日為期則恩與義兼盡矣不識公子以為然否鉄公子道小姐斟酌合宜敢不聽從說罷眾了環送酒鉄公子又飲數盃微有酒意心下欣暢因說道我

鐵中玉遠人也胸肺隱衷本不當穢陳於小姐之前然明鏡高懸又不敢失照因不避瑣瑣念我
鐵中玉行年二十賴父母蔭庇所奉明師良友亦不為少然從無一人能發快論微言足服我鐵
中玉之心今不知何幸無意中得逢小姐凡我意中皆在小姐言下真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若能朝夕左右以聞所未聞固大願也然惟男女有別不敢輕情明日又將驅去是舍大
道而入迷途無限疑慮切願有請不識可敢言否冰心小姐道問道于盲雖公子未能免誦然聖
人不廢芻蕘之採詢也况公子之疑義定有妙理幸不惜下詢以廣孤陋鐵公子道我鐵中玉此
來原為游學竊念游無定所學無定師又聞操舟利南馳馬利北我鐵中玉孟浪原塵茫無所主
究竟不知該何游何學知我無如小姐萬乞教之冰心小姐道游莫廣於天下然天下總不出於
家庭學莫尊於聖賢聖賢亦不於至性昌黎云使世無孔子則韓愈不當在弟子之列此亦恃至
性能充耳如公子之至性挾以無私使世無孔子又誰敢列公子於弟子哉妾願公子無舍近求
遠信人而不自信與其奔走訪求不若歸而理會况尊大人現貴而都憲足以典型京師又天子
帝都弘開文物公子即承箕裘世業羽翼廊廟亦未為不美何必躊躇涼涼向天涯海角以博不
求知之譽哉若曰避仇安則以為修身不慎道路皆仇何所避之不識公子以為何如鐵公子聽
了不覺喜動顏色忙離席深深打一恭道小姐妙論足開茅塞使我鐵中玉一天疑慮皆釋然矣
美惠多矣眾了環見鐵公子談論暢快忙捧上大觥鐵公子接了也不推辭竟欣然而飲飲乾因
又說道小姐深閨麗質二八芳年胸中怎有如許大學問揣情度理皆老師宿儒不能道隻字者
真山川秀氣所獨鍾也敬服敬服冰心小姐道閨中孩赤嚙語焉知學問冒昧陳之不過少展見
愛公子譽之過情令人赧顏汗下二人說得投機公子又連飲數杯頗有微酣恐怕失禮因起身

辭謝冰心小姐亦不再留因說道本應再奉幾杯但恐玉體初安過於煩勞轉為不美因教拿燈
送入書房去安歇這一席酒飲有一個更次說了有千言萬語彼此相飲相愛不啻至交密友就
吃到酣然之際也並無一字及於私情真個是

白璧無瑕稱至寶

青蓮不染發奇香

若教墮入琴心去

雖說風流名教傷

冰心小姐叫了環看鐵公子睡了又分付眾人收拾了酒席然後退入後樓去安寢不題却說單
祐伏在正梁上將鐵公子與冰心小姐做的事情都看得明白說的言語都聽得詳細只待人都
散盡方纔扒了下來又走到矮牆邊依然扒了出來回家安歇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即到縣裡來
回話縣尊叫到後堂細細盤問這單祐將怎生進伏在梁上的冰心小姐又怎生在中廳
垂下一掛珠簾簾外又怎生設着一席酒却請那鐵公子坐點着兩人又不然得雪亮簾內又怎
生設着一席酒却不點燈遮得黑暗暗的却是不到那自坐簾內外又怎生各設一條毡毯你謝
我我謝你對拜了四拜方能坐席吃酒中間又怎生說起那鐵公子這場大病都是老爺害他又
說老爺害他不死只怕老爺到被他害死哩縣尊聽了大驚道他也說要怎那自我單祐道他說
都院大人是他父親的同年他先要打老爺老爺來老爺為民父母怎不伸冤理枉却只為權
門做鷹犬先羞辱老爺一場叫士民恥笑然後去見都院大人動本參革老爺拿問縣尊聽了連
連跌脚道這却怎了就要分付衙役去收投文被告牌只說老爺今日不坐堂了單祐道老爺且
不要慌那鐵公子今日不來了縣尊又問道為何又不來了單祐道虧了那水小姐再三勸解說
老爺害鐵公子皆因鐵公子挺撞了老爺起的釁端也單怪老爺不得又說他們英雄豪傑做事
光明正大老爺一個俗吏如何得知又說老爺見水老爺被謫又見過老爺推陞入閣勢利過公

子亦是小人之事不足與較量又說鐵公子救他他又救鐵公子兩下踪跡易使人疑誰人肯信是為公而不為私又說過此時老爺訪知他們是冰清玉潔自然要愧悔又說老爺是一個進士也不容易若輕輕壞了未免可惜那鐵公子聽了道他說得是甚是歡喜故繞息了這個念頭縣尊聽了大喜道原來這水小姐是個好人却是我前日還好好的叫轎子送了他回去因又問道又還說些甚麼可有幾句勾挑言語麼單祐道先兩人講一會學問又論一會聖賢你道我說的好好我道你講的妙彼此皆有味一面吃酒一面又說說了有一個更次足有千言萬語小的記不得許多回回聽了却都是恭恭敬敬並無半點邪淫之字一點勾挑之意真真是個會男子與柳下惠出世了縣尊聽了沉吟不信道一個如花的少年女子一個似玉的少年男子靜夜同居一室又相對飲他又都是心靈性巧有恩有情之人難道就毫不動心竟造到聖賢田地莫非你為他瞞單祐道小的與他二人又非親非故又未得他的賄賂怎肯為他隱瞞誤老爺之事縣尊問明是實也自歡喜因歎息道誰說古今又不相及若是這等看來這公子竟是個負血性的奇男子了這水小姐竟是個講道學的奇女子了我若有氣力都該稱揚旌表纔是因饒了單祐的責放他去了又暗想道論起做官來勢利二字雖是少不得若遇這樣關風化的烈男俠女也不該一例看承況這水小姐也是侍郎之女這中玉又乃都憲之兒怎麼一時糊塗要害起他來倘或果然惱了叫撫公參上一本那時再尋過學士挽回就遲了又想到我是一個科甲進士聲名不小也該做些好事與人稱頌若只管隨波逐流豈不自誤又想到這水小姐背後到惜我的進士到望我改悔我怎到不自惜到不改悔又想到要改悔就要從他二人身上改悔我想這鐵公子英雄度量豪傑襟懷昂昂藏藏若非水小姐也無人配得他來這水小姐靈心慧性如鳳如鸞

若非鐵公子也無人對得他來我莫若改過腔來到成全了他二人的好事不獨可以遮蓋從前轉可算我做知縣的一場義舉正算計定了主意忽過公子來討信縣尊就將單祐所說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因勸道這水小姐賢契莫要將他看作閨閣嬌柔女子本縣看他處心行事竟是一個綽綽的大豪傑斷不肯等閒失身我勸賢契到不如息了這個念頭再別求罷過公子聽見鐵公子與水小姐毫厘不苟又見縣尊侃侃解他心下也知道萬萬難成呆了半晌只得去了知縣見過公子去了因悄悄差人去打聽鐵公子可曾出門確實幾時回去另有一番算計只因這一算有分教磨而愈堅渾而愈白不知更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一言有觸不俟駕而行

詩 無蒂無根誰是誰 全憑義俠唱追隨 皮毛指摘眾人識 肝胆針投賢者為

曰 風雨惡聲花掩耳 烟雲長舌月攢眉 若教圓鑿持方柄 千古何曾有入時

話說縣尊自從叫單祐潛窺明白了鐵公子與水小姐的行事知他一個是烈男一個是俠女心下十分敬重便時時向人稱揚在他人聽了嗟嘆一番也就罷了惟有水運聞之是實便暗暗思想道我攬撥姪女嫁過公子原也不是真為過公子不過是要嫁出門我便好承受他的家私如今過公子之事想來萬萬不能成了却喜他又與鐵公子往來的稠密雖說彼此敬重沒有苟且之心我想他止不過是要避嫌疑心裏未嘗不暗暗指望我若將婚姻之事湊趣去攬撥他他定然喜歡倘或攬撥成了這家私怕不是我的算計定了因開了小門又走過來尋見水心小姐因說道俗語常言鼓不打不響鐘不撞不鳴又言十日害眼九日自明你前日留了這鐵公子在家養病莫說外人連我也有些怪你誰知你們真金不怕火禮則禮情則情全無一毫苟且之心

到如今又訪知了方纔敬服冰心小姐道男女交接原無此理只緣鉄公子因救姪女之禍而反自禍其身此心不安故勢不得已略去虛禮而救其實禍聖人綱常之外別行權宜正慮此也今幸鉄公子身已安了竊心庶無所為至於禮則禮情則情不過交接之常原非奇特之行何足起敬水運道這事也莫要看輕了魯男子柳下惠能有幾個這都罷了只是我做叔子的有一件事要與你商量實是一團好意你莫要疑心冰心小姐道凡事皆有情理可行則行不可行則不敢強行叔叔既是好意姪女緣何疑心且請問叔叔說的是何事水運道古語說得好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姪女年雖不多也要算做及笄之時若是哥哥在家自有他做主張今又不幸被謫邊庭不知幾時回來再沒個只管將你耽擱之理前日過公子這段親事只因他屢屢來求難于拒絕故我勸姪女嫁他今看見姪女所行之事心靈性巧有胆量有俠氣又不背情禮真要算做個賢媛淑女這過公子雖然出自富貴然不過紋褲行藏怎生對得姪女來莫說過公子對你不過就是選遍天下若要少年有此才學可以掄元奪魁也還容易若要具英雄胆量負豪傑襟懷而又年少才高其機鋒作用真可與姪女針芥相投只怕這樣人一時也尋不出來說便是這等說却妙在天生人不錯生一個孟光定生一個梁鴻今天既生了姪女這等義俠閨秀忽不知不覺又那裡撞出這個鉄公子來這鉄公子年又少才又高人物又清俊又具英雄胆量又具豪傑襟懷豈非天特特生來與姪女作對你二人此時正在局中不思知恩報恩在血性道義上去做夫婦姻二字自不肯盲然我做叔子的事外觀之感恩報恩不過一時婚姻配合却乃人生一世之事安可當面錯過冰心小姐道天心最難揣度當以人生所遇為主天生孔子不為君而為師天生明妃不配帝而遠嫁單于皆人生所遇豈能自主鉄公子人品才調非不可然但所遇在感恩知

己之間去婚姻之道甚遠水運道感恩知己正可為婚姻何轉遠冰心小姐道媒妁通言父母定命而後男女相接婚姻之禮也今不幸患難中草草相見于公堂又不幸疾病中姪女迎居於書室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有之所稱君子好逑當不如是水運道這是你前日說的嫂溺叔援權也冰心小姐道行權不過一時未有嫂溺已援而不溺復援者況且凡事皆可用權惟婚姻為人倫風化之始當正始正終決無用權之理水運道正終是不消說就是今日始事雖說相見出於患難匆匆草草然你二人毫無苟且人盡知之也未為不正冰心小姐道始之無苟且賴終之不婚姻方明白到底若到底成全則始之無苟且誰則信之此乃一生名節大關頭斷乎不可望叔叔諒之水運見姪女說不入耳因發急道你小小年紀說的話到像個迂腐老儒我如今也不與你講了待我出去與鉄公子商量這鉄公子是你心服之人倘若肯了難道怕你不肯說完了出來要見鉄公子此時鉄公子正在書房中靜養小舟傳說間壁住的水二爺要見相公鉄公子因走出來相見分賓主坐定水運先開口道連日有事未暇今高賢下榻於此有失親近鉄公子道緣病體初痊尚未進謁為罪水運道我學生特來見鉄先生者因有一事相議鉄公子道不知何事水運道不是別事就是舍姪女的姻事鉄公子因聽見姪女姻事四字就變了顏色說道老丈大言矣學生外人凡事皆可賜教怎麼令姪女姻事也對學生講水運道舍姪女姻事本不當向鉄先生求教只因舍姪女前日為過公子搶去為婚賴鉄先生鼎力救回故爾談及鉄公子道學生前日是路見不平一時觸怒而然原出無心今日老丈特特向學生而言便是有心了莫非見學生借寓於此以為有甚不肖苟且之心故以此相詰學生就立刻行矣免勞賜教水運見鉄公子發急因寬慰說道鉄先生不必動怒學生到是一團好意且請少坐待我學生說完便知其實

彼此有益鐵公子道吾聞君子非禮勿言非禮勿聽老丈不必說了老丈雖是好意但我鐵中玉的性情與老丈迥別只怕老丈的好意在我學生聽中或者轉以為惡意只速去便了好意惡意我都不問因立起身對着管門伺候的家人說道煩你多多拜上小姐說我鐵中玉感激之私已識千古今亞聲入耳也不敢面辭又叫出小丹往來便走水運忙忙來趕鐵公子已走出門去遠了水運甚是沒趣又不好復進來見水心小姐只說道這後生怎這樣一個蠢性子也不像個好嬌客一面說一面就默默的走了過去正是

只道談言多所喜

誰知轉變做羞恥

若非天賦老面皮

痛削如何當得起

却說水心小姐見叔叔出廳去見鐵公子早知鐵公子必然留他不住便也不留但慮他行肅疎因取了十餘兩零碎銀子又收拾了行李之類叫一個家人叫做水用暗暗先在門外等候送與他作路費且却像不知不聞的一般正是

蠢頑皆事後

靈慧獨機先

有智何妨女

必才不論年

却說鐵公子怪水運言不入耳遂出門帶了小丹一徑走到三長壽院自立在寺前却叫小丹進了門和尚要行李獨修聽見鐵公子在寺外忙走出來連連打躬要邀進去吃茶因說道前日不知因甚事故得罪相公忽然移去縣裡太爺說我接待不周被他百般難為又叫我到各處尋訪今幸相公到此若再放去明日太爺知道我和尚就該死了鐵公子道前日我到不題了你還要說怎麼今與你說明了罷寺內決不進去了茶是決不吃了知縣是決不見了快快取出行行李來還我我立刻就要行獨修道行李已交付小管家了但相公要去就怪殺小僧也不敢放必求相公少停一刻鐵公子大怒道你這和尚也忒慳難道連日太爺口定要騙我進寺去謀害你莫要倚

看知縣勢力為惡我明日與都院大人說知叫你的這和尚竟當不起正說着忽縣裏兩個差人趕來要請鐵相公到縣裡去原來這鮑知縣自從改悔過來知道鐵公子是個有義氣的男兒要交結他時刻差人在水家打聽他的消息差人見他忽然出門忙報與知縣故知縣道時立即差人來請鐵公子見請轉大笑起來說道我又不是你歷城縣人又不少歷城縣的錢糧你太爺只管來尋我做甚莫非前日謀我不死今日又來請去補賑差人却沒的答却只是不放鐵公子被逼得性起正要動粗忽聽眾人喊道太爺自來了原來鮑知縣料想差人請鐵公子不去因自騎了一匹馬又隨帶了一匹馬飛跑將人到了面前忙跳下來對着鐵公子深深打恭道我鮑梓風塵下更有眼無珠一時昏潰不識賢豪多取罪戾今方省悟台兄乃不欺屋漏之君子不勝愧悔故敢特請到縣以謝前愆并申後感鐵公子聽見縣尊說話侃侃烈烈不似前面拖泥帶水便轉了一念並答禮道我學生決不謊言數日前尚多欲求于老先生因受一知己之教教以反己功夫故不敢復造公堂不謂老先生勢利中人怎忽作此英雄本色語真不可解莫非假此逢迎別有深謀以相加磨縣尊道一之為甚豈可再乎莫說老長兄赦過高誼我學生感銘不盡就是水小姐良言勸勉也不敢忘鐵公吃驚道老先生為何一時就通靈起來太奇太奇縣尊道既蒙原諒敢求到敝衙尚有一言求教鐵公子見縣尊舉止言辭與前大不相同便不推辭竟同上馬並轡而行到了縣中纔坐定就問道老先生有何見諭乞即賜教學生還要長行縣尊道且請問老長兄今日為何突然要行有如此之急鐵公子道學生行期本意尚欲稍緩一二日以明眷懷今忽有人進不入耳之言相加有如速駕故立刻行矣縣尊道人為何人言為何言並乞教之鐵公子道人即水小姐之叔言即水小姐婚姻之言縣尊道其人雖非其言則是老長兄為何不入

耳鉄公子道不瞞老先生說我學生與水小姐相遇雖出無心而相見後義肝烈膽冷眼熱腸實實彼此面炤欲不相親而如有所失故略處男女之嫌而以知己相接此千古英雄豪傑之所為難以告之世俗今忽言及婚姻則視我學生與水小姐為何人也母亦以鑽穴相窺相待者乎此其言豈入耳哉故我學生言未畢而即拂袖行矣縣尊道婚姻之言亦有二說台兄亦不可執一鉄公子道怎有二說縣尊道若以鑽偷相視借婚姻而故作譏嘲此則不可倘真心念河洲君子之難得憐窈窕淑女之不易逢而欲彰關雎雅化桃夭盛風則又何為不可而避之如仇哉即我學生今日屈台兄到縣者久知黃金餽賂不足動君子之心聲色宴會難以留豪傑之駕亦以曖昧不欺乃男女之大節天然湊合實古今之奇緣在台兄處事毫不沾滯固君子之用心在我學生旁觀若不成全亦斧柯之大罪故今日特持有請者為此耳萬望台兄消去前面成心庶不失後來佳耦鉄公子聽了拂然嘆息道老先生為何也出此言人倫二字是亂雅不得的既認君臣豈能復為朋友我學生與水小姐既在患難中已為良友安可復言夫妻若覩顏既為之則從前親疎皆矯情矣如何使得縣尊道台兄英雄說此腐儒之語若必欲如腐儒固執則前日就不該到水家去養病了若曰養病可以無欺自信今日人皆盡信其無欺而何必避嫌不敢結此絲羅是前後自相矛盾也吾甚不取鉄公子道事在危急不可得避而必欲避之以自明君子病其礙而不忍為至於事無緊要又嫌疑未消可以避之而乃自恃無私必犯不避之嫌以自耀不幾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耶不知老先生何德於學生而何仇於學生而區區以此相挽也縣尊道本縣落落一官幾乎隨波逐流今幸聞台兄討罪督過之言使學生畏而悔之又幸聞水小姐寬恕從前之言使學生感而謝之因思勢利中原有失足之時名教中又未嘗無快心之境何汲汲舍君

子而與小人作緣以自誤耶故恃心改悔然改悔之端在勉圖後功或可以補前過耳因見台兄行藏磊落正大光明不獨有行文人實可當聖門賢士又見水小姐靈心慧性俏膽才奇雖然一閨閣淑女實不愧鬚眉男子今忽此地相逢未必老天無意本縣若不見不聞便也罷了今台兄與水小姐公堂正大暗室光明皆本縣親見親聞若不亟為撮合使千古好逑當面錯過則何以為民父母哉此乃本縣政聲風化之大端不敢不勉力為之至於報德私情又其餘耳鉄公子聽了大笑道老先生如此說來一發大差了你要崇你的政聲却忌陷學生於不義縣尊也笑道若說陷兄不義這事便要直窮到底矣台兄既怕陷身不義則為義去可知矣若水小姐始終計却過公子不失名節又於台兄知恩報恩顯出貞心有何不義而至陷兄鉄公子道非此之謂也凡婚姻之道皆父母為之豈兒女所自主哉今學生之父母安在而水小姐之父母又安在而徒以才貌為憑逼合為幸遂謂婚姻之義舉不知此等之義舉只合奉之過公子非學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遂立起身來要行縣尊道此舉義與不義此時也難辨只是終不能成則不義終能成之則義台兄切須記之至日後有驗方知我學生乃改悔後真心好義不是一時阿所好也既決意要行料難強留欲勸一食恐怕兄以前轍為疑欲申寸敬又恐台兄以貨財見斥故逡巡不敢倘有天緣冀希一會以盡其餘鉄公子道賜教多矣惟此二語深知我心多感多感因別了出來帶了小丹攜着行李徑出東門而去正是

性無假借誰遷就

心有權衡獨往來

可嘆世難容直道

又生無妄作奇災

鉄公子一時任性走出東門不曾檢點盤纏見小丹要催牲口心下正費躊躇忽水家家人水用走到面前說道鉄相公怎此時纔來家小姐分付小的在此候了半日鉄公子道小姐叫你候我

做甚麼水用道家小姐因見二老爺出來會鐵相公知道他言語粗俗必然要觸怒鐵相公必然
鐵相公就要行家小姐又不便留但恐怕匆匆草草盤纏未曾打點故叫小的送了些路費并小
菜在此鐵公子聽了大喜道你家小姐不獨用情可感只這一片慧心凡事件件先知種種周備
真令人敬服水用道小的回去相公可有甚言語分付鐵公子道我與你家小姐陌路相逢欲言
之恩深難言欲言情又無情可言只託你多多拜上小姐說我鐵中玉去後只望小姐再勿以我
為念便深感不朽矣水用因取出十兩銀子并菜果付與小丹納下鐵公子有了盤纏遂叫小丹
僱了一匹驢兒竟往東鎮一路而來不料出門遲了又在縣中耽擱了半日走不上三十餘里天
就晚了到東鎮還有二三里趕驢的死也不肯去了鐵公子只得下了驢子步行又上不得里許
剛轉過一帶林子忽見一個後生男子肩着一個包袱領着一個少年女人身穿青布服頭上搭
着包袱頭慌慌張張的跑來忽撞着鐵公子十分着驚就要往林子裡走去鐵公子看見有些異怪
因大喝一聲道你拐帶了人家婦人要往那里走那婦人着這一驚便呆了走不動只立着叫饒
命那後生着了忙便撇了婦人去下包袱沒命的要跑去鐵公子因趕上捉住問道你是什麼人
可實說了我便放你那後生被捉慌了因跪在地下連連磕頭道相公饒命我實說來這女子是
前面東鎮上李太公的妾叫做桃枝他嫌李太公老了不願跟他故央我領他出來暫時躲避鐵
公子道這等你是個拐子了那後生道小的叫做宣銀鐵公子又問道是真麼宣銀道老爺饒命
怎敢說慌鐵公子想了想道既是真情饒你去罷因放了手宣銀扒起早沒命的跑去了鐵公子
因復轉身來問那婦人道你可是東鎮上李太公的妾麼那婦人道我正是李太公的妾鐵公子
又問道你可叫做桃枝那婦人道我正叫做桃枝鐵公子道這等語起來你是被拐出來的了不

必着驚我是順路就送你回去可好麼那婦人道我既被人拐出來若送回去只道是有心逃去
那裡辨得清白相公若有用處便跟隨相公去罷鐵公子笑一笑道你既要跟隨且到前邊去算
計因叫小丹連包袱都替他拿了要同走那婦人沒奈何也只得跟了來又走不上里餘只見前
面一陣人飛一般趕將來趕到面前看見那婦人跟一個少年同走便一齊叫道快來好了拿着
了衆人聽見遂一齊將三人圍住一面就叫人飛報李太公鐵公子道你們不必囉唆我是方纔
路上撞見正同了送來衆人亂嚷道不知你們送來還是拐去且到鎮上去講大家圍繞着又行
不上半里只見又是一陣人許多火把照得雪亮却是李太公聞知自趕來了看見鐵公子人物
俊秀年紀又後生他的妾又跟着他走氣得渾身都是戰的也不問個明白照着鐵公子胸脯就
是一頭拳口裡亂罵道是那裡的禽娘則字拐騙我的愛妾我拚着老性命與你拚了罷鐵公
子忙用手托開說道你這老人家也忒性急也不問個青紅皂白便這等胡為你的妾是被別人
拐去是我撞見替你送轉來的怎不謝我到轉唐突李太公氣做一團亂嚷亂跳道是那個拐他
還我一個人來在那裡撞着是那個看見因用手指着那婦人道這不是我的妾又用手指着小
丹拿的包袱道這不是我家的東西明明的人贓現獲你這禽娘賊還要賴到那裏字鐵公子看
見李太公急得沒法轉笑將起來道你不須着急妾已在此自然有個明白衆人對李太公道這
等時候黑天黑地在半路也說上不出甚麼來且回到鎮上稟了鎮爺用起刑具便自然招出真
情李太公只得依了大家遂扯扯拉拉一齊擁回鎮上來見鎮守這鎮守是個差委的吏員巡檢
巴不得有事聽見說是有人拐帶了李太公的人口曉得李太公是鎮上財主未免動了慈心看
做一件大事遂齊整裝束帶上紗帽穿起圓領叫軍士排衙坐起堂來衆人擁到堂前李太公先

跪下稟道小老兒叫做李自取有這個妾叫做桃枝今忽然門戶不閉被人拐去小老兒央人分頭去趕幸得趕着了因用手指着鉄公子道却是這個不知姓名的男子帶着逃走人贓俱獲在此求爺正法鎮守叫帶過那個拐子來眾人將鉄公子擁到面前叫他跪下鉄公子笑一笑道他不跪我也罷了怎到叫我去跪他鎮守聽了滿心大怒欲要發作因看見鉄公子人物軒昂不像個以下之人只得問道你是甚麼人敢這等大模大樣鉄公子道這裡又在是吏部堂上怎叫我報脚色你莫怪我大模大樣只可憐你自家出身小了鎮守聽了一發觸起怒來因說道你就有些來歷今已犯了拐帶人口之罪只怕也逃不去了鉄公子道這婦人你怎見得是我拐帶鎮守道李家不見了妾你却帶着他走不是你拐却是誰拐鉄公子道與我同走就是拐這等說起來柳下惠竟是古今第一個拐子了你這樣不明道理的是那個瞎子叫你在此做鎮守可笑之甚鎮守被鉄公子幾句言語覺越急了因說道你能言快語想是個積年的拐子了你欺我官小敢如此放肆我明日只解你到上憲去看你有本事再放肆麼鉄公子道上司莫不是皇帝鎮守道是皇帝不是皇帝你去見自知因又對李太公道你這老兒老年紀還討少年女子作妾自然惹出事來又將桃枝叫到面前一看年紀雖則三十餘歲却是個搽脂搽粉的材料因問道你還是同人逃走還是被人拐去桃枝低了頭不做聲鎮守道我此時且不動刑解到上司移起來怕你不說又分付李太公道將這起人犯你可好好帶去看守我明日替你出文書親自解到上司去你的冤屈自然申理李太公推辭不得只得將鉄公子都擁了到家因見鉄公子將鎮守挺撞不知是個甚人不敢怠慢因開了一間上房請他住又擺出飯酒來請他吃了欲要將妾桃枝叫進去又恐怕沒了對證不成拐帶只得也送到上房來同住只因這一住有分教能碎白璧而失

身破斧已逃天下而疑竊皮冠不知解到上司又作何狀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虛捏鬼哄佳人正月佳人噴飲

詞 大人曰毀小人謂之捏鬼既莫瞞天又難蔽口空費花唇油嘴分明眸如水一當前已

曰 透肺肝腦髓何苦無端舍此靈明置身傀儡

話說鉄公子被李太公胡斯頓纏住了又被鎮守裝模作樣瑣瑣碎碎心下又好惱又好笑到了李老兒家見拿出酒飯來也不管好歹吃得醺醺的叫小丹鋪開行李竟沉沉的睡去此時是十四五正是月圓鉄公子一覺醒來開眼看時只見月光照入紗窗那個桃枝妾竟坐在他鋪旁邊將他身體輕輕摩弄鉄公子一時急燥起來因用手推開道婦人家須惜此廉恥莫要胡為因側轉身向裡依舊睡去那桃枝妾討了沒趣要走開又舍不得只坐了一會竟連衣服在腳頭睡了原來李太公雖在妾關在房裡却放心不下又悄悄躲在房門外竊聽聽見鉄公子羞削他心下方明白道原來都是這淫婦生心這個少年到是好人冤屈了他到了天明就要放他開交怎奈鎮守不曾得錢又被鉄公子挺撞了一番死命出了文書定要申到道裡去李太公拗他不過只得又央了許多人同擁到道裏來不期這日正是道尊壽日府縣屬官俱來慶賀此時尚未開門眾官都在外面等候忽見一夥人擁了鉄公子與桃枝妾來說是姦情拐帶各各盡教去看看見鉄公子人物秀美不像個拐子因問道你是甚麼人為何拐他鉄公子全不答應又問桃枝可是這個人拐你桃枝因夜裏被鉄公子羞削有了氣沒處出便一口咬定道正是他拐我個官問他如此說鎮守以為確然其實得意只候道尊開門解進去請功正在快活忽應城縣的鮑知縣也來了纔下轎就看見一夥人同着鉄公子與一個婦人在內因大驚問道這是甚麼緣故鎮

守恐怕人答應錯了話忙上前稟道這個不知姓名的少年男子拐帶了這李自取的妾逃走當被衆人赶到半路捉住人賍現獲故本鎮解到道爺這裡來請功鮑知縣聽了大怒道胡說這是鐵都堂的公子鐵相公他在本縣本縣為媒要將水侍郎老爺的千金小姐嫁他為妻他因未得父母不肯應承反抵死走了來你這地方甚麼村姑田婦冤他拐帶鎮守見說是鐵都堂的公子先軟了一半因推說道這不干本鎮事都是李自取來報的又是這婦人供稱的鮑知縣因叫家人請鐵相公來同坐下因問道台兄行後為何忽遇此事鐵公子就將林子邊遇見一個後生與此婦人同走之事說了一遍鮑知縣道只可惜那個後生不曾曉得他的姓名鐵公子道已問知了就是這李自取的外甥叫做宣銀鮑知縣聽了就叫帶進那老兒與婦人來因罵道你這老奴才這大年紀不知死活却娶這樣後生婦人作妾已不該了又不知防嫌讓他跟人逃走却冤賴路人拐帶當得何罪李太公道小老兒不是冤他小的的妾不見了却跟了他同走許多人公同捉獲昨夜到鎮况妾口中又已供明是他怎為冤他鮑知縣又罵道你這該死的老奴才自家的外甥宣銀與這婦人久已通姦昨日乘空逃走撞見這鐵相公替你捉回人來你不知感激怎到恩將仇報麼李太公聽見縣尊說宣銀來方醒悟道原來是這小賊種拐他怪道日日走來油嘴滑舌的哄我因連連磕頭道不消說了老爺真是神明鮑知縣就要出簽去拿宣銀李太公又連連磕頭求道本該求老爺拿他來正法但他的父親已死小的女兒寡居止他一人求老爺開恩小的以後只不容他上門便了鮑知縣又要將桃枝移起來李太公不好開口虧得鐵公子解勸道這個桃枝是老兒的性命宣銀既不究這桃枝也饒了他罷鮑知縣道這樣不良之婦敗壞風俗就移死也不為過既鐵相公說造化了他赶出去罷不便究了李太公與桃枝忙磕頭謝了出

去鎮守又進來再三請罪鮑知縣也訴說了幾句打發去了然後對鐵公子道昨日要留台兄小酌因台兄前疑未釋執意要行我學生心甚歉然今幸這些鄉人代弟留駕又得相逢不識台兄肯忘情快飲以暢高懷否鐵公子道昨因前之成心未化故悻悻欲去今蒙老先生高誼如雲柔情似水使我鐵中玉有如飲醇莫說款留難揮之斥之亦不忍去矣鮑知縣聽了大喜因分付備酒候慶賀過道尊回來痛飲正是

模糊世事修多變

直至交情久自深

若問老天顛倒意

大都假此煉人心

話說鮑知縣賀過道尊出來就在寓處設酒與鐵公子對飲前回雖也曾請過不過是客套應酬不甚浹洽這番已成了知己你一杯我一杯頗覺欣然二人吃到半醉之際無所不言言到水小姐鮑知縣再三勸勉該成此親鐵公子道知己相對怎敢違心謊言我學生初在公堂看見水小姐亭亭似玉灼灼如花雖在憤激之時而私心幾不能自持及至長壽院住下雖說偶然相見過而不留然寸心中實是未能忘情就是這一場大病起於飲食不慎却也因神魂恍惚所致不期病到昏潰之時蒙彼移去調治細想他殷勤周至之意上不啻父母下無此子孫又且一舉一動有情有禮遂令人將一腔愛慕之私變而為感激之誠故至今不敢復萌一苟且之念設有言及婚姻二字者直覺心震骨驚宛若負褻瀆之罪於神明故老先生言一番而今學生身心一番不安也非敢故作矯情以博名高鮑知縣聽了嘆息道據台兄說來這水小姐直凜若神明之不敢犯矣自我學生論來除非這水小姐今生不嫁人便可也若他父親回時畢竟還要行人倫婚姻之禮則舍台兄這樣豪傑避嫌而不嫁却別選良緣豈不更親神明乎台兄與水小姐君子也此正在感恩誠敬之時自不及此我學生目擊你二人義俠如是若不成全則是見義不為也鐵公

子道在老先生或別有妙處在我學生只覺惕然不敢二人談論快心直吃到酩酊方住就同在寓處宿了次日鮑知縣有公事要回縣銖公子也要行就忙忙作別臨別時鮑知縣取了十二兩程儀相贈道我學生還有一言奉勸銖公子道願領大教鮑知縣道功名二字雖於直人品無加然當今之世紹續書香亦不可少與其無益而浪游何如拾青紫之芥此就榮名之為愈乎銖公子聽了欣然道謹領大教遂別了先行正是

子道水同炭

綢繆漆與膠

寸心聊一轉

道路已深遙

這邊鮑知縣回縣不題却說銖公子別過知縣依舊催了一匹驢子回去一路上思量道這鮑知縣初見時何等作惡到如今又是何等用情人能改過便限他不得又暗想道這水小姐若論他瘦弱如春柳之纖嫵媚若海棠之美便西子毛嬙也比他不過况聞他三番妙智幾乎將過公子氣死便是陳平六出奇計也不過如此就是倉猝遇難又能脇至縣庭既至縣庭又能侃侃談論謂無才辨識膽安能如此即我之受毒成病若非他具一雙明眼何能看破即使看破若無英雄之力量焉能移得我回去就是能移我回去若無水小姐這樣真心烈性義骨俠颯出於情入於禮義不墮入邪淫就是我臨出門因他叔子一言竟不別而行在他人必定惱了他偏打點盤纏殷勤相贈籌算明白不差毫髮者真要算做當今第一個女子也我想古來稱美婦人至於西施卓文君止矣然西施卓文君皆無貞節之行至於孟光無鹽流芳名教却又不過一醜婦人若水小姐真河洲之好逑宜君子之展轉反側以求之者也若求而得之真可謂享人間之禮矣但可惜我銖中玉雖來無福與他生同時又年相配又人品才調相同又彼此極相愛重偏偏的遇得不巧偏遇在患難之中公堂之上不媒妁而交言無禮儀而自接竟成了義俠豪舉去鐘鼓之樂

琴瑟之友大相懸絕矣若已成義俠而再議婚姻不幾此義俠而俱失乎我若啟口不獨他人譏誚即水小姐亦且薄視我矣烏乎可也今惟有拿定主意終做個感恩知己之人便兩心無愧也又想到他不獨持己精明就是為我游學避仇發的議論亦大有可想即勸我續箕裘世業不必踽踽涼涼以走天涯此數語真中我之病痛我銖中玉若不博得科名功名只以此義俠遊遊便只兩天下亦是浪子終為水小姐所笑矣我且回去趁着後年鄉會之期免完了父母教子之望然後做官不做官待我游俠豈不比今日與人爭長競短又高了一層主意定了遂一徑竟回大名府去正是

言過還在耳

事棄尚驚心

同一相思意

相思無此深

按下銖公子回家不題却說水小姐自從差水用送盤纏路費與銖公子去了半日未見回言心下又恐為奸人所算十分躊躇又等到日中水用方回來報說道銖相公此時方出城來惟銀子小包已交付銖相公與小舟收了水小姐道銖相公臨行可有甚言語分付水用道銖相公只說他與小姐陌路相逢欲言恩深難言欲言情又無情可言只叫我多多拜上小姐別後再不可以他為念就是了水小姐聽了默然不語因打發水用去了暗自想道他為我結仇身臨不測今幸安然而去也可完我一樁心事但只慮過公子與叔子水運相濟為惡不肯忘情未免要留一番心機相對却喜得水運傷觸了銖公子不辭而去自覺有幾分沒趣好幾日不走過來忽這一日笑欣欣走過來尋見水小姐說道賢姪女你知道一件奇事麼水小姐道姪女靜處聞中外面奇事如何得知水運道前日那個姓銖的我只道他是個好人還勸姪女嫁他早是你還有些主意不肯輕易聽從若是聽從了悞了你的終身却悞了你且猜那姓銖的是甚等樣人水

心小姐道他的家世姪女如何得知看他舉止行藏自是個義俠男兒水運聽了打跌道是個義俠男兒姪女一向最有眼力今日為何走了水心小姐道不是義俠男兒却是甚人水運道原來是個積年的拐子前日裝病住在這裏不知要打仗做甚伎倆還是姪女的大造化虧我言語來得失利他看見不是頭路下不得手故作悻悻而去誰知瓦罐不難損傷彼纔到東鎮上就弄出事來了水心小姐道弄出甚樣事來水運道東鎮上一個大戶人家有個愛妾不知他有甚手段人不知鬼不覺就拐了出來逃走不料那大戶人家養的閨漢甚多分頭一趕竟赶上捉住了先早打過半死方送到鎮守衙門他若知機識竅求求鎮守或者打幾下放了他也未可知誰料他蠢不過到此田地要充大頭鬼反把鎮守撞了幾句守鎮惱了竟將他解到道裡去了都說這一去拐帶情真一個徒罪是穩的了水心小姐道叔叔如何得知水運道前日鮑知縣去與道尊慶壽跟去的衙役那一個不看見紛紛亂傳我所以知道水心小姐聽了冷笑道莫說鐵公子做了拐子便是曾參真直殺人却也與我何干水運道可知道與你何干偶然是這等閒論人生面不熟實難看若要訪才還是知根識本的穩當水心小姐道若論起鐵公子之事與姪女無干也不該置辯但是叔叔說人生面不熟實難看此語似譏誚姪女眼力不好看錯了鐵公子叔叔若譏誚姪女看錯了他人姪女可以無辨但恐姪女看錯了鐵公子這鐵公子是個少年曾在縣尊公堂上以義俠解姪女之危姪女又曾以義俠接他來家養病救他之命若鐵公子果是個積年的拐子則鐵公子與姪女這番舉動不是義俠是私情矣且莫說鐵公子一生名節亦被叔叔醜詆盡矣安可無辨水運聽了道你說的話又好惱又好笑這姓鐵的與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毀謗他做甚麼他做拐子拐人家婦人你在閨中自不知道縣前跟班的那個不傳說怎麼

怪起我來姪女若要辨說是一時失眼錯看了他實實出於無心這還使得若說要辨他不是拐子只怕便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了水心小姐道若要辨正要辨鐵公子不是拐子是小人謗他方見姪女眼力不差若論姪女有心無心這又不必辨了水運道賢姪女也太執性一個拐子已有人看見的明明白白還有甚麼辨得水心小姐道叔叔說有人看見姪女莫說不看見就是聞也不曾聞之實實沒有辨處但姪女據理詳情這鐵公子決非拐子縱有這影響不是說傳定是其中別有緣故若說他真正是做拐子姪女情願將這兩隻眼睛挖出輸與叔叔水運道揚的甚麼大戶人家愛妾已有人送到守鎮守鎮又送了道尊的衙門去的諒非訛傳又且人賍現獲有甚緣故你到此田地還要替他爭人品真叫做溺愛不明了水心小姐道姪女此時辨來叔叔自然不信但叔叔也不必過於認真且再去細訪一訪便自明白水運道不訪也是個拐子再訪也是個拐子姪女執意要訪我就再訪訪也不差甚麼不過止差得半日工夫這也罷了但姪女既據理詳情就知他不是拐子且要請問姪女所據的是那一段理所詳的是那一種情水心小姐道情理二字最精最妙看破了便明明白白看不破便糊塗到底豈容易對着不知情理之人辨得明白叔叔既問又不敢不說姪女所據之理乃邪正之理大凡舉止言語得理之正者其人必不邪姪女看鐵公子在公堂至於私室身所行無非禮義口所言無非倫常非賦性得理之正者安能如此賦性既得理之正而謂其做邪人拐子此必無之事也姪女所詳之情大都情用於公者必不用於私姪女見鐵公子自相見至別去披髮櫻冠而往救者皆冷眼絕不論乎親疎履危犯難而不惜者皆熱腸何曾因乎愛惡非得情之公者必不能如此用情既公而謂其後拐子私事此又必無之事也故姪女看得明拿得定雖生不變者據叔叔說得千真萬實則是天地生人

之性情皆不靈矣則是聖賢之名教皆假設矣決不然矣且俗說耳聞是虛眼觀是實叔叔此時且不要過於取笑姪女請再去一訪如訪得的的確確果是拐子一毫不差那時再來取笑姪女却也未遲何以將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水運笑一笑道姪女既要討沒趣到底我便去訪箇確據來看姪女再有何說冰心小姐笑笑道叔叔莫要訪問沒趣不來了水運說罷就走了出來一路暗想道這了頭怎這樣拿得穩莫非真是這些人傳說差了我便到縣前再去訪問訪問遂一徑走到縣前見個熟衙役便問也有說果然見一個拐子同一婦人拴在那里是有的也有說那少年不是拐子的皆說得糊糊塗塗只得落後問着一個貼身的門子方纔知到詳細是李大戶誤認就是鉄公子拐他虧鮑太爺審出情由方得明白水運聽了因心下吃驚道這了頭真要算做奇女子了我已信得真真的他偏有膽氣咬釘嚼鉄便說沒有情願挖出眼睛與我打賭臨出門又說我只怕訪得沒趣不來了我起先那等譏誚他此時真正沒臉去見他躊躇了半晌因想道且去與過公子商量一商量再作區處因走到過公子家裏將前後之情說了一遍過公子道老大人不必太老實了如今的事死的還要說做活的沒的還要說做有的况這鉄生有這一番便添上幾句替他裝點裝點也不叫做全說謊了水運道誰怕說謊只是如今沒有誰說過公子道要說謊何難只消編他幾句歌兒說是人傳的拿去與他看便是一個證見有與無誰來對證水運道此計甚妙只是這歌兒叫誰編好過公子道除了我能學高才的過公子再看誰人會編水運道公子肯自編自然是絕妙了請編了寫出來過公子道編到不打緊只好念與我聽要寫却是寫不出水運道你且念與我聽了再處過公子因想了一想到

好笑鉄公子

假裝做公子

一口大帽子

滿身虛套子

充做老猷子

哄騙癡女子

看破了底子

原來是拐子

頸項縛繩子

屁股打板子

上近穿窬子

下類叫化子

這樣不肖子

辱沒了老子

可憐吳孟子

的的閨中子

誤將流氓子

認做魯男子

這樣裝幌子

其實苦惱子

最恨是眸子

奈何沒珠子

都是少年子

事急無君子

狗盜大樣子

雞奸小樣子

若要稱之子

早嫁過公子

過公子念完水運聽了拍掌大笑道編得妙編得妙只是結尾兩句大露象恐怕動疑去了罷過公子道任他動疑這兩句是要緊少不得的水運道不去也罷要寫出來拿與他看方象真的過公子道要寫也不難因叫一個識字的家人來口念着叫他寫出交與水運道老大人先拿去與他看且將他驕矜之氣挫一挫他肯了便罷倘畢竟裝模做樣目今山東新按院已點出了是我老父的門生等他到了任我也不去求親竟央他做個硬主婚說水侍郎無子將我贅了入去看他再有甚法躲避水運着驚道若是公子贅入去這分家私就是公子承受了我們空頂着水家族分名頭便都無想頭了公子莫若還是娶了來為便過郎笑道老大人也忒認真我入贅之說不過只要成親成親之後自然娶回我過家愁沒產業却肯貪你們的家私替水家做子孫水運聽了方歡喜道是我多疑了且等我拿這歌兒與他看看若是他看見氣倒了心動了我再將後面按院主婚之事與他說明便不怕他不肯了過公子聽了大喜道快去快來我專候佳音水運因拿了歌兒走回家去見冰心小姐只因這一見有分教金愈煉愈堅節愈操愈勵不知冰心小姐又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假認真參按院反令按院吃驚

詞 雷聲空大只有虛心人怕仰既無慚俯亦不愧安坐何驚何訝 向人行詐又誰知霹
曰 憲自當頭下到得斯時不思求加只思求罷 右調柳稍青

話說水運拿了過公子編誚鉄公子的歌兒竟走回來見冰心小姐說道我原不要去打聽還好替這姓鉄的藏拙姪女定要我去打聽却打聽出不好來了冰心小姐道有甚不好水運道我未去打聽雖傳聞說他是拐子尚在虛虛實實之間今打聽了回來現有確據將他的行頭都搬畫了莫說他出醜連我們因前此之一番都帶累的不好看冰心小姐道有甚確據水運道我走到縣前一看不知是甚好事之人竟將鉄公子做拐子之事編成做一篇歌句滿牆上都貼的是我恐你又不信只得揭了一張來與你看一看便知道這姓鉄的為人了因將歌句取出遞與冰心小姐冰心小姐接過手內打開一看不覺大笑道恭喜叔叔幾時讀起書來忽又能詩能文了水運道你叔叔瞞得別人怎瞞得我幾時又會做起詩文來冰心小姐道既不是叔叔做的定然就是過公子的大筆了水運跌跌脚道姪女莫要冤屈人過公子雖說是個才子却與你叔叔是一樣的學問莫說大筆便小筆也是拿不動的怎麼冤他冰心小姐道筆雖拿不動嘴都會水運道過公子與這姓鉄的有甚冤仇却勞心費力特特編這詩句謗他冰心小姐道過公子雖與鉄公子无仇不至於謗他然胸中還知道有個鉄公子別個人連鉄公子也未必認得為何到做詩歌謗他一發無味了姪女雖然是個閨中弱女這些俚言斷斷不能鼓動勸他不要枉費心機水運見冰心小姐說得透徹不敢再辨只說道這且擱過一邊只是還有一件事要通知姪女不可看做等閒冰心小姐道又有何事水運道也不是別事總是過公子屬意於你不能忘情近因府縣官小做不得主故暫時擱起昨聞得新點的按院叫做馮瀛就是過學士最相好的門生過公

子只候他下馬就要託他主婚強贅了人來你父親又在邊庭沒個消息我又是個白衣人你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家如何敵得他過冰心小姐道御史代天巡狩是為一方申冤理枉若受師命強要主婚亂倫則不是代天巡行乃是代天作惡了朝廷三尺法凜凜然誰敢犯之叔父但請放心姪女斷然不懼水運笑道今日在叔子面前說大話自然不懼只怕到了御史面前威嚴之下那時動起刑來只怕又要畏懼了冰心小姐道雖說刑罰濫則君子懼然未嘗因其懼而遂不為君子既為君子自有立身行己的大節義莫說御史便見天子也不肯辱身叔叔何苦畏却小人勢利中弄心術水運道勢利二字任古今英雄豪傑也跳不出何獨加之小人我就認做勢利小人只怕還是勢利的小人討些便宜冰心小姐笑道既是勢利討便宜且請問叔叔討得便宜安在水運道賢姪女莫要笑我做叔子的勢利了半生雖不曾討得便宜却也不曾吃虧只怕賢姪女不勢利就要吃虧哩到其間莫要怪做叔子的不與你先說冰心小姐道古語說得好夏蟲不可言冰蟥蝥不知春秋各人冷暖各人自知叔叔請自為便姪女便知有禮義名節不知有禍福不須叔叔代為過慮水運見冰心小姐說得斬釘截鉄知道勸化不動便轉洋洋說道我下此苦口是好意姪女不聽我甚着急因走了出來心下暗想道毀謗鉄公子是拐子他偏不信我把御史嚇他他也不怕真也沒法如今哥哥又充軍去了歸家無日難道這分家私與他一個女兒佔住罷了若果按院到了必須挑動過公子真真與起訟來將他弄得七顛八倒那時應了我的言語我方好於中取事因復走來見過公子說道我這個姪女兒真也可惡他一見了詩歌就曉得是公子編成的決然不信是真講到後面我將按院主婚入贅唬他他到說得好他說按院若是個正人目不為他們做鷹犬若是個沒氣力之人既肯為學士的公子做使主婚見了我侍

郎小姐事承選沒工夫又安敢作惡你與過姐夫說叫他将這點妄想心打斷了罷你到氣得他過麼過公子聽了大怒道他既是這等說此時也不必講且等老馮來時先通一信看他還是護我將拜相學士老師的公子還是護你充軍侍郎的小姐水運道公子若是丟得開便不消受此這寡氣親家來往上他說了寡嘴罷了若是畢竟放他不下除非等按院來下一個毒手将他拿縛得定定就便任他乖巧也只得從順若只這等與他口鬪他如何就肯過公子道老大人且請回只候新按院到了便見手段二人算計定了遂別去果然過了兩月新按院馮瀛到了過公子就出境遠遠相迎及到任行香後又備盛禮恭賀按院政事稍暇就沽酒相請馮按院因他是座師的公子只得來赴席飲到淡洽時馮按院見過公意甚殷勤因說道本院初到尚未及分俸轉過承世兄厚愛世兄若有所教自然領諾過公子道老恩台大人風威霜厲遠邇肅然治晚生怎敢以私相干只有一件切己之事要求恩台大人作主馮按院問道世兄有甚切己之事過公子道家大人一身許國不違治家故治晚生至今尚草草衣裯未受桃天正室馮按院聽了驚訝道這又奇了難道聘也未聘過公子道止為聘了如今在此悔賴馮按院笑道這也奇了以老師台門鼎望赫赫巖巖又且世兄青年英俊誰不愿結絲羅這聘的是甚麼人家反要賴過公子道就是兵部水侍郎的小姐馮按院道這是水居一了他今已讀成邊庭家中更有何人作主便要悔賴過公子道他家令堂已故了並無別人便是小姐自己作主馮按院道他一女子如何悔賴想是前起聘定他不知道過公子道前起聘定即使未知治晚生又自央人為媒行過大禮到他家去他俱收了難道也不知道及到臨娶便千難萬阻百般悔賴馮按院道既是這等世兄何不與府縣說明叫他撮合過公子道也曾煩府縣周旋他看得府縣甚輕竟藐視不理故萬不得已敢

求老恩台大人鐵面之威為治晚生少平其閨閣驕橫之氣使治晚生得成秦晉之好則感老恩台大人之佳意不淺矣至於其他萬萬不敢再瀆馮按院道此乃美事本院當與世兄成全但恐媒妁不足重或行聘收不明白說得未定一時突然去娶就不便了過公子道媒妁就是鮑父母行聘也是鮑父母去的聘禮到他家他父親在任上就是他親叔子水運代受的人人皆知怎敢誑瀆老恩台大人馮按院道既有知縣為媒又行過聘禮這就無說了本院明日就發牌批准去娶過公子道娶來恐他不肯上轎又有他變但求批准治晚生去入贅他就辭不得了馮按院點頭應承歡歡喜喜飲了幾杯方纔別去過了一兩日馮按院果然發下一張牌到應縣來牌上寫着

察院示照得婚姻乃人倫風化之首不可違時據稱過學士公子過生員與水侍郎小姐水氏久已結秦晉係該縣為媒敦行大禮姻既已訂理宜完娶但念水官遠任入贅為宜仰該縣傳諭二姓即擇日期速成嘉禮毋使標梅逾期以傷桃夭雅化限一月成婚繳如遲取罪未便

鮑知縣接了牌細細看明知是過公子倚着按院是門生弄的手脚欲要稟明又恐過公子怪他欲不稟明又怕按院偏護將水小姐看輕弄出事來轉怪他不早說只得暗暗申了一角文書上去稟道

本縣為媒行聘雖實有之然皆過生員與水氏之叔水運所為而水氏似無許可之意故至今未成茲奉

憲委傳諭理合奉行但慮水氏心貞志烈且變端百出本縣往諭恐恃官女驕矜不遜有傷

憲體特此稟明伏乞察照施行

馮按院見了大怒道我一個按院之威難道就不能行於一女子因又發一牌與鮑知縣道
察院又示照得水氏既無許可則前日該縣為誰為媒行聘不自相矛盾乎宜速往諭且水
氏乃罪官之女安敢驕矜倘有不遜即拿赴院判問定罪毋違

鮑知縣又接了第二張憲牌見詞語甚厲便顧不得是非曲直只得打執事先見過公子傳諭按
君之意過公子滿心歡喜不消說到然後到水侍郎家裏到門下竟自走進大廳來叫家人傳話
說本縣鮑太爺奉馮按院老爺憲委有事要見小姐家人入去報知水心小姐就心知是前日說
的話發作了因帶了兩個侍婢走到廳後垂簾下立着叫家人傳稟道家小姐已在簾內聽命不
知馮按院老爺有何事故求老爺分付鮑知縣因對着簾內說道也非別事原是過公子要求小
姐姻事一向托本縣為媒行聘只因小姐不從故此擱起今新來的按臺馮老大人是過學士門
生故過公子去求他主婚也不深知就里因發下一張牌到本縣命本縣傳諭二姓速擇吉成
親以敦風化限在一月內繳牌故本縣只得奉行這已傳諭過公子過公子喜之不勝故本縣又
來傳諭小姐乞小姐稟遵憲命早早打點水心小姐隔簾答應道婚姻嘉禮豈敢固辭但無父母
難以自專尚望父母大人代為一請鮑知縣道本縣初奉命時已先申文代小姐稟過不意按台
又倒下一牌連本縣俱加督責詞語甚厲故不敢不來諭知小姐或從或不從小小姐當熟思行之
本縣也不敢相強水心小姐道按院牌上有何厲語求賜一觀鮑知縣遂叫禮房取出二牌交與
家人侍妾傳入水心小姐細細看了因說道賤妾苦辭過府之姻非有所擇也只因家大人遠成
若自專主異日家大人歸時責妾妄行則無以謝過今按君既有此二牌治罪赫赫炎炎雖強暴

不敢違况賤妾弱女焉敢上抗則從之不為私舉矣但恐絲羅結後此二牌繳去或按院任滿復
命將何為據不幾仍妄自主乎敢乞父母大人稟過按君留此二牌為後驗則可明今日妾之迫
於勢是公而非私矣鮑知縣道小姐所慮甚遠容本縣再申文稟過按君自有定奪二牌且權留
小姐處說罷就起身回縣心下暗想道這水小姐我還打帳始終成全了鉄公子做一椿義舉且
他前番在過公子面上不肯萬不肯念今日但留牌票便容易肯了此真不可解到底
按院勢力大水小姐既已應承却無可如何只得依他所說做了一張文書申到按院馮按院看
了大笑道前日鮑知縣說此女性烈怎見我牌票便不烈了因批回道

據稟稱水氏以未奉親命不敢專主請留牌以自表誠孝義可嘉但芳時不可失宜速合
以成雅化即留前二牌為據可也

鮑知縣見按君批准隨又親來報知小姐臨出門又叮囑道今日按台批允則此事非過公子之
事乃按台之事了却游移改口不得小姐須急急打點候過公子擇了吉期再來通報水心小姐
道事在按君賤妾怎敢改口但恐按君想過意來轉要改口鮑知縣道按台連出二牌成全此事
他怎到反要改口水心小姐道這也定不得但按君既不改口賤妾雖欲改口亦不能矣鮑知縣
叮囑明白因辭了出來又去報知過公子叫他選擇吉期以便合卺過公子見說水心小姐應承
喜不自勝忙忙打點不題正是

莫認桃夭便好述

須知和應始睚鳩

世間多少河洲鳥

不是鴛鴦不並頭

却說馮按院見水小姐婚事虧他勢力促成使過公子感激也自歡喜又過了數日馮按院正開
門放告忽擁擠了一二百人入來俱手執詞狀伏在丹墀之下馮按院分付收了詞狀發放出去

聽候掛牌眾人便都一擁去盡獨剩下一個少年女子跪着不去左右吆喝出去只女子立起身轉走上數步仍復跪下口稱犯女有犯上之罪不敢逃死請先畢命於此以申國法以彰憲體因在袖中取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拿在手裏就要自刺馮按院在公座上突然看見着了一驚忙叫人止住問道你是誰家女子有甚冤情可細細訴明本院替你申理不必性急那女子因說道犯女乃前任兵部侍郎今遣戍罪臣水居一之女水氏今年一十七歲不幸慈母早亡嚴親遠戍焚燬小女靜守閨中正茹荼飲泣之時豈敢議及婚姻不意奸人過其祖百計營謀前施毒手幾柔弱不能保守今倚着師生勢焰復逞狼心欲使無瑕白璧痛遭點污泣思家嚴雖謫猶係大夫之後犯女雖微尚屬閨閣之餘禮義所出名教攸關焉肯上無父母之命下無媒妁之言而畏強暴之威以致失身喪節然昔之強暴強橫不過探丸劫奪之雄尚可却避自全今竟假朝廷恩寵御史威權公然牌催票勒置禮義名教如弁髦一時聲勢赫赫使閨中弱女魂飛膽碎設欲從正守貞勢必人亡家破然一死事小辱身罪大萬不得已於某年某月某日瀝血明寃遣家奴走闕下擊登聞上陳便着了忙又見他舉刀欲刺急分付一個小門子下來搶住因說道此事竟有許多原故故本院如何得知且問你前日厯城縣鮑知縣稟稱是他為媒行聘你怎麼說下無媒妁之言冰心小姐道鮑父母所為之媒所行之聘乃是犯女叔父水運之女今已娶去為室久矣豈有一媒一聘娶二女之理馮按院道原來已娶過一個了既是這等說你就該具詞來稟明了怎麼就輕易上本冰心小姐道若犯女具詞可以稟明則大人之憲牌不應早出據過子之言而

專行矣若不上本則沉寃何由而白馮按院道婚姻田土乃有司事怎敢擅瀆朝廷莫非你本上別捏虛詞明日行下來畢竟罪何所歸冰心小姐道怎敢虛詞現有副本在此敢求雷覽因在懷中取出呈上馮按院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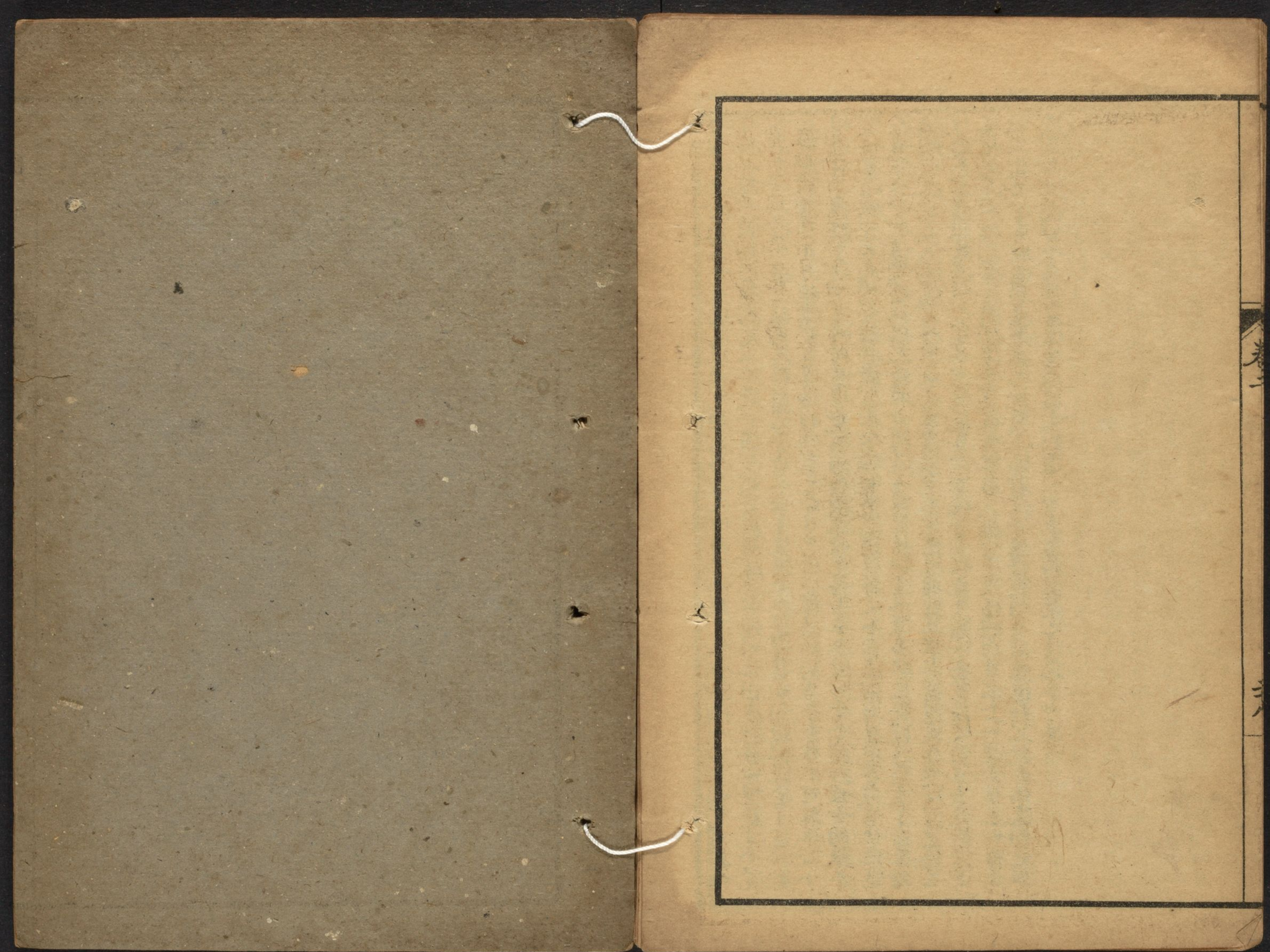
原任兵部侍郎即今遣戍罪臣水居一犯女水冰心謹奏為按臣諂師媚權虎牌狼吏強逼大臣幼女無媒苟合大傷風化事竊維朝廷政治名教為尊男女人倫婚姻托約往來說合必憑媒妁之言可否從違一聽父母之命即媒妁成言父母有命亦必需大禮行聘三星照室方迎之子于歸從未聞男父在朝未有遣媒之舉女父戍邊全無允諾之辭而按臣入境一事未舉先即連遣虎牌立勒犯女無媒苟合欲圖諂師媚權以報私恩如馮瀛者也犯女柔弱何能上抗計惟有剷頸憲墀以全名節但恐寃沉莫雪怨鬱之氣蒸為災異以傷聖化故特遣家奴水用蹈萬死擊登聞鼓上聞伏望皇仁垂憐凌虐威逼慘死之苦勅戒按臣小有公道則犯女雖死而情同犯女者或可少偷生於萬一矣臨奏不勝幽明感憤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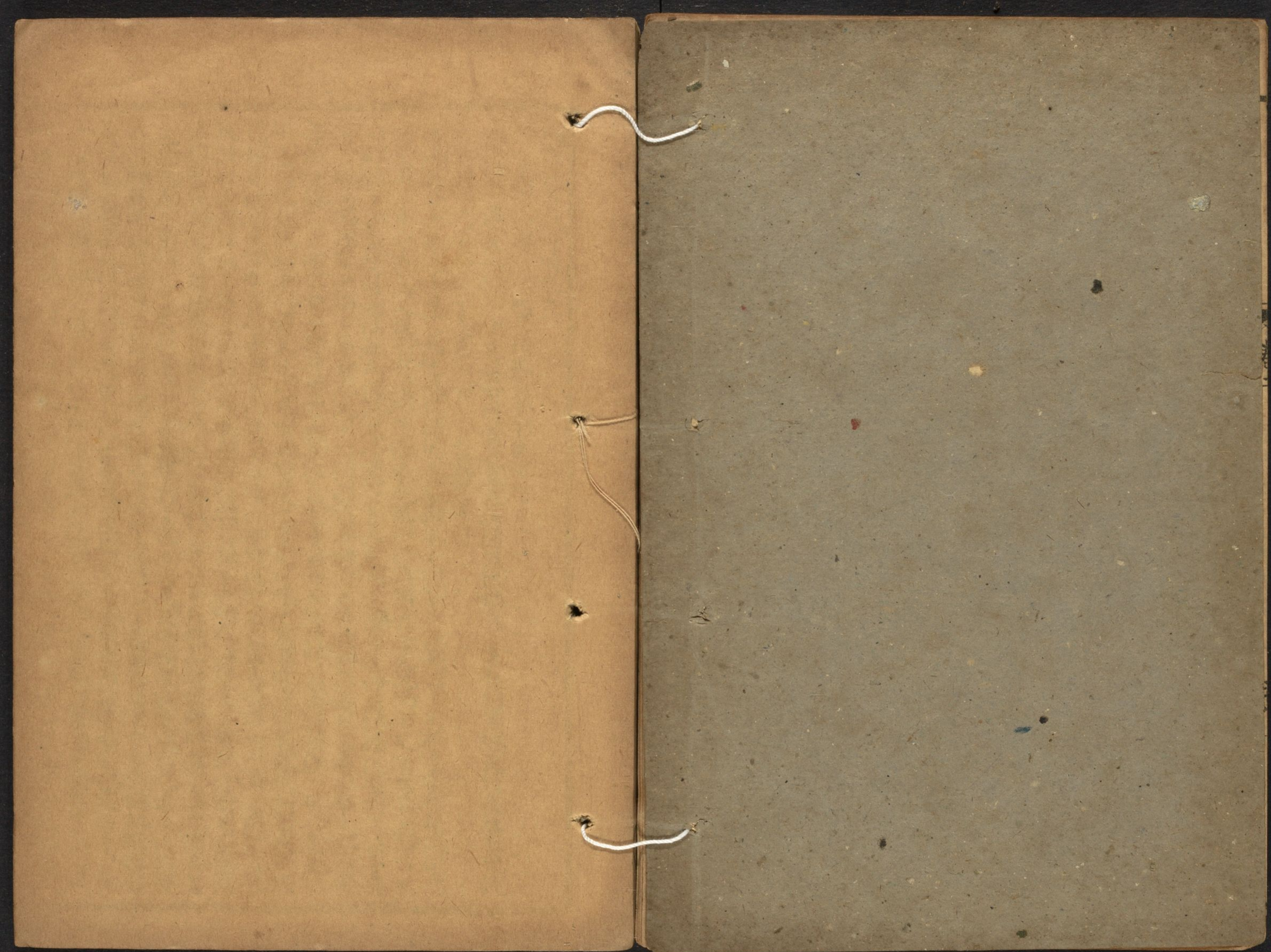
馮按院纔看得中一句諂師媚權早驚出一身冷汗再細細看去忽不覺滿身都燥起來急看完又不覺勃然大怒欲要發作又見他在立持利刃悻悻之聲只要刺死倘刺死了一發沒解再四躊躇只得將一腔惡意按納下去轉將好言勸諭道本院初至一時不明被過公子蒙蔽只道婚姻有約故諂諂促成原是好意不知全無父母之命到是本院差了小姐請回安心靜處本院就有告示禁約土惡強婚但所上的本章還須趕轉不要猖揚為妙冰心小姐道既大人寬宥犯女焉敢多求但已遣家奴長行三日矣馮按院道三日無妨因立刻差了一個能幹舍人問了冰小姐差人的姓名形狀發了火牌限他星夜趕回立刻去了然後冰小姐謝出來悄悄上了一

乘小轎回家莫說過公子與水運全然不曉就是鮑知縣一時也還不知過公子還高高興興擇了一個好日子通知水運水運因走過來說道姪女恭喜過公子入贅有了吉日了冰心小姐笑一笑道叔叔可知這個吉期還是今世還是來生水運道賢姪女莫要取笑做叔叔的便與你取笑兩句也還罷了按院代天巡狩掌生殺之權只怕是取笑不得的哩冰心小姐道叔叔猶父也姪女安敢取笑笑今日的按院與往日的按院不同便取笑他不妨水運道既是取笑他不妨前日他兩張牌到下來就該取笑他一場為何又收了他的冰心小姐道收了他牌票焉知不是取笑正說不了只見家人進來說道按院老爺差人在外面送了一張告示來要見小姐冰心小姐故意沉吟道是甚告示送來水運道料無他故不過催你早早做親待我先出去看看若沒甚要緊你就不消出來了冰心小姐道如此甚好水運因走了出來與差相見過就問道馮老爺又有何事勞尊兄下顧莫不是催結花燭差人道到不是催結花燭老爺分付說老爺因初下馬公勞煩多未及細察昨纔訪知水老爺公出在外水小姐尚係弱女獨自守家從未受聘恐有強暴之徒妄思媒娶特送一張告示在此禁約地方因叫跟的人將一張告示遞與水運水運接在手中心中吃了一驚暗想道這是那里說起心下雖如此想口中却說不出只得請差人坐下便拿了進來與冰心小姐看道按院送這張告示來不知為甚你可念一遍與我聽冰心小姐因展開細細念道

按院示照得原任兵部侍郎水宦京官正事被遣邊庭尚有弱女未經受聘守貞於家殊屬孤危仰該府該縣時加存恤如有強暴之徒非禮相干着地方並家屬即時赴院稟明立拿究治不貸

冰心小姐念完笑一笑道這樣嚇鬼的東西要他何用但他既送來要算他一團美意怎可拂他因取二兩一個大包封送差人二錢一個小封賞跟隨遞與水運叫他出來打發水運聽見念完竟呆了開不得口接了封兒只得出了送了差人去了復進來說道賢姪女到被你說着了這按院真曲折不同前日出那樣緊急催婚的牌票怎今日忽出這樣禁約的告示來殊不可解冰心小姐道有甚難解了初下馬時只道姪女柔弱易欺故硬主婚去奉承過公子今訪知姪女的辣手恐怕害他做官不成故又轉過臉來奉承姪女水運道哥哥又不在家你有甚麼手段害他這等怕你冰心小姐笑道叔叔此時不必問過兩日自然知道水運滿肚皮狐疑只得走了出來暗暗報知過公子說按院又發告示之事過公子不肯信道那有此事水運道我非哄你你急急去打聽是甚麼緣故過公子見水運說是真話方纔着急忙乘了轎子去見按院前日去見時任是事忙也邀入相見這日間退後堂只推有事不見過公子没法到次日又去一連去了三四日俱回不見心下焦燥道怎麼老馮也就變了他若這等薄情我明日寫信通知父親看他這御史做道且去與過公子商量再作區處因走到過公子家裏將前後之情說了一遍





第十一回

熱心腸放不下千里難赴

詞 謾道無關一片身心都被管急急奔時猶恐他嫖緩 豈有拘攣總是情長短非兜攬

曰 此中冷煖舍我其誰管

右調點絳唇

話說過公子見馮按院不為他催親轉出告示與水小姐禁止謀娶心上不服連連來見馮御史只是不見十分着急又摸不着頭路只得來見鮑知縣訪問消息就說馮御史反出告示知事鮑知縣聽了也自驚訝道這是為何因沉吟道一定是水小姐弄甚神通將按院壓倒過公子道他父親又不在家一個少年女子又不出閨門有甚神通弄得鮑知縣道兄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閒他雖是一個小女子却有千古大英雄之志量前日本縣持牌票去說時他一口不違就都依了我就疑他胸中別有主見後來我去回覆他曾又叮囑他莫要改口他就說我到不改口只怕按君到要改口今日按臺果然改口豈非他弄的神通賢契到該去按君衙門前訪問定有緣故過公子只得別了縣尊仍到按院衙門前打聽若論水小姐在按院堂上有此一番舉動衙役皆知就該訪出只因按臺怕出醜分付不得張揚故過公子打聽不出悶悶的過了二十餘日忽見按院大人來請只道有好意慌忙去見他到了後堂相見過馮按院就先開口說道本院為世兄因初到不知就裡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過公子道以烏臺之重成治下一女子婚姻縱有些差池恐也無甚大禍為何老恩台大人出乎反乎馮按院道本院也只認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故行牌彈壓他使他俯首聽命不敢強辭誰知道水小姐為人甚是利害竟是個大才大智之人牌到時畧不動聲色但滿口應承却悄悄自做了一道本暗暗差一個家奴進京去擊登聞鼓

卷三
參劾本院你道利害不利害過公子聽了吃驚道他一個少年女子難道這等大膽只怕還是慌說以求苟免且請問老恩臺大人何以得知馮按院道他參劾本院還不為大膽他偏有膽氣親自送到本來與本院看過公子道老恩臺大人就該扯碎他的本章懲治他個盡情他自然不敢了馮按院道他妙在將正本先遣人進京二日然後來見本院本院欲要重處他他的正本已去了倘明日日本准時朝廷要人却將奈何不獨本院處治他却轉手持利刃欲以自刺將死來快制本院過公子道就是他的本上了老恩臺大人辦一本未必就辦他不過馮按院道世兄不曾見他的本章他竟將本院參劾了竟無從辦去倘此本若是准了他的不獨本院有罪連世兄與老師都却有些不便故本院不得已只得出告示安慰他方說出家奴姓名形狀許我差人星夜趕回前日兄累累賜顧本院不敢接見者恐怕本趕不回耳目昭彰愈加談論今幸本趕回了故特請世兄來看方知本院不是出乎反乎益不得已也因取了水小姐的本章送與過公子看過公子看了雖不深知其情然看見誦師媚權等語也自覺寒心道這了頭怎無忌憚至此真也寔可惡難道就是這等罷了其實氣他不過又其寔放他不過還望老恩臺大人看家父之面為治晚生另作一斧柯之想馮按院道世兄若說別事無不領教至於水小姐只段姻緣說來也有些不合本院勸世兄到不如冷了這個念頭罷只管勉強去求恐怕終要弄出事來我看這女子舉動真測不是一個好惹的過公子見按院推辭無可奈何只得辭了出來心不甘服因尋心腹成奇與他商量遂將他的本章大意念與他聽道這了頭告誦師媚權連父親也參在裡面你道惡也不惡成奇道他本章雖惡然推他苦死推托之懷却不是嫌公子無才無貌但只見男女皆無父命若論婚姻正禮他也說得不差我想這段姻緣決難強求公子若必要成就除非乘他此時

父親賤謫老翁又不日拜相速起人進京與老翁說知此情求老翁做主遣人到成所去求親你想那水侍郎在此落難之時無有不從倘他父親從了便不怕他飛上天去過公子聽了總大喜道有理有理現一條大路不走却怎走小路如今就寫家書去與父親說但是書中寫不盡這些委曲家裡這些人又都没用必得兄為我走一遭在老父面前見景生情撮合成了方妙成奇道公子喜事既委命於我安敢辭勞就去過公子大喜道得兄此去吾事濟矣因懇懇切切寫了一封家書與父親又取出盤纏叫一個老人家同成奇進京去了正是

滿樹尋花不見花

誰知春在隣家好

又從樹底覓根芽

蝶悶蜂忙總是差

按下成奇與家人進京去求親不題却說鐵公子自山東歸到大名府家裡時時佩服小姐之恩將俠烈之氣漸次消除了只以讀書求取功名為念一日在邸報上看見父親鐵都院有本告病不知是何緣故心下着急又帶着小丹騎了匹馬忙忙進京去探望將到京師忽見一人騎着一匹驢子在前面走鐵公子馬快趕過他的驢子因回頭一看却認得是水家的家人水用因着驚問道你是水管家耶為何到此水用抬頭看見是鐵公子慌忙跳下驢來說道正要來見鐵相公鐵公子聽了驚訝道你要來見我做甚口得也勒住馬跳了下來又問道你來端的是為老翁的事還是為小姐的事水運道是為小姐的事鐵公子又喚一驚道小姐又為甚事莫非還是過公子作惡水用道正為過公子作惡這遭作得更惡所以家小姐急了叫我進京擊鼓上本又恐怕我沒用故叫我尋見相公要求指點指點鐵公子道上本容易且問你過公子怎生作惡就至於上本水用道前番是過公子自家謀為識見淺短故小姐隨機應變俱撞壞過了誰知新來

的按院是過老爺的門生犯為他出力竟倒下二張憲牌到縣裡來勒逼着一月成親如何拘得他過家小姐故不得已方纔寫了一道本章奏他叫我來尋相公指引今日造化恰好撞着須求鐵相公作速領小的去上要使用的小人俱帶有在此鐵公子聽了不覺大怒道那個御史敢如此胡為水用道按院姓馮鐵公子道定然是馮瀛這賊壞了小姐既有本自然奈他得痛快這不打緊也不消擊鼓我送到通政司央他登時進上候批下來等我再央禮科抄幾道看這賊壞的官可做得穩水用道若得鐵相公如此用情自然好了鐵公子說罷因跨上馬道路上說話即便我的馬快先去你可隨後趕到都察院私衙裡來我叫小丹在衙前接你水用答應了鐵公子就將馬加一鞭就似飛的去了不多時到了私衙原來鐵御史告病不准門前依舊執執開關鐵公子忙進衙拜見了父母知道是朝廷有大議要都察院主張例該告病辭免沒甚大事故放了心就分付小丹在衙前等候水用直等到晚并不見來鐵公子猜想道水小姐既分付他把我上本怎麼不來莫非他驢子慢到得遲尋下處歇了明早必來見我到了次早又叫小丹到衙前守候直到午後也不見來鐵公子疑惑道莫非他又遇着有力量的熟人替他上了故不來此見我只得差了一個能事的承差叫他去通政司訪問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人上本承差訪問了來回覆道并没有鐵公子委決不下又叫人到午門外打聽今日可有人擊鼓上本又回道沒有鐵公子一發動疑暗暗思忖道他分明說要央我上本為何竟不見來莫非他行事張揚被按院耳目心腹聽知將他暗害了或者是一時得了暴病睡倒了一霎時就有十思百想再也想不到是水用將到城門忽被馮按院的承差趕了轉去又叫人到各處去我尋一連尋了三五日並無踪影鐵公子着了急暗想道水小姐此事若是上本准了倒下處去便不怕按君了今本又不

上按君威勢他一個女子任是能幹如何拘得他過况他父親又被貶謫歷城一縣都是奉承過公子的除了我不去救他再有誰人肯為他出力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水小姐於我鐵中玉可謂知己之出類拔萃者矣我若不知猶可謝責今明明已知而不去助他一臂是鬚眉男子不及一紅顏女子不幾負知己乎主意定了即辭了父母只說仍回家讀書却悄悄連馬也不騎但催了一匹驢子騎着仍只帶了小舟星夜到山東歷城縣來要為水小姐出力一路上思量道若論賊塊如此作惡就該打上堂去辱他一番與他個沒體面纔覺場意只他是個代天巡狩的御史我若如此他上一本說我凌辱欽差他到轉有詞了那時就到御前折辯他的理短我的理長雖也不怕他但我見水小姐折服強暴往往不動聲色我若動起相來他未免又要笑我是無氣用盡的了莫若先去見水小姐只將馮按院的兩張勒婚虎牌拿了進京叫父親上本奈他誦高權逼勒大臣幼女無媒苟合看他怎生解救正是

藜心雖一片 中有萬千思 不到相安處 徬徨無已時

鐵公子主意定了遂在路不敢少停不數日就趕到歷城縣尋一個下處安放了行李叫小丹看守遂自走到水侍郎家裡來到了門前却靜悄悄不見一人出來只得走進大門來也不見一人出入只得又走進二門來雖也不見有人出入却見門傍有一張告示掛在壁上近前一看却是按院馮出的心下想道這賊壞既連出二牌限日成婚怎又告示催逼正好拿他的去做一個指寔一邊想一邊看去却原來不是將婚到是禁人強娶的看完了心下又驚又喜道這却令人不解前日水用明明對我說按院連出二牌催婚故水小姐事急上本為何今日轉挂着禁強娶的告示在此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賄賂故反過臉來再不然或是水侍郎復了官故不敢妄為再

想不出欲要進去問明又想道他一個寡女我又非親非故若被他遭了強娶患難我進去問聲還不妨他如今門上貼着這樣平平安安的告示我若進去訪問便涉假公濟私之嫌了這又斷乎不可且到外面去訪探或者有人知道也未可知因走了出來不期剛走出大門忽撞見水運在門前走過彼此看見俱各認得只得上前施禮水運暗想道他向日悻悻而去今日為何又來想是也着了魔因問道鐵先生幾時來的曾見過舍姪女麼鐵公子道學生今日纔來並不敢驚動令姪女水運道既不見舍姪女又為何到此鐵公子道學生在京曾聞得馮按院擅作威逼連出二牌限一月要逼令姪女出嫁因思女子之嫁父命之關御史何事私心竊為不平故不遠千里而來欲為令姪女少助一臂適在門內見馮按君有示禁人強娶此乃居官善政乃知是在京之傳聞者誤也故決然而反耳水運聽了大笑道鐵先生可謂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矣雖屬高義也只覺舉動太輕了此話便是這等說然既已遠遠到此還須畧畧少待待學生說與舍姪女使他們知感出來再拜謝拜謝方不負此一番跋涉鐵公子道學生之來原不全是為人不過要平自心之不平耳自心之不平已平又何必人之知感又何必人之拜謝說罷將手一舉道老丈請了竟揚揚而去水運還要與他說話見他竟一拱而別心下十分不快因想道這小畜生怎還是這等無狀怎生要擺佈他一場方暢快想了半晌並無計策因又想道還須與過公子去商量方好因先叫了一個小廝悄悄趕上鐵公子跟了去打聽他的下處然後一徑走來尋見過公子將撞鐵公子的事情細說了一遍過公子聽罷跌足道這畜生又想要來奪我的婚姻了殊可痛恨我寔寔饒他不過拚着費此情面要與他做一場水運道這一場却怎生與他做過公子道明日尋見他借些事故與他私鬧一番然後將他告在馮按院處不怕老馮不應允水運搖

頭道此計不妙我聞得這姓鐵的父親做都察院我想都察院是按院的堂官這馮按院就十分要為公子却也不可難為堂官的兒子過公子聽了喫驚道是呀我到不曾想着此却如之奈何水運道我想起來如今也不必動大干戈只小耍他一場先弄得他顛三倒四再打得他頭破血出却又沒處叫屈便也設的了過公子道得能如此方能少出我氣且問計將安出水運道這姓鐵的雖然嘴硬然年紀小小的我窺他來意未必不專致在我姪女兒身上方纔被我撞破了沒奈何只得說這話好看話免遮掩掩我想他心上不知怎生樣思量一見哩公子如今莫若將計就計叫一個童子去請他只說是水小姐差來的說今早知他到門恐人多不便出來相見約他今晚定更時在後花園門口一會有要緊的話說那姓鐵的便是神仙也猜不出是假的等他們來時公子却悄悄伏下幾個好漢打得他頭青眼腫却到那里去訴苦你道此計好不好過公子聽了喜得滿臉都是笑因贊道好妙計百發百中且打他一頓報個信與他使他知歷城縣豪傑是惹不得的叫出一個乖巧會說的童子來好訴說的言語細細分付明白叫他如此如此那童子果然乖巧一一領會分付完恰好水運叫去打探下處的小廝也來了因叫他引領到鐵公子下處來此時鐵公子因馮按院出告示的緣故不知其詳放心不下遂走到縣前要見鮑知縣問個明白不料鮑知縣有公務出門不在縣中只得仍倒走回來水家小廝看見忙指與童子道這走來的正是鐵公子童子認得了却讓鐵公子走進下處他即隨後跟了進來低低叫一聲鐵相公又到那裡去來小廝候久了鐵公子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因問道你是誰家的候我做甚麼那童子不說話先舉眼四下一看見沒有人方走近鐵公子身邊低低說道小的是水小姐差來的鐵公子驚疑道水小姐他家有大管家水用等為何不差來却怎叫你來

你且說差你來見我有甚話說童子道小姐要差水用來因說訴不便故差小的來小的的是小姐貼身伏侍的可以傳達心事鐵公子道有甚麼心事要你傳達小姐說早聞蒙鐵相公賜顧已有入看見要出來相會一來眾人屬目不便談心二來被人看見又要論是論非三來鐵相公又未曾扣門升堂差人留見又恐涉私非禮只得隱忍住了然感激鐵相公遠來一片好心必要當面一謝故悄悄差小的來見鐵相公鐵公子道你可回去對小姐說說我鐵挺生雖為小姐不平而來不過盡我之心却非要見小姐之面小姐縱有感我之心却無見我謝我之理益男女與朋友不同耳童子道小姐豈不知男女無相見之禮但說是前番已曾相見過今日鐵相公又為小姐遠遠而來反避嫌不見轉是矯情了欲令請相見又恐聞人說短論長要費分辨莫若請鐵相公定更時分悄悄到後花園門首去一會人不知鬼不覺寔為兩便望鐵相公不要爽約以負小姐之心鐵公子聽了勃然大怒道胡說這些話從那里說起莫非你家小姐喪心病狂麼童子道家小姐是一團美意怎麼鐵相公到惱起來鐵公子一頭怒一頭想道水小姐是禮法持身何等謹慎怎麼說此非禮之言難道相隔不久就變了兩截人此中定然有詐因一手將童子捉住又一手指着童子的臉要打道你這小奴才有多大本領怎敢將美人局來哄騙我鐵相公那水小姐乃當今的女中豪傑你怎敢造此邪穢之言來污他我鐵相公是一個較鉸錚錚的漢子你怎敢捏此淫蕩之言來誘我我想這些言語你一個小小孩子也造作不出定有人主使可寔說是誰家的小廝這些言語是誰教我的我便饒你你若半字含糊我就帶你到縣中叫縣主老爺將你這小奴才活活打死童子正說得有枝有葉忽被鐵公子一把捉牢只恨恨要打嚇得他魂都不在身上又見鐵公子將他隱情都先說破更加慌張初還強辯一兩句道我寔是水小姐差來的

這些話寔是在水小姐叫我說的後被鐵公子兜嘴兩個巴掌打慌了只得真說道我寔是過公子的童子這些話都是水老相公叫的寔寔不干小的之事求鐵相公饒了我罷鐵公子聽了方哈哈大笑道魑魅魍魎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倆因開了手放起小童道你既直說了饒你去罷你可對水家老奴才說我鐵相公是個烈丈夫水小姐是個奇女子所行所為非義即便宜小人所能得知叫他不要只管自討苦喫饒你去罷童子得脫了身那里還敢做聲因將袖子掩着臉一路跑了回去此時水運還同過公子坐着等信忽見童子垂頭喪氣走了回來不勝驚訝過公子忙問道你如何這等模樣童子因喫了苦看見家主不覺眼淚落下來了道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水運道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傳水小姐的說話他自然歡喜你怎到說我害你童子道水老相公你也忒將那鐵相公看輕了那鐵相公好不利害兩隻眼着人比相面的還看得准些一張嘴說話論事就像看見的一般小的纔走到面前說是水小姐差來的那鐵公子就有些疑心說道既是水小姐差來怎不差那大家人却叫你來小的說我是水小姐貼身伏侍的故差了我來那鐵公子早有幾分不信就放下面孔來問道差你來做甚小的一時沒交動只得將水老相公叫我去說水小姐約他後園相會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那鐵相公也忒性急等不得說完便大怒起來將小的一把捉住亂打道你是誰家的小奴才敢大膽將美人局來哄我鐵相公那水小姐是個閨中賢淑怎說此喪心病狂之言定是誰人詐騙若不寔說就要送小的到官去究治小的再三求饒他好不利害決定不放只等小的說出真情他方大笑幾聲饒了小的臨出門又罵水老相公作魑魅魍魎叫我傳水老相公不要去將虎鬚自討苦喫過公子與水運聽了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呆了半晌水運忽發恨道這小畜生怎如此可惡我斷乎放他不過過公子道你雖

放他不過却也奈何他不得水運道不打緊我還有一計偏要奈何他一場總罷只因這一計有分教孽造於人罪還自受不知水運更有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冷眼孔翻得轉一席成仇

詞 太子無知要將布鬚稱結契且引魚蝦上把蛟龍臂 及至傷情當面難迴避閑思議
曰 非他惡意是我尋愜氣 右調點絳唇

却說過公子聽見水運說又有甚算計可以奈何鐵公子因忙忙問道老丈又有甚妙計水運道也無甚妙算但想他既為舍姪女遠遠而來原要在舍姪女身上弄出他破綻來方纔童子假的他被他看破故作此矯態我於今攬撥我的姪女真使人去請他看他反作何狀便可奈何他了過公子聽了沉吟道此算頗好只是他的人正沒處通風莫要轉替他做了媒人便不妙了水運道媒人其寔是個媒人却又不是合親的媒人却是破親的媒人公子但請放心我只管妥貼因辭了回家來見冰心小姐道賢姪女你果然有些眼力我於今方服殺你冰心小姐道叔叔有甚服我水運道前日那個鐵相公人人都傳說是拐子賢姪女獨看定不是後來細細訪問方知果然不是拐子到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好人冰心小姐道這是已往之事叔叔為何又提起水運道因我今日撞見他感他有情有義故此又說起冰心小姐道叔叔偶然撞見那路上便知他有情義水運道我今日出門剛走到你門前忽撞見鐵公子在你門裏出來援想起他向日我為你婚姻只說得一句他就拂然變色而去今日復來疑他定懷不良之念因土前相見要捉他的破綻搶白他一場不期他竟是一個好人此來到是好意冰心小姐道叔叔怎知他來却是好意水運道我問他到此何幹他說在京中聽得人說馮按院連出二牌要逼姪女與過公子成婚知道非姪

女所願他憤憤不平故不憚道路之遠趕將前來要與馮按院作對因不知起事根由故走來要見姪女問箇明白不期到了門內看見馮按院出的告示却是禁止強娶的與他所聞大不相同始知是傳言之誤故連門也不敲竟歡歡喜喜而去我見他如此有情有義的舉動豈不是個好人冰心小姐道據叔叔今日說來再回想當日在縣堂救我之事乃知此生素抱熱腸不是一時輕舉姪女感佩敬之不為過矣水運道他前日在縣堂救你你即接他養病可謂義俠往來兩不相負矣但他今日遠來赴你之難及見無事竟歡然默默而去絕不自矜要你知感則他獨自一段義氣已包籠姪女於內矣姪女受他如此護持之高誼却漠然不知即今知之却又漠然不以為意揆之於義殊覺失禮問之於心未免抱歉若以兩人之義俠相較只覺姪女少遜一筆矣冰心小姐道叔叔教訓姪女之言字字金玉但姪女一女子舉動有嫌雖抱知感之心亦只好獨往獨來於漠然之中而莫知我者知耳豈能剖而相下以尊義俠之名水運道說便是這等說只覺他數百里奔走之勞毫無着落終不舒暢莫若差人去請他來拜謝使他知一片熱腸消受有人不更快乎此時冰心小姐因水運到京被馮按院趕了轉來後來不上本事情正無由報知今見水運要他差人去請鐵公子來謝正合了他的機會雖明知水運是計遂將機就計答應道聽叔叔說來甚是合理姪女只得遵叔叔之命而行但請他的帖子却要借叔叔出名水運道這個自然冰心小姐因取出一個請帖來當面寫了請他明午小酌叫水運去下水運道不知鐵相公下處在那里水運因叫認得的小廝領了去水運到得下處恰好鐵公子正在下處躊躇要回去又不知馮按院出告示的緣故要訪問又不知誰人曉得急看見水運走進來滿心歡喜因問道你前日遇見時你曾說要娶我上本不期那日剛遇見鐵相公之後就被馮按院老爺承差趕上不

由分說趕了回來路上細細訪問方知是家小姐當堂將本稿送與馮按院看他見本內忒得他利害慌了再三央求家小姐許出告示禁人強娶家小姐方說明小的姓名形象叫他來趕小入一時被他趕回故失了鐵相公之約不期鐵相公抱此雲天高義放心不下又遠遠跋涉而來家小姐聞之甚是感激故差小人來要請鐵相公到家去拜謝因將請帖呈上鐵公子聽見水用說出緣由更加歡喜道原來有許多委曲我說馮瀛這賊壞為何就肯掉轉臉來你家小姐真可作用也我早聞到你門上看見告示就要回去因不知詳細故在此尋訪今你既說明了我明早准行矣本該到府拜謝小姐向日垂救深情惟嫌疑之際恐惹是非故忍而不敢耳這帖子你可回去小姐的盛意已心領了萬萬不能超教水用道鐵相公舉動光明家小姐持身正大况奉屈鐵相公止不過家二老爺相陪有何嫌這里鐵相公去畧畧盡情鐵公子道我與你家小姐往來本義俠之中原不在形骸之內何必區區作世情時應你可回去謝聲斷斷不來水用見鐵公子說得斬截知不可強只得回家報知冰心小姐與水運冰心小姐聽說不來反歡喜道此生情有為情義有為義俠有為使怎認得這等分明真可敬也惟水運所謀不遂不歡悅只得又走來見過公子商量道這姓鐵的一個少年人明明為貪色却真真假假百般哄誘他不動口口雖說去却又不去只怕他暗暗的還有圖謀公子不可不防過公子道我看此人如鬼如域我一個真人那里當得他許多我在歷城縣也要算做一箇豪傑他明知我要娶你姪女兒怎偏偏要走到我縣中來與你姪女兒歪纏豈不是明明與我作對頭你誘他落套他又偏偏不落套你哄他上當他又偏偏不上當我那里有許多功夫去防他莫若明日去拜他只說是慕他豪傑之名他沒個不來回拜之禮等他來回拜之時拚着設一席酒請他再邀了張公子李公子王公子一班貴人同

飲飲到半酣將他灌醉尋些事故與他爭鬧起來再伏下幾個有氣力的開漢大家一齊上打他一箇半死出出氣然後告到馮按院處就是老馮曉得他是堂官之子要護他却也難為我們不得弄到臨時做好做醜做了他去使他正眼也不敢視我歷城縣的人物豈不快哉水運聽了歡喜的打跌道此計痛快之極只要公子做得出過公子道我怎做不出他老子是都堂我父親是將拜相的學士那些兒不如他水運道既公子主意定了何不今日就去拜他恐他明日正不知去了過公子因叫人寫了一個着小弟的大紅全東坐了一乘大轎跟着幾個家人竟抬到下處來拜鐵公子鐵公子見了名帖知是過公子因鄙以為人忙躲開叫小舟只回不在過公子下了轎竟走進寓內對小舟說許多懇懇思慕之言方纔上轎而去鐵公子暗想道我是他的對頭他來拜我做甚麼莫非見屢屢算計我不到又要設法來害我又暗笑道你思量要害我只怕還甚難但我事已完了明日要回去那有閒工夫與他遊戲只是不見他罷了又想道他雖為人一端却也是學士之子既招招搖搖來拜一場我若不去回拜只道我傲物無禮了我想他是個酒色公子定然起得遲我明日趕早投一帖子就行拜猶不拜使他無說豈不禮智兩全算計已定了次日未出就起來叫小舟收拾行李打點起身自覺轉央一個店上小廝拿了帖子來拜過公子不期過公子已伏下人在下處打聽一見鐵公子拜早飛報與過公子剛等到鐵公子到門過公子早衣冠齊楚笑哈哈的迎將出來道小弟昨日晉謁不過聊表仰慕之誠怎敢又勞兄台賜顧因連連打恭拱請進去鐵公子打帳只到門投了名帖便走忽見過公子直出門迎接十分殷勤一團和氣便放下冷臉來只得投了名帖兩相揖讓到了廳上鐵公子就要施禮過公子止住道此間不便請教遂將鐵公子直邀到後廳方纔施禮序坐一面獻茶過公子因說道久

聞兄台英雄之名急思一會前蒙辱臨敝邑時即謀晉謁而又匆匆發駕抱恨至今今幸臨又承垂顧誠又快事故請作平原十日之飲以慰飢渴之懷鐵公子茶罷就立起身來道承長兄厚愛本當領教只是歸心似箭今日立刻就要行了把臂之歡留待異日可也往外就走過公子攔住道相逢不飲真令風月笑人任是行急也要屈留三日鐵公子道小弟實是要行不是故辭乞長兄相諒說罷又往外走過公子一手扯住道小弟雖不才也忝為宦家子弟兄台不要看得十分輕了若果看輕就不該來賜顧既蒙賜顧便要算做賓主小弟相留不過少盡賓主之誼且非有所求也不識兄台何見拒之甚也鐵公子道蒙長兄殷勤雅愛小弟亦不忍言去但已束裝行色匆匆勢不容緩耳過公子道既是兄台不以友朋為情義決意要行小弟強留也自覺惶愧但只是清晨枵腹而來又令枵腹而去弟心實有不安今亦不敢久留只求畧停片時少勸一餐而即聽驅車就道亦不為遲度幾人情兩盡難道兄台還不肯見諒鐵公子本不欲留因見過公子深情厚貌懇懇款留只得住下道總進拜怎便好相擾過公子道知已相逢當忘你我台兄快士何故作此套言正說不了只見水運忽走了進來看見鐵公子忙施過禮滿臉推笑道昨日舍姪女感鐵先生遠來高誼特托我學生具東奉屈少表微忱不識鐵先生何故見外苦苦辭了今幸有緣又得相陪鐵公子道我學生來殊草草去復匆匆於禮原無酢故故托使者辭謝今日之來不過願一識荆也而蒙過兄即請請投轄欲留恐非禮欲去恐非情正在此費躊躇幸老翁有以教之水運道古之好朋友傾蓋如故鐵先生與過舍親難道就不如古人乃必拘拘於世俗如此甚非宜也水運說完過公子大笑道還是老丈人說得痛快鐵公子見二人互相款留竟不計前事只認做好意便笑一笑坐下不復言去不多時備上酒來過公子就避坐鐵公子道原蒙憐賜

飢而授餐為何又勞賜酒恐飲非其時也過公子笑道慢慢飲去少不得遇着飲時三人俱各大笑就坐而飲原來三人與曲蘗生是好友一拈上手便津津有味你一杯我一盞便不復推辭飲了多時鐵公子正有個住手之意忽左右報王兵部的三公子來了三人俱各停杯接見過公子就安坐道王兄來得甚妙因用手指着鐵公子道此位鐵兄豪傑士也不可不曾王公子道莫非就是打人不平仗養開堂鐵挺生兄麼水運忙答道正是正是王公子因復來舉手打恭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因滿斟了一巨觴送與鐵公子道借過兄之酒聊表小弟仰慕之私鐵公子接了也斟一觴回敬道小弟粗毫何足道台兄如金如玉方得文品之正彼此交贊一連又是三巨觴鐵公子正要告止忽左右又報李翰林的二公子來了四人正要起身相迎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止住道相熟兄弟不消動身小弟竟就坐了過公子道尚有遠客在此鐵公子聽說只得離席要作禮那李公子且不作揖先看看鐵公子問道好英俊人物且請教長兄第姓名號鐵公子道小弟乃大名鐵中玉李公子道這等說是鐵都院的長君了連連作揖道久聞大名今日有緣幸會過公子就邀入坐鐵公子此時酒已半酣又想着要行因辭說道李兄纔來小弟本不該要緊去只因來得早叨飲過多况行色匆匆不能久住只得要先別了李公子因作色道鐵兄也太欺人了既要行早不行為何小弟剛到就一刻也不能留這是明明欺小弟不足與飲了水運道本鐵先生去是要去久了實不為李先生起見只是李先生纔來一杯也不共飲未免促然方纔王

先生已有例對飲過三巨觴李先生也只照例對飲三杯三杯飲後去不去留不留聽憑主人却與客無干了李公子方回嗔作喜道水老丈此說還略略近情鐵公子無奈只得又復坐下與李公子對飲三巨觴飲纔完忽左右又報道張吏部的大公子來了眾人還未及答應只見那張公

子正帶着一頂方巾，斜着兩眼，色眼，粗包着一色麻臉，早喫得醉醺醺，一路叫將進來。道：「那一位是鐵兄？既要到我歷城縣來做豪傑，怎不會我一會鐵公子？正立起身來，打點與他施禮。見他言語不遜，便立住答應道：「小弟便是鐵挺生，不知長兄要會小弟，有何賜教？張公子也不為禮，瞪着眼對鐵公子看了，又看忽大笑道：「我只道鐵兄是七個頭八個膽的好漢子，却原來青青眉目，白白面孔，真無異於女子。想是晉侯後坐了事，餘且慢講，且先較一較酒量，看是如何。眾人聽了，俱贊美道：「張兄妙論，大得英雄本色。」鐵公子道：「飲酒飲情，也飲興，也飲性，也各有所思。故張旭神聖之傳，謹及三杯酒，子兒簪珥縱橫盡乎一夜，而此時之飲，妙態百出，夫未嘗較量，多寡以為雄。張公子道：「既是飲能，百出安知較量？多寡以為雄，又非飲能中之妙態哉？且用手扯了鐵公子，同坐下，叫左右斟起兩巨觴來，將一觴送與鐵公子，自取一觴在手，說道：「朋友飲酒，飲心也，我與兄初會，面知人知面不知心，且請一觴看是如何。」因舉起觴來，一飲而乾，自乾了，遂舉空觴要始乾。鐵公子見他乾得快，無奈何也，只得勉強喫乾了。張公子見鐵公子喫乾，方歡喜道：「這便是個朋友。」一面又叫左右斟起兩觴，鐵公子因辭道：「小弟坐久叨飲過多，適又陪王兄三觴，李兄三觴，方纔却及陪長兄一觴，量有限，寔寔不能再飲了。」張公子道：「既王李二兄俱是三觴，何獨小弟就祇一觴而止，是欺小弟了。」不瞞長兄說，小弟在歷城縣中，也要算一個人物，從不受人之欺，豈肯受吾兄之欺哉？」因舉起觴來，又一飲而乾，自乾了，又要始乾。鐵公子道：「鐵公子因來得早，又不曾喫飯，空心酒喫了，這半日寔寔有八九分醉意，拿了酒杯，只是不喫，因被那張公子催的緊急，轉放下酒杯，瞪着眼靠着椅子，也不做聲，但把頭搖張公子看見鐵公子光景，不肯喫，便滿臉含怒道：「講明對飲，我喫了，你如何不喫？莫非你倚強欺我麼？」鐵公子一待醉的身子都軟了，靠

着椅子，只是搖頭道：「喫得便喫，不得便不喫，有甚麼強有甚麼欺？張公子聽了，忍不住發怒道：「這杯你敢不喫麼？」鐵公子道：「不喫便怎麼？」張公子見說不喫，便勃然大怒道：「你這小畜生，口可在大名勢利，怎敢到我家山東來裝腔，你不與我喫，下去我偏要你喫了。」去因拿起那杯酒來，始着鐵公子夾頭夾臉，只一澆，鐵公子雖然醉了，心中却還明白，聽見張公子罵他小畜生，又被澆了一頭一臉酒，着這一急急得火星亂迸，因酒都急醒了，忙跳起身，將張公子一手抓住了，揉過了兩揉，道：「好大膽的奴才，怎敢到虎頭上來尋死？」張公子被揉急了，便大叫道：「你敢打我麼？」鐵公子便兜嘴一掌，道：「打你便怎麼？」王李二公子看見張公子被打，便一齊亂嚷道：「小畜生，這是甚麼所在，怎敢打人過公子也？」發話道：「好意留飲，乃敢倚酒撒野，快關門不要走了。」且打他個酒醒，再送到察院去治罪，暗暗把嘴一吹，早兩廂走出七八個大漢，齊擁到面前，水運假勸道：「不要動粗，因要上前來扯鐵公子的手。」鐵公子此時酒已急醒了，看見這光景，已明知結局轉冷，笑一笑道：「一羣風狗，怎敢來欺人。」因一手捉住張公子，不放一手，將棹子一掀，那些餚饌碗盞，打翻一地，水運剛走到身邊，被公子只一推，道：「看水小姐面上，饒你一打，早推跌去。」有文餘遠竟跌倒地上，扒不起來。王李二公看得勢頭兇惡，不敢上前，只是亂道：「亂叫連說反了。」反了過公子連連揮眾人，齊上眾人剛近上來，早被鐵公子將張公子，就像捉大兇侯一般，捉將起來，只一手掃得眾人那里禁得，提起放倒，撒撒疊疊，只弄得頭暈眼花，連喫的幾杯酒都嘔了出來，滿口叫道：「大家不要動手，有話好講。」鐵公子道：「沒甚話講，只好送我出去，便萬事干休。若要圍留，要人人都死。」張公子寔寔應承道：「我送你，我送你。」鐵公子方將張公子放平，站穩了，一手提着，自步了出來。眾人眼睜睜看着，氣得目瞪口呆，又不敢上前，只好在旁說硬話，道：「禁城之內，怎敢如此胡為？且饒他去。」

少不得要見個高下鐵公子只作不聽見提着張公子直同走出大門之外方將手放開道張
允傳語諸兄我鐵中玉若有寸鐵在手便是千軍萬馬中也可出入何況三四個酒色之徒十數
個挑囊蠢漢指望要摘猛虎之鬚何其愚也我若不念紳宦體面個個手都掃光腿都打折我今
饒了他們的性命叫他須朝又焚香頂禮以報我大赦之恩不可不知也說罷將手一舉道請了
竟大踏步回下處來到得下處只見小丹行李已打點的端端正正又見水用牽着一匹馬也在
那里伺候鐵公子不知就理因問水用道你在此做甚水用道小姐訪知過公子留鐵相公喫酒
不是好意定有一場吵鬧先料定過公子爭鬪鐵公子不過必然要吃些虧苦又料他喫些虧苦
決不肯干休定然起一場大是非家小姐恐鐵公子不先防備竟去了讓他們造成謗案那時再
辨就遲了家小姐又訪知按院出巡東昌府離此不遠請鐵公子一面來即快去面見馮按院先
將過公子惡迹呈明立了一案到後任他怎生播弄便不妨了故叫小人備馬在此伺候服侍鐵
相公去鐵公子聽了滿心歡喜道你家小姐怎在鐵中玉面上如此用情真令人感激不盡你家
小姐料事怎如此不爽用心怎如此精細真令人嘆服不了既承小姐教誨定然不差因進下處
喫了午飯辭了主人竟上馬帶着水用小丹來到東昌府去見馮按院正是

英俊多餘勇

佳人有俏心

因逢知己用

一用一番深

鐵公子到了東昌府訪知馮按院正坐衙門忙寫了一張呈子將四公子與水運結黨朋謀陷害
之事細細呈明要他提疏拿問走到衙前不等投文放告竟擊起鼓來擊了鼓眾衙役就不依行
衙規竟扯拽曳擁了進來到丹墀鐵公子尊御史代天巡狩的規矩只得跪一跪將呈子送
了上去馮按院在公座上看見鐵公子已若認得及接呈子一看見果是鐵中玉也不等呈子看

完就走出公座來一面叫掩門一面就叫門子請鐵相公起來相見鐵公子因上堂來還要再跪
馮按院用手挽住只以常禮相見一面看坐待茶一面就問道賢契幾時到此到此何幹本院並
不知道鐵公子道晚生到此不過遊學原無其事本不該上瀆不料無意中忽遭群奸結黨陷害
幾至喪命今幸逃脫情實不甘故前到臺前求老恩台代為伸雪馮按院聽了道誰敢大膽陷害
賢契本院自當盡法因復取呈子細看完便感着眉頭只管沉吟道原來又是他幾人鐵公子
道鋤奸去惡憲台事也憲台境宇清肅無所畏避何獨踴躍寬假於此輩馮按院道本院不是寬
假他們但因他們尊翁俱當道於朝處之未免傷筋痛骨殊覺不便況此輩不過在膏粱紈褲中
作無賴欲警戒之又不知悛改欲辱彈章又寔無強梁跋扈之雄本院故未及剪除耳今既得罪
賢契容本院細思所以處之者鐵公子道事既難為晚生怎敢要苦費老憲台之心但晚生遠人
今日之事若不先呈明一旦行後恐他如鬼如蜮詞轉捏虛以為毀謗則無以解既老兄台泰
已燭其奸則晚生心安行矣此呈求老憲台立案可也馮按院聽了大喜道深感賢契相諒乞少
留數日容本院盡情鐵公子立刻要行馮按院知留不住取了拾貳兩程儀相送鐵公子辭謝而
出正是

烏臺有法何須執

白眼無情用轉多

不知鐵公子別後又將何往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出惡言拒聘寔增奸險

禮樂場中難用狠况是求婚須要他心肯一味蠻纏拿不穩全靠威風多是哀
君子
持身應有本百歲良緣豈不深思付若教白璧受人污靈甘一觸塵粉
右調蝶戀

話說鐵公子辭了馮按院出來就將馮按院的話一一對水用說明了叫他說知水小姐因又說道你家小姐慧心俏胆古今寔寔無二真令我鐵中玉佩服殺只因男女有別不得時時相親為恨耳然此天所服也禮所制也無可奈何因將馬仍還水用回去却自催了一匹蹇驢仍回大名府去正是

來因義激輕千里

去為深情擊一心

謾道靈犀通不得

瑤琴默默有知音

按下水用回覆水小姐鐵公子自回大名府不題却說過公子邀了三個惡公子七八個硬漢只指望痛打鐵公子一場出了胸中之氣不料反被鐵公子將酒席掀翻把眾人打得狼狽狼狽竟捉着張公子送他出門揚揚而去甚是裝成模樣大家氣得話說不出氣了半晌還是水運說道此事是我們看輕了氣也無用也不料這小畜生到有些齊力過公子道他雖有齊力却不是眾人打他不過只因他用手提着張兄故不敢上前耳如今張兄脫了身這事放手不得待我率性叫他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頓然後到按院處告他一狀張公子道既是過兄叫人去我也叫二三十人去相幫王公子李公子也去叫人相幫一時來着興竟聚了百十餘人四公子同水運領着竟擁到下處來尋鐵公子斬打及到下處問時方知鐵公子已去了大家懊悔水運互相埋怨過公子道不須埋怨他須逃去我本事告一狀叫按院拿了他來水運道他是非真諷的人物又不屬山東管就是按院也拿他不來過公子道要拿他來也不難只消我四人共告一狀說他口稱千軍萬馬殺他不過意在謀反故屢屢逞雄打奪四人欲為聚草屯糧之計聳動按台要他上本

等本上了我四家再差人進京稟明各位大人求他暗暗助力去鑽下命來拿人那時他便有萬分齊力也無用了大家聽了俱歡喜道此計甚妙因叫人寫了一張狀子四人同出名又寫水運作見証約齊了竟同到東昌府來候馮按院放告日期竟將狀子投上馮按院細看了見証合着鐵公子前告之事欲待鐵公子就將先告之事抗明不准又恐他也有誘他信一面之辭語欲要叫他四人面審却又恐傷體面因見水運是見証就出一根簽單單要他去審自己又沒有前程嚇得見証只倚着四公子勢力料沒甚辨駁忽見按院一根簽單單要他去審自己又沒有前程嚇得魂飛天外滿身上只是抖差人聞知他是水運那管他的死活扯着就走水運看着四公子喉急道這事怎了還求四位一齊同進去見見方好恐怕我獨自進去沒甚情面一時言語答應差人要誤大事四公子道正該同見逐一齊要進去差人不肯道老爺分付單拿水運誰有此大膽敢帶你眾人進去四公子無法只得立住因讓差人單帶水運到丹墀下跪稟道老爺見差水運拿到馮按院叫帶上來差人遂將水運直帶至公座前跪下馮按院因問道是你叫水運麼水運戰兢兢的答道小的正是水運馮按院又問道做証見的就是你麼水運道正是小的馮按院又問道這証見的是你自己情愿做的還是他四人強你做的水運道這証見也不是四人強小的做也不是小的自情愿做只因鐵中玉謀反之言是小的親耳聽見故推辭不得馮按院道若這等說來這鐵中玉謀反是真了水運道果然是真馮按院道既真你且說這鐵中玉說的甚麼謀反之言水運道這鐵中玉自誇他有手段若手持寸鐵縱有千軍萬馬也殺他不過馮按院又問道這鐵中玉謀反之言還是你獨自聽見的還有別人亦聽見的水運道若是小的獨自聽見的便是小的冤枉他了這句話寔寔與他四人一同聽見的他四人要做原告故告小的做見証馮

按院道是你五人同聽見定有同謀却在何處水運因不曾打點一時說不出口裡只管略略的打花舌馮按院看了忙叫拿夾棍來眾衙役如虎如狼吆喝答應一聲就將一副短夾棍去在水運面前水運看見嚇得魂不附體面如土色馮按院又用手將案一拍道問你在何處聽見怎麼不說水運慌做一團沒了主意因直說道這鐵中玉謀反之言實實在過其祖家聽見的馮按院道這鐵中玉既是大名府人為何到得過其祖家裡來水運道這鐵中玉訪知過其祖是宦家豪富思量劫奪假作訪拜故到他家馮按院又問道你為甚也在那里水運道這過其祖是小的女婿家小的常去望望故此遇見馮按院又問道你遇見他二人時還是喫酒還是說話還是厮鬧水運見按院問的兜搭一時摸不着路只管延推不說馮按院因喝罵道這件事情本院已明知久矣你若不實說真情我就將你這老奴才活活夾死水運見按院喝罵一發慌了只得直說道小的見他二人時寔是喫酒馮按院又問道你果曾同喫水運道小的撞見他就同喫馮按院又問道這王李張三人又怎生來的水運道也是無心陸續來的馮按院又問道他三人撞來可曾同喫酒水運道也曾同喫馮按院又問道你五人既好好同喫酒他怎要謀反你五人必定也同謀了為何獨來告他水運道過其祖留鐵中玉喫酒原是好意不料鐵中玉喫到酒醉時却露出本相來將酒掀翻人亂打打得眾人跌跌倒倒故賣嘴說出千軍萬馬殺他不過此非謀反的言語還說將四家蕩平做寨費故四人畏懼投首到老爺台下若係同謀便不敢來出首了馮按院道抓人廝打只怕還是掩飾彼此果曾交手麼水運道怎不交手打碎的酒席器皿還現在老爺可以差人去看查馮按院道既相打他大名府遠來不過一人你五人主眾僕支自然是他被傷了怎麼到告他謀反水運道這鐵中玉雖止一人他動起來幾十人也打不過他因他有

些本事又口出大言故過其祖等四人告他謀反馮按院又問道這鐵中玉可曾捉獲水運道鐵中玉猛勇絕倫捉他不住被他逃走了馮按院叫吏部將水運的口詞細錄了因怒罵道據聽你這老奴才供稱只不過一羣惡少酒後之語怎就妄言謀反鐵中玉雖勇不過一人豈有一人敢於謀反之理就是他說千軍萬馬殺他不過亦不過賣口逞雄並非謀反之言你說鐵中玉逃走他偏偏有詞告你們朋謀陷害怎說逃走據二詞看來喫酒是真相打是真他止一人你們五人并奴僕一千則你們謀陷是寔而你們告他謀反毫無可據明明是虛本院看過王張李四人皆貴體公子怎肯告此謊狀一定是你這老奴才與鐵中玉有仇在兩邊挑起事端又敢來做硬証見欺瞞本院情殊可恨將手去筒裡拔了六根簽丟在地下叫拿下去打眾皂隸聽了吆喝一聲就將水運扯下去拖翻在地剝去褲子擊着頭脚只要行杖嚇得水運魂都沒了滿口亂叫道天官老爺看鄉紳體面饒了罷馮按院因喝道看那個鄉紳體面水運道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馮按院道你既是他胞弟可知水侍郎還有甚人在家水運道家兄無子止有一個親姪女在家看守甚是孤危前蒙老爺天恩賞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張挂近日方得安甯舉家感激不盡馮按院道這等是實了你既要求本院饒你可寔說知與鐵中玉有甚仇隙要陷害他水運被眾皂隸擊在地下屁股朝天正在求生不得已之際那里還敢說謊只得寔說道小的與鐵中玉原無仇隙只因過其祖要拉小的在此馮按院道一則念你是鄉紳子弟二則看四公子面上饒了你快出去勸四位公子息訟不要生事因叫一個吏書押着水運將原狀與鐵公子的呈子併水運供稱的口辭都拿出去與四位公子看又吩咐道你說此狀老爺不是不行若行了審出這樣情由於四位寔有不便分付完因喝聲押出去水運聽見就像鬼門關放赦一般跟着

吏書跑了出來看見四公子只是伸舌道這條性命幾乎送了馮老爺審事真如明鏡一毫也瞞他不得快快去罷四公子看見錢公子已先有呈子盡皆驚駭道我們只道害怕逃去走了誰知他反先來呈明真要算敢能事又見水運害怕大家十分沒興只得轉寫一帖子謝了按院走了回來各自散去別人也漸去開惟過公子終放心不下見成奇進京去久無音信因又差一箇的當家人進京去催信正是

青蠅不至事難憑

難道花心不輕露

黃犬無音側耳聽

牢牢密密護金鈴

按下過公子又差人進京不題却說先差去的家人并成奇到了京中尋見過學士將過公子的家書呈上過學士看了因叫成奇到門房中與他坐了細細問道大公子為何定要娶這水小姐這水小姐的父親已問軍到邊去了恐怕門戶也不相當成奇道大公子因訪知這水小姐是當今淑女不但人物端莊性情靜正一時無兩只那一段聰明才幹任是材智人也算他不過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他為配過學士因笑道痴兒子既要求他為配只消與府縣說知央他為媒行聘去娶就是了何必又要你遠遠進京來見我又要我遠遠到邊上去求他父親成奇道大公子怎麼不求府縣正為求府縣用了百計千方費了萬千氣力俱被這水小姐不動聲色輕輕的躲過到底娶他不來莫說府縣壓服他不到就是新到的馮按院是老爺的門生先用情為大公子連出兩張虎牌限一月成婚人盡道再無修改了不料這水小姐真是個俏膽潑天竟寫了一道本章叫家人進京擊登聞鼓奏馮按院過學士聽了驚訝道小小女子怎有這等大膽難道不怕按院拿他成奇道莫說他不怕拿他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他偏有膽氣將他的副

本親自到他堂上送與馮按院看馮按院看見益得利害竟嚇慌了再三苦苦求他他方說出上本家人名姓許他差飛馬趕回馮按院方曉得他是女中豪傑惹他不得故後來轉替他出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挂在門前誰敢問他一問大公子因見按院也處他不得故情急了只得托晚生傳達此情要老爺求此淑女以彰關雎雅化過學士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這小姐有如此聰慧怪不得痴兒子這等屬意但這水居一也是個屈強任性之人最難說話難與我同部同縣往來却甚疎淡况他無子止此一女未知他心屬意何人若在往日求他他必裝模做樣今幸他遣戍邊庭正在患難之際也不得有此援引我去議親何愁不成成奇道老爺怎生樣去求過學士道若論求親之事原謀托一親厚的媒人去道達其意講得他心允了然後定行聘禮只是他如今問軍在邊遠離京一二千里央誰為媒去好若央個小官却又非體若求個大老老老豈可遠出况大老中並無一人與他親厚莫若自寫一封書再備一副厚禮就煩成兄去自求罷成奇道老爺寫書自求到也捷近若書中隱隱許他辨白他貪老爺的勢力自然依允倘或畢竟執拗不從他已問軍必有那衛所管轄之官并親臨上司老爺可再發幾個圖書名帖與晚生帶着到臨時或勸諭他或挾制他不怕他不允過學士點頭道是因一一打點停當擇個日子叫成奇依舊同了兩個得力的家人同去正是

關雎須要傍河洲

若是三星不相照

轉方成君子求

空勞萬里問衾稠

話說水侍郎在兵部時因邊關有警因力薦一員大將叫個侯孝叫他領兵去守禦不期這侯孝是西北人為猛將耿直因兵部薦他為將竟不曾關會得主帥竟自出戰邊帥惱他暗暗將前後

左右的兵將俱撤回使他獨力無援苦戰了一日不曾取勝因眾口一詞報他失機竟拿了下獄遂連累水侍郎薦舉非人竟問了充軍貶到邊庭水侍郎又為人寡合無人救解只得竟到貶所一年有餘雖時時記念女兒却自身無主又在數千里之外只得付之度外不料這日正閑坐無聊忽報京中過學士老爺差人候見此時水侍郎雖是大臣被貶體面還在然名在軍籍便不好十分做大聽見說過學士差人不知為甚事只得叫請進來成奇因帶了兩個家人進去先送上自己的名帖說是過學士的門客水侍郎因賓主見了一面進坐侍茶一面水侍郎就問道我學生蒙聖恩貶謫到此已不齒於朝紳長兄又素昧平生不知何故不憚一二千里之遙跋涉到此成奇因打一恭道晚生下士怎敢來候見老先生只因辱在過先生門下令皆過老先生差委有事要求老先生故不惜奔走長途斗胆上謁水侍郎道我學生雖與過老先生同在鄉因各有官守相接轉甚疏濶自從貶謫到邊一發有雲泥之隔不知有何見諭直勞長兄遠涉到此莫非朝議以我前罪尚輕又加以不測之罪廢成奇道老先生受屈之事過老先生常說不久就要為老先生辨明非為此也所為者過老先生大公子年當授室之時尚未有佳耦因訪知老先生令媛小姐乃閨中名秀又壇林下高風誠當令之淑女願以絲蘿仰副喬木久矣不意天緣多阻老先生復屈於此不便通謀人當時老先生高陞復任再遣冰人又恐失桃夭之詠今過老先生萬不得已只修得尺楮并不腆之儀以代斧柯因叫兩個家人將書札呈上又打一恭道書中所懇乞老先生俯從水侍郎接了書即折開一看看完了見書中之意與成奇所說相同因暗想道這過學士在朝為官全憑諂媚非吾輩中念也他兒子遊浪有名怎可與我女兒作配况我女兒在家這過公子既要求他里巷相接未有不先求近地而竟奔及於遠道者今竟奔波遠道而不辭

者必近地求之而不得也我若輕易應承倘非我女兒所願其誤非小因將書袖了說道婚姻之事雖說父命主之經常之道也然天下事有經則有權有常則有變我學生孤言弱息蒙過老先生不鄙作瓊簪之採可謂榮幸矣今我學生宦京五載又成邊年餘前在京已去家千里今去京則又倍之則離家之久去家之遠可想而知况我學生無子止此弱息雖女猶難養不曾在閨中視之故產業盡聽其掌管而議婚一事久矣嗚其自擇此雖未合經常聊從權變耳過公子既不以小女為陋府尊公祖也縣尊父母也舍弟親叔也何不一絲繫之百兩迎之而胡舍諸近而求諸遠也成奇道老先生台諭可謂明見萬里過公子因夢想好速恨不能一時即遂鐘鼓琴瑟之願故求之公祖公祖已許和諧求之父母父母已允結禱求之親叔親叔已經納聘然反覆再四而淑女終必以父命為婚姻之正故過老先生薰沐遣晚生奔馳以請也水侍郎聽見說女兒不肯已知此婚非女兒所願因說道小女必待父命與過老先生必請父命者固守禮之正也但我學生待罪如此是朝廷之罪人非復家庭之嚴父矣且生且死且不可測安敢復問家事故我學生貶謫年餘并不敢一字及小女長短者蓋以臣罪未明也君命未改也若當此君命未改臣罪未明之時而即遙遙私圖免女之婚姻則是上不奉君之命下不自省其罪也其罪不更大乎斷乎不敢成奇道老先生金玉自是大臣守正不欺屋漏之言然禮有貶之輕而伸之重者如老先生今日但曲賜一言即成百年秦晉之好孰重孰輕即使在聖主雷霆之下或亦憐而不問也水侍郎道兄但知禮可貶而不知禮之體有不可貶者譬如今日我學生在患難之中而小女幼弱不能拒大力之求凡事州州為之此亦素患難之常猶之可也倘在患難中而不畏患難必以父命為正此賢女之所為也女既待父之正則為父者自不容不以正教其女也若論婚姻之正上

下有體體卑而強尊之謂之褻體尊而必降之謂之褻以我學生被謫在此體卑極矣有勞長兄遠繫赤繩則我學生以為僭而不敢當矣若以我學生昔日曾備員卿貳亦朝廷侍從之官也倘若絲羅下結即借鴛鴦為斧柯之用亦無不可何竟不聞而乃自遣尺書為折薪之用不亦大褻乎長兄試思之不可也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議論說得頤口無言捱了半晌因復說道晚生寒賤下士寔不識台鼎桃夭大禮但奉過老先生差委而來不過聊充紅葉青鸞之下塵原不足為重輕設於禮有舛錯望老先生逸而教之幸勿以一介非人而誤百年大事水侍郎道尊兄周旋亦公善矣但我學生細思此婚寔有名分不妥成奇道有何不妥水侍郎道過老先生乃台鼎重臣我學生係沙場成卒門戶不相當一也女無母而孤處於南父獲罪而遠流於北音信難通請命不便二也我學生不幸徹祚哀涼以女為子子歸則家無人贅入則亂宗祀婚姻不便三也况婚姻未有正憑兩姓而擇婿未有不識其面者也敢煩成兄喜為我辭為感成奇又再三撮合而水侍郎只是不允因送成奇到一小庵住下又議了兩三日成奇見沒處入頭只得拿了過學士的名帖央衛所管轄之官并親臨上司武弁或來勸勉或來挾制弄得個水侍郎一發惱了因回覆成奇道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未曾得罪過學士而過學士為何苦以聲勢相加我水居一得罪朝廷不過一身而小女家居未嘗得罪為何苦苦偏婚煩成兄為我多多達意我水居一被貶以來自身已不望生還久矣求其提拔吾所不愿彼縱加毀吾亦不畏原禮原書乞為我激上成奇無可奈何只得收拾回京正是

鐵石體難改

桂薑性不移

英雄豈可死

決不受人欺

成奇回到京中將水侍郎屈強不從之言細細報知過學士過學士滿心大怒因百計思量要暗

害水侍郎過不得半年恰值邊上忽又有警守邊將帥俱被殺傷一時兵部無人朝廷着廷臣舉薦過學士合着機會因上一本道邊關屢失皆因舊兵部侍郎水居一誤用侯孝失機之所致也今水居一雖遣成寔不足盡辜而侯孝尚繫獄遊移故邊將不肯効力也懇乞聖明大奮乾斷勅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即將侯孝審明定罪先正典刑再遣還水居一一并賜死前雷霆之下薦舉不敢任情而將士感奮自然効力而邊關何愁不靖矣不日聖旨下了依擬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只得奉旨提出侯孝會審定罪只因這一審有分教李白重逢子儀再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捨死命救人為識英雄

詞

肉眼無知肉食鄙駭英雄認作駑駘比不是虛拘縛具體定是苛文致其死

自分

奇才今已矣豈料臨刑突爾逢知己扳起邊庭成大功始知國事能如此

石調蝶

曰 戀花

話說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接了聖旨隨即會同定了審期在公衙門提出侯孝來同審這日適值鐵公子又因有事到京中來省親問道父親為甚公務出門母親石夫人道為審一員失機該殺的大將這件事已審過一番今奉旨典型不敢耽延大清晨就去了鐵公子道孩兒聽得邊關連日有警正在用人之際為何轉殺大將父親莫要沒主意待孩兒去看看夫人道看看也好只是此乃朝廷大事不可多嘴鐵公子應諾因叫長班領到三法司衙門去看只見那大將侯孝已奉旨失機該斬綁了出來只待午時三刻便要行刑鐵公子因分開眾人將那大將一看只見那人年紀只好三十上下生得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十分精悍心下暗驚道此將材也為何遭

此因上前問道我部將軍堂堂自是英傑中人為何殺人不過失了事機那大將聽見說他
殺人不過不禁暴聲如雷道大丈夫視死如歸便死便殺也不為大事只是我侯孝兩臂有千鈞
膂力一身有十八般本事怎麼說殺人不過失了甚麼事鐵公子道既未失事為何獲此大罪請
道其詳那大將道罷了事到如今說也無益鐵公子道不說也罷只是目今邊庭正需人用將軍
還能力戰否那人道斬將奪旗本分內事有甚不能鐵公子聽了便不再問竟氣忿忿直衝進三
法司堂上來大聲說道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貳大臣宜真心為國為何當此邊庭緊急之秋國
家無人之日乃循案牘具文而殺大將誤國不淺請問還是為公平為私乎竊為三大人不取也
刑部侍郎王洪與大理寺卿陳善都察院鐵英三人因過學士本上有先正典刑之言聖上准了
便不敢十分辨駁雖同擬了一個字請下令來終有幾分不安忽見有人嚷上堂來猶自不覺又
驚又喜又愧又怒再細看時却認得是鐵公子刑部與大理寺不好作威到是鐵都院先拍案怒
罵道好大膽的小畜生這是朝廷的三法司乃王章國憲森嚴之地三大臣奉旨在此判獄決囚
你一介書生怎敢到此狂言法不私親叫左右拿下鐵公子大叫道大人差矣朝廷擊登聞鼓尚
許諸人直言無隱怎出生入死之地不容人伸冤鐵都院道你是侯孝甚人為他伸冤鐵公子道
孩兒素不識侯孝怎為他伸冤但念人材難得乃為朝廷的大將伸冤鐵都院道朝廷的大將生
殺自在朝廷問你何事却如此胡為快與我拿下衙役見都院分付只得上前來拿刑部與大理
都搥頭道且慢因將鐵公子喚到公座前好言撫慰道賢契執腸直性雖未為不是但國有國法
官有官體獄有獄例自難一味鹵莽而行就是這侯孝失機一案已繫獄經年水居一兵部又為
他請成則當其時論其非而議其過者不一人矣豈至今日過犯尚存罪章猶在而問其然辨

其無罪此國法官體獄情之所必無也設有議輕之奏尚不敢擅減重條况過學士彈章請斬而
聖已明依擬則問官誰敢立異為之請命哉勢不可也鐵公子聽了排然長歎道二大人之言皆
庸碌臣貪位慕祿保身家之言也豈乃心王室以國事為家事者所忍出哉倘國法官體獄情必
應如此則一下吏為之有餘何必老大人為股肱腹心耳且請問古稱堯曰宥之三臯陶曰執之
三此何意也若果如此言則都俞吁咈大非盛世君臣也王洪陳善聽了默默無言鐵都院因說
道痴兒子無多言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鐵公子奮然曰英雄豪傑天生寔難大人奈何不惜若
必斬侯孝請先斬我鐵中玉鐵都院道侯孝前之失機已有明據斬之不過一駕駘耳何足為怪
鐵公子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侯孝氣昂昂以之守邊乃萬里長城也一時將帥恐無其比鐵都
院道縱使有才其如有罪何鐵公子道自古之英雄往往有罪朝廷所以有帶罪立功之條正此
意也王洪道使過必須人保你敢力保麼鐵公子道倘赦侯孝使之復將不能成功願先斬我鐵
中玉之頭以謝輕言之罪王洪陳善因對鐵都院道此乃眾人屬目之地既是令公子肯挺身力
保則此番舉動料不能隱瞞也若定然不聽我三人只合據寔奏聞請旨定奪鐵都院到此田地
也無可奈何也只得聽從王洪因喚轉侯孝依舊下獄就叫鐵公子面寫一張保狀着差人帶起
然後三人寫了一本登時達上此時邊庭正拜本上去只隔一日就批下來道

邊關需人正急鐵英子鐵中玉既盛稱侯孝有才可禦邊患朕豈不惜今暫赦前罪假借原
銜外賜劍一口凡邊庭有警之處俱着即日領兵救援破敵倘能成功另行陞賞如再失機
即着梟首九邊以儆無能水居一前薦鐵中玉後保俱照侯孝功罪一體定其功罪嗚呼使
其過正以勸其功朕所望也死於法何如死於敵爾其懋哉欽此

聖旨下了報到獄中候孝謝過聖恩出了獄且不去料理軍務先騎着一匹馬一徑來拜謝鐵公子二人相見英雄識英雄彼此愛慕至喜鐵公子留飯候孝也不推辭說一回劍術談一回兵機二人只痛飲了一日方別去到第二日兵部因邊庭乏人又見期限緊急一面料理兵馬一面就催促起身候孝只番到邊雖說帶罪却是御批更加賜劍一時邊帥無人與他作梗故得任意施展不到半年報了五捷邊境一時肅清天子大悅即陞總兵水居一先復了侍郎之職後因屢捷加陞尚書鐵中玉力保有功特授翰林院待詔鐵中玉上疏辭免願就制科過學士自覺無顏只得告病不出正是

冤家初結時

只道佔便宜

不料多翻覆

臨頭悔是遲

却說水居一陞了尚書欽詔回京何等榮耀那些衛所管轄之官并上司武弁前為過學士出力作惡者盡皆慌了無不浼首請罪誰知水尚書肚皮寬大俱不較量到了京中見過聖上謝了恩聞知鐵公子在三法司堂上以死力保候孝候孝方能成功又訪知前日打入大央侯養開堂救出韓愿妻女既感其恩又慕其豪傑即到過尚書的任即用兩個名帖來拜鐵都院父子鐵都院接酬畧叙寒溫水尚書即欲請鐵公子來相見鐵都院道今秋大比在西山藏修故有失迎候水尚書道我學生此來雖欲拜謝賢裔梓提按之恩然寔慕令公子少年許多英雄作用欲求一見以慰平生奈何無緣却又不遇鐵都院道狂妄小子浪博虛名我學生尚在為憂屢屢戒飭怎老先生轉過為垂譽何敢當也水尚書道令公子俠烈非狂真誠無妄學生非慕其名正慕其寔故殷殷願見也鐵都院道下學小子既蒙援引誠厚幸也自當遣其上謁水尚書道倘蒙賜顧乞先示知以便掃門拱候再三懇約方纔別去正是

殊馬明所好

朔回言願清

殷勤胡若此

總是為伊人

鐵都院本意原不欲兒子交接因水尚書投帖來拜又再三要見不可十分過辭只得差人到西山報與鐵公子知道就叫他進城來回拜鐵公子聞知因想道他來拜我只不為我保了侯總兵連他都帶陞了謝謝之意何必面見因分付來役道你可稟上太爺就說我既既要山中讀書長安城中乃冠蓋往來之地那里應酬得許多來只求老翁一概謝絕為妙來役領命回覆鐵都院點頭道這也說得是因自來答拜見了水尚書說同說道小兒聞老先生賜即要趨承訓誨不期卧病山中不能如願獲罪殊深故我學生特先代為請荆稍可步履即當走叩水尚書道古之高入只許人聞其名不許人識其面正今日令公子之謂也愈令我學生景仰不盡說罷鐵都院解了出來水尚書因暗想道我女兒冰心才貌出眾聰慧絕倫我常慮尋不出一個佳婿來配他今日看起這鐵公子來舉動行事大是可見况聞他尚未婚娶又與他有恩若舍此人不求真可謂錯過矣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必須見面方可決疑主意定了即差人去細細訪問鐵公子正在西山請讀書差人回報果在西山讀書水尚書因瞞着人到第二日起個絕早竟是便服止騎了一匹馬帶了三四個貼身伏侍的長班悄悄到西山來拜鐵公子此時鐵公子朝飯初罷就差役報知水尚書來拜他打動了水小姐之念正在那里痴想道天下事奇怪最料不定再不料無心中救侯孝到像有心去救水尚書的一般設使當日不在縣堂之上遇見水小姐今日與水尚書有此機緣若求他女兒為婿未必不允但既有了這番嫌疑莫說我不便去求他就是他來求我我也不便應承有傷名教想將起來有情轉是無情有恩轉是無恩有緣轉是無緣老天真個倒若此正沉吟忽見一長髯老者方巾野服走進方丈中來到了面前叫了一聲鐵兄何會

面之難也不禁令人想殺鐵公子倉卒中不知是誰因信口答道我鐵中玉面皮最冷老先生想我定是不曾面會今既會了只怕又未必想了因迎下來施禮那老者還禮畢因執着鐵公子的手細細端詳道未見鐵兄還是虛想今既見鐵兄定是要想了我學生一還京即登堂拜謝不期止謁見尊公而未得親睹台顏悵然而返後蒙尊公許我一會又慎重自持不肯賜顧我學生萬不得已故悄悄地而來幸勿罪其唐突也鐵公子聽了驚訝道這等說却就是水老先生了水尚書道正是學生水居一因叫長班送上名帖鐵公子道晚生後學偶爾恰才定不曾為青天而掃浮雲何敢當老先生如此鄭重水尚書道我學生來寔不為一身一官而謝提拔乃慕長兄青年有此明眼定識熱腸壯氣誠當今不易得之英雄故愿一識荆州耳鐵公子因連連打恭道原來老先生天空海濶別具千秋晚生失言矣因請坐奉茶一面叫人備酒留飯草草與水尚書對飲水尚書原有意選才故語詰問訊鐵公子見水尚書倜儻而來破格相待以為遇了知己便傾益而談談一會經史文章又談一會孫吳韜畧倫常則名教真傳論治化則經綸寔際莫不津津有味鑿鑿可行談了許久喜得水尚書頭如水點笑似花開不住口的贊羨道鐵兄高才殆天授也又談了半晌水尚書忍不住因對鐵公子道我學生有一心事本不當與兄面言因我與兄相與在此壯驪黃之外故不復忌諱耳鐵公子道晚生忝居子侄老先生有言進而名教之甚盛心也水尚書道我學生止生一女今年一十八歲若論姿容不敢誇天下無二論他聰慧多才只怕四海之內除了長兄也無人堪與作對此乃學生自誇之言長兄也未必深信幸兄因我學生之言而留心一訪或果了然不謬許結絲蘿應使百兩三星無愧色而鐘鼓琴瑟有正音也婚姻大事草草言之幸長兄勿哂鐵公子聽了竟呆了半晌方歎一口氣道老天老天既生此美對何又作

此惡緣奈何奈何水尚書見鐵公子沉吟嗟歎因問道長兄嗟歎莫非已諧佳耦鐵公子連連搖頭道四海求凰常都支君非淑女何處覓相如之配水尚書道既未結褵莫非疑小女亦然鐵公子道一有美舉國皆知為孟光但恨曲徑相逢非河洲大道鳩巢鶻奪恐傷名教羞耳坐失好述已抱終身大恨今復蒙老先生議及婚姻更使人遺恨於千秋矣水尚書聽見鐵公子說話隱隱約約不明不白因說道長兄快士有何隱情不妨直述何故作此微詞鐵公子道非微詞也寔至情也老先生歸而詢之自得其詳矣水尚書因離家日久全未通音信不知小女兒近作何狀見鐵公子說話鶻鶻突突有恐曖昧不可明言遂不復問又說些閒話喫了飯方別了回去正是

來因看衛玠

去為問羅敷

欲遂室家愿

多勞父母圖

水尚書因別了回來一路上暗想道這鐵公子果然是個風流英俊我女兒的婚姻斷乎放他不得但他說話模糊似推又在就似喜又似憂不知何故莫非疑我女兒有甚不端但我知女兒的端方靜正出於性成非矯下為之料沒有非禮之事只怕還是過學士因求親不遂布散流言這都不要管他我回去且但與他父親定了婚姻之約任是風波便不能搖動矣主意定了到私衙擇個好日即與個相好的同僚向鐵都院道達其意鐵都院因過學士前奉水尚書知是為過公子求親不遂起的釁端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類拔萃的多才小姐正想着鐵公子原配忽見水尚書央人來議親正合其意不勝歡喜遂滿口應承水尚書見鐵都院應承恐怕有變遂忙交拜請酒又與同僚催促鐵都院下定鐵都院與石夫人商量道中玉年也不小若聽他自擇擇到幾時况我聞得這水小姐不獨人品端莊又兼聰慧絕倫過學士的兒子百般用計求他他本有本事百般拒絕又是個女中豪傑正好與中玉作配今水尚書又來催定乃是一段良緣萬萬不可錯

過石夫人道這水小姐既有如此賢慧老爺便拿定主意竟自為他定了也不必去問兒子若去問他又有許多推辭的話鐵都院道我也這等想夫妻商量停當遂不通知鐵公子竟自備些禮物擇了個吉日與同僚為媒定了定過後方着人去與鐵公子賀喜鐵公子聞知喫了一驚連忙入城來見父母道婚姻大事名教攸關欲後正其終必先正其始若不換其初州州貪圖才貌留瑕隙與人談論便是終身之玷鐵都院道我且問你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麼鐵公子道若論水小姐容貌真是秋水為神玉為骨誰說他不美鐵都院道容貌既美想是才智不佳鐵公子道若論水小姐的才智真不動色而有鬼神不測之機誰論他不佳鐵都院道既又有才智則想是為人不端鐵公子道若論水小姐為人真可謂不愧鬼神不欺暗室誰說他不端鐵都院與石夫人聽了俱笑起來道這水小姐既為人如此今又是父母為媒正娶有甚嫌隙怕人談論鐵公子道二夫人在上孩兒不敢隱瞞若論水小姐的分明窈窕孩兒雖寤寐求之猶恐不得今天從人願但恨孩兒與水小姐無緣遇之於患難之中而相見不必禮接之於嫌疑之際而自列每自許今日到底能成全則前日之義俠皆屬有心故寧失閨閣之佳耦不敢作名教之罪人遂將前日游學山東怎生遇見過公子搶劫水小姐怎生懸堂上救回水小姐自己怎生害病又怎生接去養病之事細說了一遍鐵都院夫妻听了愈加歡喜據這等說起來則你與水小姐正是有恩有義之俠烈好述矣事既大昭於耳目心又無愧於夢魂始患難則患難為之終以正則以正為之有何嫌疑之可避若今必避嫌疑則昔之嫌疑終洗不清矣此事經權常變按之悉合五冕無多慮也快去安心攻書以俟大小登科娛我父母之晚景鐵公子見父母主意已定料一時不能挽回又暗想道此事我也不必苦辭就是我從了想來水小姐亦必不從且到臨時再作區處

因辭了父母依舊往西山去讀書正是

君子喜從名教樂

守貞月老難為主

淑人遠避獸禽聲

持正風流是罪人

按下鐵公子為婚事躊躇不題却說水尚書為女兒受了鐵公子之定以為擇婿得人甚是歡喜因念離家日久又見宦途危險遂上本告病辭了回去朝廷因恰他被謫受了苦難再三不允水尚書一連上了三疏聖旨方准他暫假一年馳驛還鄉假滿復任水尚書得了旨滿心歡喜急忙收拾回去這番是奉旨馳驛甚是風騷早有報到歷城縣報人寫了大紅帖子到水府來初報復侍郎之職次報陞尚書今又報欽假馳驛還鄉水小姐初聞恐又是奸人之計還不深信後見府縣俱差人來報信雖是真但不知是甚麼緣故能得復任終有幾分疑惑過了兩日忽水運走來獻功道賢姪女你道的哥哥官是怎生樣復任的水小姐道正為不知在此疑惑水運道原來就是鐵公子保奏的水小姐笑道此事一發荒唐鐵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一個書生怎生保奏水運道也不是他特保哥哥的只因哥哥貶官為王薦一員大將那大將失了機故帶累哥哥前日過公子要娶你因你告以無父命推辭他急了只求他的父親過學士寫書差人到邊上去求哥哥不料哥哥又是個不允他就記了毒又見邊關有警他遂上了一本說邊關失事皆因舉薦非人之罪輕了因乃請旨要斬哥哥與這員大將聖旨准了這日三法司正綁那員大將去斬恰好鐵公子撞見看定那員大將是個英雄因嚷到三法司堂上以死保他三法司不得已只得具疏請命朝廷准了就遣那大將到邊帶罪征伐不期那員大將果然是個英雄一到邊上便將敵兵殺退成了大功朝廷大喜道你父親舉薦得人故召還復任又加陞尚書推起根由豈不是

鐵公子保救的冰心小姐聽了道此話是誰說來只怕不真水運道怎麼不真現有抵報冰心小姐因笑說道若果是真他一個做拐子的敢大胆嚷到三法司堂上去叔叔就該告他謀反了水運聽了知道是姪女譏誚他然亦不敢認真只得忍着沒趣笑說道再沒講起都是這班鼓公子帶累我如今再不理他們了說罷不勝抱慚而去冰心小姐因暗想道鐵公子與我緣法甚奇我在陌路中虧他救了事已奇了還說是事有湊巧怎麼令爹貶謫遠庭與他風馬牛不相及又無意中為他救了不更奇了又想到奇則奇矣只可惜奇得無味空有感激之心斷無和合之理天心有在雖不可知而人事錯已如此矣寸心中日又思慕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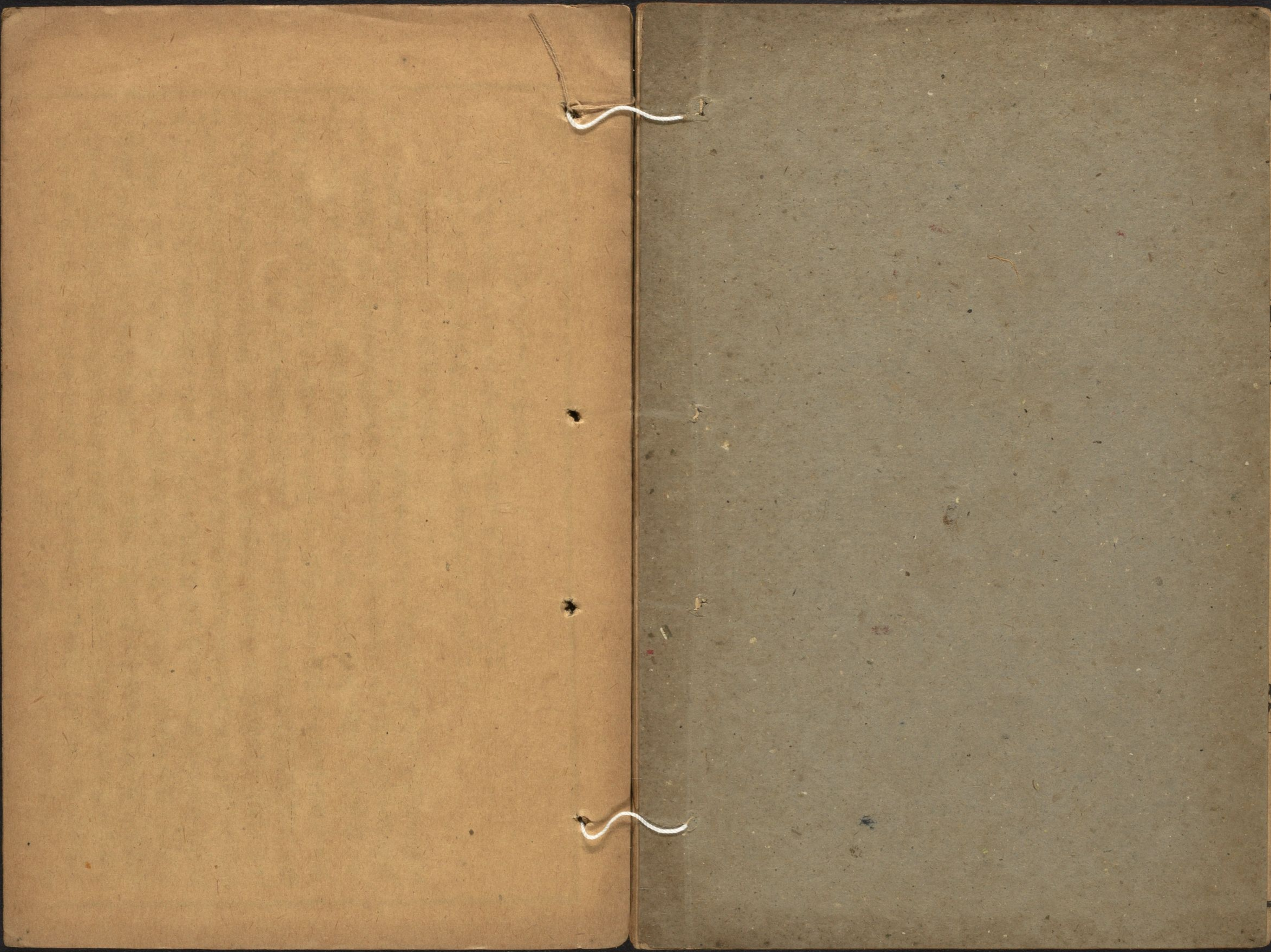
烈烈者真性

般般者柔情

調平情與性

名與教方成

水小姐在家佇望又過了此時忽報水尚書到了因是欽賜馳駟府縣官俱出郭郊迎水運也騎馬出城迎接熱熱鬧鬧只到日午方纔到家冰心小姐迎接進去父女相見先叙別離愁後言重見面不勝之悲又不勝之喜只因這一見有分教喜非常喜情不近情不知水尚書與冰心小姐說了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繪圖俠義風月傳卷四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嚀馬敢過辭

詞 關雎君子桃夭淑女夫豈不風流花自生憐柳應溺愛定抱

曰 好衾綢 誰知妾俠郎心烈不要到溫柔寢名食教吞風吐化

別自造河洲 右調少年遊

話說水尚書還到家中看見冰心小姐比前長成更加秀美十分歡喜因說道為父的前邊歷過
了多少風霜險阻也不甚愁今蒙聖恩受這些榮華富貴也不甚喜但見你如此長成又平安無
恙我心甚慰又為你擇了一個佳婿我亦甚快冰心小姐聽見父親說為他擇了一佳婿因心有
保奏影子就有幾分疑是鐵公子因說道爹今年近耳順母親又早謝世又不曾生得哥哥兄弟
膝下止有孩兒一人已愧不能承繼宗祀難道還不朝夕侍奉爹爹怎麼說起擇婿料孩兒心痛
孩兒雖不孝斷不忍捨爹爹遠去水尚書笑道這也難說任是至孝也沒個女兒守父母不嫁之
理若是個平常之婿我也來家與你商量只因此婿少年風流不必言才華俊秀不必言俠烈義
氣不必言只他那一雙識英雄的明眼不怕人的大膽敢担石的硬骨能言語妙舌真令人愛殺
我故自做主意將你許嫁於他冰心小姐聽見說話漸漸知了因虛劈一句道爹爹論人則然只
怕論禮則又不然也水尚書雖與鐵都院成了婚姻之約却因鐵公子前番說話不明叫他歸詢
自知今見女兒又恐說理不然恰恰合着正要問明因直說道我兒你道此婿是誰就是鐵都堂
的長公子鐵中玉也冰心小姐道若是別人還要女兒苦辭若說是鐵公子便不消孩兒苦辭自
然不可就是女兒以為可鐵公子必以為不可也何也於婚姻之禮有碍也雖空費了爹爹一番

盛心却免了孩兒一番逆命之罪水尚書聽了着驚道這鐵公子既未以琴心相逗你又不涉多露而行爲何於婚姻之禮有碍冰心小姐道爹爹不知有個緣故遂將過公子要娶他叔叔要攬掇嫁他并假報喜搶刦到縣堂虧鐵公子撞見救了回來及鐵公子被他謀害幾死孩兒不忍悄悄的回養好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孩兒聞男女授受不親豈有相見草草如此彼此互相救援又如此此乃義俠之舉感恩知已則有之若再議婚姻恐不可如是之苟且也豈非有碍水尚書聽了更加歡喜道原來有許多委曲怪道鐵公子前日說話模模糊糊我兒你隨機應變避害全身真女子中所少愈令人可愛這鐵公子見義敢爲全無沾滯要算個奇男子愈令人可敬由此看來這鐵公子非你也無人配得他來你非鐵公子也無人配得你過真是天生美對况那些患難小嫌正是男女大節揆之婚姻嘉禮不獨無碍實且有光我兒不消多慮聽我爲之斷然不差正是

女之所避

父之所貪

貪避雖異

愛慕一般

按下水尚書又女議婚不題却說過公子自成奇回來報知水侍郎不允之事恨如切骨後見父親上本請斬甚是快活又聞得被鐵公子救了侯孝成功轉陞了尚書愈加憤恨後又聞水尚書與鐵都院結了親一發氣得發昏因與成奇苦苦推求道我爲水小姐不知費了多少心力却被這鐵家小畜生衝破救了去前日指望騙他來打一頓出出氣不料轉被他打個不堪大家告他又被他先立了案轉討個沒趣這還是我們去尋他惹出來的也還氣得過只是這水小姐的親事我不成也還罷了怎因我之事到被他討了趣去今日竟安安穩穩一毫不費氣力議成親事我就拚死也要與他做一場兒須爲我設個好法成奇道前日水小姐獨自居處尚奈他不得今

水居一又陞了尚書回來一發難算計了過公子道陞了尚書管我不着成奇道管是管不着只是要與他作對頭終須費力過公子道終不然就是這等罷了不成成奇道就是不能也難明做只好暗暗設計打破他的親事過公子道得能打破他的親事我便心滿意足且請問計將安出成奇道我想他大官管人家名節甚重只消將鐵公子在他家養病之事說得不乾不淨四下傳聞再夾人說到他耳邊那時他怕醜或者開交也未可知他若聽了全不動意到急時拚着夾一個相好言官的恭他一本他也自然罷了過公子聽見方歡喜道此計甚妙我明日就去見府縣官散起謠言成奇道這個使不得那府縣都是明知此事的你去散謠言不但他不信只怕還要替他分辨哩我聞得府尊不久要去縣官又行取了也不久要去等他們舊官去了候新官來不曉得前邊詳細公子去污紅他一場便自然信了府縣信了倘夫人參論便有指實了過公子聽了方歡喜道我兄怎算得如此精詳真孔明復生也成奇道不敢欺公子若不耻下問還有妙於此者過公子道此是兄騙我我不信更有妙於此者成奇道怎的沒有前日我在京中見老爺與大侯往來甚密又聞得大侯被鐵中玉在他養間堂搜了他愛的妾去又奏知朝廷將他幽閉三年恨這鐵中玉如醋又聞得這大侯因幽閉三年尚未曾生子又聞他夫人又新死了公子可稟知老爺要老爺寫書一封通知他水小姐之美再說明是鐵中玉定下的叫大侯用些勢力求娶了去一可得此美妾二可洩恨他自然歡喜去做他若做成我們不消費力豈非妙計過公子聽了這番計只歡喜得跌足成奇道公子且莫歡喜還有一妙計率性擢弄他一番與公子喜喜罷過公子道既是如此一發要請教了成奇道我在京中又聞得仇太監也與老爺相好又聞得這仇太監有一個姪女生得頗却醜陋還未嫁人何不一發求老爺一封書總承了鐵

中玉也可算我仇將恩報了過公子聽了連聲贊妙道此計更妙便可先行要老翁寫書不難只是又要勞兄一行成奇道公子之事安敢辭却正是

好事不容君子做

陰謀偏是小人多

世情叵測真無法

人事如斯可奈何

按下過公子與成奇謀寫書進京不題却說鐵公子在西山讀書待到秋闈真是才高如拾芥輕輕巧巧中了一名舉人待到春闈又輕輕巧巧中了一名進士殿試二甲即選了庶吉士因前保薦侯孝有功不受待詔今加一級陞做編修十分榮幸此時鐵中玉已是二十二歲鐵都院急急要與他完婚說起水小姐只是長歎推辭欲要另覓又別無中意之人恰好水尚書一年假滿遣行人追促還朝鐵都院聞知因寫信與水尚書要他連小姐都携進京以便結親水尚書正有此意因與水小姐商量道我蒙聖恩此欽召番進京不知何時方得回家你一個及笄的孤女留在家中殊為不便莫若隨我進京朝名寂寞也可消遣水小姐道孩兒也是如此想若只管丟在家中要生孩兒何用去是願隨爹去只有一事先要稟明爹爹水尚書道你有什么事不妨明說水小姐道若到京中倘有人議鐵公子親事孩兒却萬萬不能從命水尚書聽了笑道我兒這等多慮且到京中看機緣再作區處但家中托誰照管水小姐道叔叔總其大綱其餘詳細令水用夫妻掌管可也水尚書一一聽了因將家業托與水蓮并水用夫妻竟領了水心小姐一同進京而去正是

父命隱未出

女心已先知

有如春欲至

梅發向南枝

不月餘水尚書已到京師原有田宅居住見過朝各官俱來拜鐵都院自拜過就教鐵中玉來望拜鐵中玉見水尚書是個知己又有水小姐一脉也就忙來拜過但稱晚生却不認門婿水尚書

看見鐵中玉此時已是翰林與我女兒真是男才女貌可稱佳婦佳兒但他父親前次已曾行過定禮難道他不知道為何拜我的名帖竟不寫門婿窺他的意思寔與女兒的意思一般明日做親只怕還要費周旋又想到我與鐵都堂父母之命已定了怕他不從且從容些時自然妥貼過了些時忽一個親信的堂吏暗暗來稟道小的有一親眷是大夬侯的門客說大夬侯的夫人死了又未曾生子近日有人寄書與他盛稱老翁的小姐賢美多才叫他上本求娶這大夬侯猶恐未真因叫門客訪問這門客因知小的是老翁的堂吏故暗暗來問小的水尚書聽了因問道你怎生回話他堂吏道小的回他道老翁的小姐已久定與新中的翰林鐵翁了他又問可曾做親小的回他道親尚未做他即去了有此一段情由小的不敢不報知老翁水尚書道我知道了他若再來問你你可說做親只在早晚堂吏應諾而去水尚書因想道這大夬侯是個酒色之徒為搶人家女子幽閉三年了今不思悔改又欲胡為就是請旨來求親我已受過人聘怕是不怕他只是又要多一番唇舌又要結一個冤家莫若與鐵親家說明此意是早結了親便省得與他爭論了又想到此事與鐵親家說到容易只怕與女兒說到有些為難因走到水心小姐房中對他說道只鐵公子姻事不是為父苦來逼你只因早做一日親即免一日是非水心小姐道不做親事有甚麼是非水尚書就將堂吏之言說了一遍道你若不與鐵翰林早早的結了親只管分青紅皂白苦苦推辭明日大夬侯訪知了他與內臣相好的多倘若在內裏弄出手腳來那時再分辨便難了不可十分任性水心小姐道不是孩兒任性禮如此也方纔堂吏說是有人寄書與大夬侯爹爹不知這寄書與大夬侯叫他上本娶我的是誰水尚書道這事我怎得知水心小姐道孩兒到得知在此水尚書道你知是誰水心小姐道孩兒知是過學士水尚書道你怎知是他水

心小姐道久聞這大夫侯溺情酒色是個匪人及見這過學士助子邪謀亦是匪人以匪比匪自然相合况過學士前番為子求娶孩兒爹爹不允一恨也後面請斬爹爹聖上反召回陞官二恨也今又聞爹爹將孩兒許與鐵家愈觸其怒三恨也有此三恨故聳動大夫侯與孩兒為難也不是他更有何人水尚書道據你想來一毫不差但他既下此毒手我們也須防備水心小姐道這叫他將從前做過事不幸一齊來水尚書道我兒雖如此說但冤家可解不可結莫若早早的做了親使他空費了一番心機強似撻之於市父女正商量未了忽報一都院差人請老爺過去有事相商水尚書也要見鐵都院因見來請遂不扮職事竟騎了一匹馬悄悄來會鐵都院鐵都院接着進入後堂叱退衙役握手低低說道今日我學生退朝剛出東華門忽撞見仇太監一把扯住他說有一個姪女兒要與小兒結親我學生即一口就回他已曾聘了他就問聘的是誰家我學生怕他歪纏只得直說出是親翁令愛他因說道又不曾做親事單單受聘也還辭得容再遣媒奉求我想這個仇太監又不明道理只倚着內中勢力往往胡為若但以口舌與他相爭甚是費力况我學生與親翁絲羅已結何不兩下講明早早諧了秦晉也可免許多是非人耳水尚書道原來親翁也受此累我學生也有一段緣由遂將堂吏傳說大夫侯要請旨求親之事說了一遍鐵都院既道是彼此俱受此累一發該乘他未發早做了親莫說他生不得風波就是請了聖旨下來也無用了水尚書道早做親固好只是小女任性因前受過公子之害時曾接令即養病一番嫌疑於心只是不安屢屢推辭恐會平中不肯就出門鐵都院道原來令愛與小兒性情一般堅貞小兒亦為此嫌終日推三阻四怎生區處水尚書道我想他二人才美非常非不愛慕而

願結絲羅所以推辭者避養病之嫌疑也所以避嫌疑者恐傷名教耳惟其避嫌疑恐傷名教此君子所以為君子淑女所以為淑女則父母國人之所重也若平居無事便從容些時慢慢勸他結親未為不可但恨添此大夫侯與仇太監之事却從容不得了只得煩老親翁與我學生各回去勸諭二人從權成此好事可免從中夾炒免後來許多唇舌令即與小女他二人雖說偏強以理論之未必不從鐵都院道老親翁所論最為有理只得如此施行二人議定水尚書別了回家正是

花難並蒂月難圓

野蔓閒藤苦必纏

須是兩心無愧作

始成名教好姻緣

鐵都院送了水尚書出門因差人尋了鐵翰林回家與他商量道我為仇太監之言正思量要完親事故請了水先生來計議不期大夫侯死了夫人有人傳說他要來續娶水小姐水先生急了正來尋我也願早早完婚兩家俱如此想想是姻緣到了萬萬不可再緩我兒你斷不可仍執前議撓我之心鐵中玉道父親之命孩兒焉敢不遵但古聖賢於義之所在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孩兒何獨不然奈何因此蜂虿小毒便匆匆草草以亂其素心若說仇太監之事此不過為過公子播弄耳焉能免我哉鐵都院道你縱能駕馭亦當為水小姐解紛鐵中玉道倘大人必欲如此周旋須明與水尚書言過外面但可揚言結親以絕覬覦之念而內裏避嫌不敢親枕衾也鐵都院聽了暗想道既揚言做親則名分定矣內中之事且自由他因說道你所說到也兩全只得依你遂令人揀選吉期要結親到了次日忽水尚書寫了一封書來鐵都院折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所議之事歸諭小女以為必從不期小女稟性至烈只欲避嫌全不畏禍今再三苦訓方許

名結絲蘿以行權而寔虛合卷以守正弟思絲蘿既已定名則合卷終難謝絕矣只得且聽之以圖其漸不識親翁以為然否特以請命幸示之教之不盡 弟名正具

鐵都院看了暗喜道真是天生一對得此淑女可謂家門有幸亦於名教有光矣但只是迎娶回來若不合卷又要動人議論莫若竟去做親閨閣內事合卷不合卷便無人知覺矣因寫書將此意回復水尚書水尚書見說來就親免得女兒要嫁出愈加歡喜兩人同議定擇了一個大吉之日因要張揚使人知道便請了許多在朝顯官來喫喜筵到了這日大吹大擂便十分熱鬧到了黃昏鐵都院打了都察院執事鐵中玉打着翰林院的執事同穿了吉服坐了大轎竟到水尚書家來就親到了門前水尚書迎入前廳與眾賓朋親戚相見相見過遂留鐵都院在前廳筵宴就送鐵中玉到後廳與水心小姐結親鐵中玉到了後廳天色已晚了滿廳上垂下珠簾只見燈燭輝煌有如白晝廳旁兩廂房藏着樂人在內暗暗奏樂廳上分東西對設着兩席酒筵廳下鋪着兩條紅毡許多侍妾早已擁簇着水心小姐立在廳右見鐵中玉到簾兩個侍妾忙扯開簾子請鐵中玉入去水心小姐見鐵中玉入來他毫不作兒女羞澁之態竟喜孜孜迎着說道向蒙君了鴻恩高誼銘刻於心只道今生不能致謝不料天心若有意垂憐父母忽無心遂願今陳知感誠厚幸也請上受賤妾一拜鐵中玉在縣堂看見水心小姐時雖說美麗却穿的是淺淡衣服今日所見却金裝玉裹打扮得與天仙相似一見了只覺神魂無主因答道卑人受夫人厚德不敢齒牙明頌以辱芳香惟於夢魂焚祝聊銘感佩耳幸親瞻仙範正有一拜遂各就紅毡對拜了四禮侍妾分付樂人穩穩奏樂拜完樂止二人東西就位對坐侍妾一面茶獻因是合卷喜筵不分賓主無人定席一面擺上酒來對飲飲過三巡鐵中玉因說道卑人陷穿餘生蒙夫人垂救此恩

已久相忘不敢孜孜殷勤只卑人浪迹浮沈若非夫人良言指示明白今日尚不知流落何所今雖叨一第不足動心然夫人培植恩私時時躍入方寸中不能去也水心小姐道臨事何人不獻芻蕘問途童子亦能指示第患聽之者難從之者不易耳君子之能從正君子之善所也賤妾何與焉若論恩私之隆重君子施於賤妾者猶說遊戲縣堂無大利害至於侯孝一案事在法司所關天子豈遊戲之所哉而君子竟談笑為之雖義挾出於天生而雄辯罵人正言服眾故能聳動君臣得以救敗為功而令家嚴由此生還也功莫大焉雖殺身不足報萬一何況奉侍箕帚之末而敢過為之推辭哉所以推辭者因向日有養病之嫌雖君子之心與賤妾之心無不白而傳聞之人則不白者多矣况於今之際怨者有人恨者有人讒者有人安保無污穢安保無謗毀若遵父命而只貪今日之歡設有微言則君子與賤妾俱在微言中矣其何以自表莫若待浮言散盡再結縞於青天白日之下庶不以妾之不幸為君子高風累矣不知君子以為然否鐵中玉聽了連聲俯首道卑人之慕夫人雖大旱雲霓不足論也每再思一侍教有如天上况聞兩大人之命豈不願寢食河洲苜蓿而惶懼不敢者只恐匆匆草草以我之快心致夫人之遺恨也然而兩大人下詢實遂巡不知所對今既夫人之宛轉實盡我心之委曲共同此心自無他議事歸終吉或為今日而言也水心小姐道即今日之舉亦屬勉強但欲謝大夫侯仇太監於無言也不得不出此鐵中玉道卑人料大夫侯與仇太監皆風中牛馬毫不相及而忽然作此山鬼伎倆者自是過氏父子為之播弄令播弄不行惡心豈能遂意不知又將何為水心小姐道妾聞凡事未成可破將成可奪今日君子與賤妾此番舉動可謂已成矣破之不能奪之不可計惟有布散流言橫加污蔑使自相乖違耳妾之不敢即薦枕衾者欲使通知白璧至今尚瑩然如故而青蠅自息矣鐵

中玉道夫人妙論既不失守身之正又可謝讒口之奸真可謂才德兼善者也但思往日養病之事出入則徑路無謀居停則男女一室當此之際夫人與卑人之無欺無愧惟有四知此外則誰為明誼設使流言一起縱知人者以為莫須有而執筆者何所據而敢判其必無致使良人之子終屬兩懸則將奈何水心小姐道此可無慮也妾聞天之所生未有不受天之所成者也而人事於中阻撓者正以砥礪其操守而簡鍊其名節也君子得之小人喪之每每如此分途焉譬如君子氣義如雲肝腸似鐵爵祿不移威武不屈設非天生當不至此賤妾雖閨娃不足齒然粗知大義略諳內儀亦自負稟於天者不過冥冥若無作合則日東月西何緣相會枘圓鑿方入於參差乃相逢陌路君即慷慨垂憐至於患難周旋妾亦冒嫌不惜此中天意已隱隱可知然此時養病心雖出於公而事涉於私故願留而不敢親至於今日父母有命媒妁有言事既公矣而心之私猶未白故已成而終不敢謂成既合而猶不敢合者蓋欲操守名節之無愧君子也此雖實自睽而實成天之所成君與妾既成天之所成而天若轉不相成則天生君與妾不既虛乎斷不然也但天心微妙不易淺窺君子但安俟之天若監明兩心自表白也即使終不表白到底於斯君與妾夫婦為名友朋為實而朝花夕月樂此終身亦未必非千秋佳話也鐵中玉聽了喜動眉宇道夫人至論茅塞頓開使我鐵中玉自今以後但修人事以俟天命不復敢生疑慮矣二人說話投機先說過公子許多惡意皆是引君入惡後說過學士無限毒情轉是激將成功說六國

合卷如何不合權

合而不合合而安

行人識得其中妙

始覺聖人名教寬

這個鐵中玉與水心小姐合而不合有分教藤蔓重纏絲蘿再結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廝纏實難領教

詞 臉兒粉白眉兒黛綠便是佳人不問紅絲未憑月老強要
朱結陳 豈知燕與鶯兒別相見不相親始之不納終之不

亂羞殺洞房春

右調少年遊

話說鐵中玉與水心小姐自成婚之後雖不曾親共枕衾而一種親愛悅慕之情比親共枕衾而更密一住三日並不出門水尚書與鐵都院探知十分歡喜不題却說大夫侯與仇太監俱受了過學士的讒言一個要嫁一個要娶許多勢利之舉都打點的停停當當却聽見鐵中玉與水小姐已結了親便都大驚小怪以為無法只得叫人來回覆過學士過學士聽見愈心不服暗算道我卑詞屈理軟軟的求他一番到討他一場沒趣我出面自呈狠狠的參他一番竟替他反成了大功此氣如何得出此恨如何得消今央大夫侯與仇太監指望夾炒得他不安他又安安靜靜結了親此着棋又下虛了却將奈何因差了许多精細家人暗暗到水尚書鐵都院兩處細細訪他過失有人來說鐵翰林不是娶水小姐來家是就親到水尚書家中去又有人來說鐵翰林與水小姐雖說做親却原是兩房居住尚未曾同床又有人來說鐵翰林與水小姐恩愛甚深住了三日並不出門過學士聽了肚裏甚是躊躇道既已結親為何不娶回家轉去就親既已合卷為何又不同床既不同床為何又十分恩愛殊不可解莫非原為避大夫侯與仇太監兩頭親事做的圈套我想圈套雖由他做若果未同床尚可離而為兩今要大夫侯去娶水小姐他深處閨中弄他出來甚是費力若鐵翰林日日上朝只須叫仇太監弄個手脚哄了他家去徧勒他與姪女兒結成親他這邊若果未同床便自然罷了算計停當遂面拜仇太監與他細定計仇太監滿

口應承道這不打緊若是要謀害鐵翰林性命便恐碍手碍脚今但將姪女兒與他結親是件婚姻美事就是明日皇爺知道了也不怕他老先生只管放心這件事一大半關乎我身上自然要做的妥帖只是到那日要老先生撞來做個媒正使他就到後來無說過學士道這個自然因見仇太監一力担承滿心歡喜遂辭了回來靜聽好音不題正是

邪謀不肯伏

奸人有餘惡

只道計萬全

誰知都不着

却說鐵中玉為結婚告了十日假這日假滿要入朝水心小姐終是心靈因說道過學士費了一番心機設出大夫侯與仇太監兩條計策今你我雖不動聲色而默默謝絕他們的殺機尚未曾發恐不肯休你我想大夫侯雖無賴說終屬外庭臣子向碍官箴不敢十分放肆妄之強求可無慮矣仇太監係寵倖內臣焉知禮法恐尚要胡為相公入朝不可不防鐵中玉道夫人明觸幾先慮周意外誠得奸人之肺腑但我視此輩腐鼠耳何足畏也水心小姐道此輩何足畏其近於朝廷不可輕投也鐵中玉聽了連連點頭道夫人教我良言敢不留意因隨眾入朝朝罷回到東華門外恰好與仇太監撞着鐵中玉與他拱拱手就要別去早被仇太監一把扯住道鐵先生遇着得甚巧正要差人到尊府來請鐵中玉問道我學生雖與老公同是朝廷臣子却有內外之別不知有何事見教仇太監道若是我學生之事也不敢來煩瀆鐵先生這是皇爺分付恐怕鐵先生推辭不得就要扯着鐵中玉同上馬去中玉因說道就是聖上有旨也要求老公公見教明白以便奉旨行事仇太監道鐵先生你也太多疑難道一個聖旨敢假傳的實對你說罷皇爺有心愛的兩軸畫兒聞知鐵先生詩才最美要你題一首在上面鐵中玉道這畫如今在那里仇太監道現在我學生家裡故請回去題了就要回旨鐵中玉因有水心小姐之言心雖防他却聽他

口口聖旨怎敢不去只得上馬並轡同到他家仇太監邀了入去一面獻茶一面就分付備酒鐵中玉因辭道聖旨既有畫要題可請出來以便應詔至於盛意斷不敢領仇太監道我太監家門雖不曉得文墨看見鐵先生只等翰苑高第到十分敬重巴不得與你們吃杯酒兒親近親近若是無故請你你也斷不肯來今日却喜借皇爺聖旨這個便兒屈留你坐半日也是緣法鐵中玉你也不必十分把我太監們看輕了鐵中玉道內外雖分同一臣人怎敢看輕但既有聖旨輒領盛情也須先完正事仇太監笑笑道鐵先生你莫要騙了你若完我正事只怕就要走了也罷成也有個法聖上是兩軸畫我先請出一軸來待鐵先生題了略吃幾杯再題那一軸豈不人情兩盡鐵中玉只得應承仇太監就邀入後廳樓下叫孩子抬過一張書案來擺列下文房四寶自下樓去雙手捧出一軸畫來放在案上叫小太監展開與鐵中玉看鐵中玉看見是名人畫的一幅磬口蠟梅圖十分精工金裝玉裹果是大內之物不敢怠慢因磨墨舒毫題了一首七言律詩在上面剛剛題完外面報過學士來拜仇太監忙叫請進來不一時過學士進來相見仇太監就說道過老先生你來得恰好今日我學生奉皇爺聖旨請鐵先生在此題畫我學生只道題詩在畫上要半日工夫因治一杯水酒屈留他坐坐不期鐵先生大才拿起來就題完了不知題些甚麼煩過先生念與學生聽待我學生聽明白些也好回旨過學士道只個當得因走近書案前細細念與他聽道

慷慨低斂淡黃衫

緊抱孤芳未許探

香口倦開檀半掩

芳心欲吐柏猶含

一枝瘦去容儀病

幾瓣攢來影帶慚

不是畏寒疑不放

要留春色占江南

過學士念完先自稱贊不已道題得妙題得妙字字是蠟梅字字是磬口真是令翰苑生輝仇太

監聽了也自歡喜道過老先生稱贊自然是妙的了因叫人將畫收起擺上酒來鐵中玉道既是聖上還有一軸何不請出來一發題完了再領盛情便心安了仇太監道我看鐵先生大才題畫甚是容易且請用一杯潤潤筆看因邀入席原來翰林規矩要分先後品級定坐席過學士第一席鐵中玉第二席仇太監三席相陪飲過數巡仇太監便開口道今日皇爺雖是一向知道鐵先生義俠之人不知才學如何故要詔題此畫也因我學生有一美事要與鐵先生成就故討了此差來求鐵先生見允今日實是天緣剛剛湊着過學士假作不知道且請問老公公有何事要成就鐵兄仇太監道鼓不打不響鐘不撞不鳴我學生既要成就我這段姻緣只得從實說了我學生有個姪女兒生得人物也真美做十全更兼德性賢淑今年正是十八歲了一時揀擇一個好對兒不出今聞知鐵先生青年高發尚未曾畢婚實實有個仰板之意前日朝回撞見尊翁都憲公道達此意已蒙見允昨日奏聞皇爺要求皇爺一道旨意做個媒證皇爺因命我拿這兩軸梅花的花畫來與鐵先生題皇爺曾說梅與媒同音就以題梅做了媒人罷不必另降旨意使人着見着像他丈人自然知道今畫已題了不知鐵先生知道麼鐵中玉聽了已知道他的來意轉不着急但說道蒙老公公厚情本不當辭只恨書生命薄前已奠雁於水尚書之庭矣豈有復居甥舍仇太監笑道這事鐵先生不要瞞我我訪得明明白白在這裡了前日你明做的打戲不過為水家女兒不肯嫁與大夬侯央你裝個恍子怎麼就認真哄起我們來了鐵中玉道老公公此說可謂奇談別事猶可假的這婚姻之事乃人倫之首名教攸關怎說裝個恍子難道大禮既行已交合香男又別娶女又嫁人仇太監道既不打仗別娶別嫁為何父母在堂不迎娶回來轉去就親既已合香為何不同眠同卧却又分居而住鐵中玉道不迎歸者為水岳無子不過暫慰其父

母離別之懷耳至所謂同眠不同眠此乃閨閣之事老公公何由而知老公公身依日月目擊綱常切不可信此無稽之言仇太監道這些話是真是假我學生也都不管只是我已奏知皇爺我這姪女定要嫁與鐵先生的鐵先生却推脫不得鐵中玉道不是推脫只是從古到今沒個在廷禮義之臣娶了一妻又再娶一妻之理仇太監道我學生只嫁一妻與鐵先生誰要鐵先生又要一妻鐵中玉道我學生只因已先娶一妻在前故辭後者若請老公公之一妻又何辭馬仇太監道鐵中玉娶妻的前禮不是這樣論若娶到家的方纔算得前若是外面的閒花野草雖在前到要算做後了鐵中玉道若是閒花野草莫說論不得前後連數也不足算至於卿貳之家遵父母之命從媒妁之言鐘鼓琴瑟以結絲蘿豈閒花野草之比老公公失言矣仇太監道父母之命既然要遵難道皇爺之命到不要遵莫非你家父母大似皇帝鐵中玉見仇太監說話苦纏因說道這婚姻大禮關乎國體也不是我學生與老公公私自爭論的縱不敢稟奏朝廷亦當請幾位禮臣公議看誰是誰非仇太監道這婚姻既要爭前後那有工夫又去尋人理論若要請禮臣現今的過老先生一位學士大人在此難道不是個詩禮之臣就道問一聲便是了鐵中玉道開樂文章都是一般就請教過老先生也使得仇太監因問道過老先生我學生與鐵先生這些爭論的言語你是聽得明明白白的了誰是誰非須要求你公判一判却不許袒護同官過學士道老公公與鐵寅兄不問我學生我學生也不敢開口既蒙下問怎敢袒護若論起婚姻的禮來禮中有禮禮外又有禮雖召諸廷臣窮日夜之力也論不能定若據我學生愚見切聞王者制禮又聞禮樂自天子出既是聖上有命則禮莫大於此矣於此禮不遵而拘古執今不獨失禮竟可謂之不臣矣仇太監聽了哈哈大笑道妙論說得又痛快又斬截鐵先生再沒得說了因叫小太監滿斟

了一大杯酒親起身送與過學士面前又深打一恭道就煩過老先生為個媒兒與我成就這樁好事過學士忙接了酒拱仇太監復了位因回說道老公公既奏請過聖上則拜老公公如命為聖上之命也我學生焉敢不領教一面就飲乾了酒就一面對着鐵中玉道老公公這般姻事既是聖上有命就是水天老與寅翁先有盟約只怕也不敢爭論了鐵寅翁料來推不脫到不如從直應承了罷好教大家歡喜鐵中玉聽了就要發作因暗暗思想一來碍着他口口聖旨不敢輕毀二來碍着內臣是皇帝家人不便動粗三來恐身在內廳一時走不出來正想提着過學士同走是條出路恐發話重了驚走了他轉緩緩說道就是聖上有命不敢不遵也須回去稟明父母擇吉行聘再沒學士自應承之理仇太監道鐵先生莫要讀得書多弄做個腐儒若皇命的旨意看得輕不要遵便凡事一聽鐵先生自主也若是皇命的聖旨是違拗不得便當從權行事不要拘泥那這庸人迂濶的俗套子恰好今朝是個黃道吉日酒席我學生已備了樂人已在此伺候了大媒又借重了過老先生內裏有的是香閨秀閣何不與舍姪女竟成鸞鴦侶便完了一件百年的大事若慮尊公大人怪你不稟命你說是皇命的旨意只得也罷了若說沒甚礙我學生自當一一補上決不敢少過學士又攛掇道此乃仇老公的美意鐵寅兄若再推辭便不近人情了鐵中玉道要近情須先近禮我學生今日之來非為婚姻乃仇老公公傳宣聖旨命微臣題畫今畫二軸纔只題得一軸是聖上的正旨尚未遵完怎麼議及私事且求老公公請出那一軸畫來待學生應完了正旨再及其餘也未為遲仇太監道這却甚好只是這軸畫甚大在樓上取下來甚是費力莫若請鐵先生就上面去題罷鐵中玉不知是計因說道上下俱是一般但隨老公公之便仇太監道既是這等請鐵先生再用一杯好請上樓題畫去且完了一件又完一件鐵中

玉巴不得完了聖旨便好尋脫身之路因立起身來說道題畫要緊酒是不敢領了仇太監只得也立起身來道既要題畫就請上樓因舉手拱行鐵中玉因見過學士也立起身來因說道過老先生也同上去看看過先生將要同行忽被仇太監瞞了一眼會了意就改口道題畫乃鐵寅兄奉旨之事我學生上去不便候寅兄題過畫下來做親學生便好效勞鐵中玉道既然如此學生失陪有罪了說罷竟被仇太監哄上樓來正是

魚防香餌鳥防弓

失馬何曾慮塞翁

只道鴻飛天地外

誰知燕阻畫樓東

鐵中玉被仇太監哄上樓來腳還未曾立穩仇太監早已縮將下去兩個小內官早已將兩扇樓門緊緊閉上鐵中玉忙將樓中一看只見滿樓中俱懸紅掛綠結綵鋪毡裏的盡是錦綉窩巢樓正中列着一座錦屏錦屏前坐着一個女子那女子打扮的

珠面宮環宮樣粧

朱唇海濶額山長

閻王見慣渾閒事

嚇殺劉郎與阮郎

那女子看見鐵中玉到了樓上忙立起身來叫眾侍兒請過去相見鐵中玉急要迴避樓門已緊緊閉了没法奈何只得隨着眾侍兒走上前深深作了一揖就回過身來立着那女子自不開口傍旁一個半老的婦人代他說道鐵翁既上樓來結親便是至親骨肉一家人不須害羞請同小姐並坐不妨鐵中玉道我大院是奉聖旨上樓來題畫的誰說結親那婦人道皇爺要題的兩軸畫俱在樓下鐵翁為何不遵旨上樓來題畫的鐵中玉道這樓上乃是小姐的卧樓外人豈容到此鐵中玉道你家公公計策妙是妙只可惜加在我鐵中玉身上毫無用那婦人道鐵翁既來之况且又是青天白日現有過學士在樓下為證自誣不去若以這等自所未見的美色來迷我我

鐵翰林不獨姓鐵連身心都是鐵的比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明燭達旦的關雲長還硬掙三分這些美人計如何有用那女子不但不美原是個懶之人只因初見面故裝做些羞澁不便開言後面偷眼看見鐵翰林水一般的年紀粉一般的白面皎皎潔潔到像一個美人十分動火又聽見他說美人計沒用便着了急忍不住大怒道這官人說話也太無禮我們雖官家若論職分也不小我是他姪女兒也要算個小姐今日奏明皇爺嫁你也是一團好意怎麼說是用美人之計怎麼又說沒用既說沒用我們內臣家沒甚名節拚着個不識羞就與你做一處看是有用沒用因分付眾侍妾道快與我拖將過來眾侍妾應了一聲便一齊上前說道鐵爺聽見麼快快過去陪過小心罷免得我們囉哩鐵中玉聽見又好惱又好笑只是不做聲眾侍妾看見鐵翰林不做聲又見女子發急只得奔上前來你推一把我扯一把央七央八的亂嘈鐵中玉欲要認真動手却又見是一班女子反惡裝村只得忍耐因暗想道俗語說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睹不聞無窮只不理他便了因移了一張椅子遠遠的坐下任眾侍妾言言語語他只默然不採正是

剛剛無家柔至矣

柔而不屈是真剛

若是何物剛柔並

惟有人間流水當

鐵中玉正被眾侍妾囉哩忽仇太監從後樓轉出來一面將眾侍妾喝道貴人面前怎敢如此放肆一面就對鐵中玉道鐵先生這段姻緣已湊到這個田地料想也推辭不得不如早早順從了罷也免得彼此失了和氣鐵中玉道非是學生不可於禮不可也仇太監道怎麼不可鐵中玉道老公公不看見會典上有一議外臣不許與內臣交結交結且不可何況聯婚姻仇太監道這是舊制舊制既要遵難道皇爺的新命到不要遵鐵中玉道就是要遵也須明奏了聖旨謝過恩然

後遵行今聖旨不知何處恩又不曾謝便要草草結親這是斷乎不可望老公公原諒二人正在樓上爭論忽兩個小太監慌慌忙忙跑將上來將仇太監請了下去原來是侯總兵邊關上又招降了許多敵人又收了許多進貢的寶物親解來京朝見蒙聖上賜宴因前保舉是鐵中玉故有旨召翰林鐵中玉陪宴侍宴官得了旨忙到鐵衙來召問知被仇太監邀了去只得趕至仇太監家裏來尋看見鐵翰林跟隨的長班并馬俱在門前伺候遂忙稟仇太監要人仇太監出來見了問知是這些緣故與見學士兩個氣得你看我我看看你話都說不出來侍宴官又連連催促仇太監無法奈何只得叫人開了樓門放他下來鐵中玉下便下來還不知是甚麼緣故因見侍宴官與長班稟明方纔曉得又見侍宴官催促就要辭出仇太監滿肚皮不快活因說道陪宴固是聖旨題畫也是聖旨怎麼兩軸只題一軸明日聖上見罪莫怪我不早說鐵中玉道我學生多時催題老公公匿畫不出叫學生題甚麼這軸畫原在樓下因要騙鐵中玉上樓故不取出及騙得鐵中玉上樓便將這軸畫好好的鋪在案上好入他的罪今聽見鐵中玉說匿畫不出因用手指着道現放在書案上你自不奉旨題寫却轉說匿畫幸有過老先生做個見證鐵中玉見畫在案上便不多言因走近前展開一看却畫的一枝半紅半白的梅花與前邊的磬口梅花又不相同磨墨濡毫要題侍宴官見鐵中玉要題畫固連連催促道題詩要費工夫侯總兵已將到恐去遲了鐵中玉道不打緊因縱筆一揮揮完擲筆將手與過學士一拱道不得奉陪了竟往外走仇太監只得送他出門上馬而去正是

孤行不畏全憑膽

冷臉驕人要有才

膽似子龍重出世

才如李白再生來

仇太監送了鐵中玉去後復走進來叫過學士將題此畫的詩念與他聽過學士因念道

一梅忽作兩重芳

仔細看來覺異常

認作紅顏饒雪色

欲愁白面帶霞光

莫非殘醉添微暈

敢是初醒薄曉粧

休怪題詩難下筆

枝頭春色費商量

過學士念完仇太監雖不深知其妙但見其下筆敏捷也就驚倒因冥計道這小畜生有如此才
攀那水小姐聞知也是個才女怎肯放他過學士道他不放他我如何又肯放他只得將他私邀
養病之事央一個敢言的當道上他一本使他必不成全方遂我意只因這一算有分教鏡愈磨
愈亮泉越汲越清不知過學士央誰人上本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察出隱情方表人情真義俠

詩 美惡由來看面皮

誰從心性看妍媸

曰 箇中冷煖身難問

此際酸甜舌不知

想是做成終日夢

莫須猜出一團疑

願君細細加明察

名教風流信有之

話說過學士與仇太監冥計借題畫的聖旨將鐵中玉騙到樓上與姪女結親以為十分得計不
期又被聖旨召去陪候總兵之宴將一場好事打破了二人不勝煩惱重思妙計過學士想道他
與水小姐雖傳說未曾同床然結親的名聲人已盡知今要他另娶另嫁似覺費力莫若只就他
舊日接回去養病的事體裝做點私情央一個有風力的御史泰他一本說是先姦後娶有汚名
教再求老公公在內中弄個手脚批准禮部行查再等我到厯城縣叫縣尊查他養病的舊事出
個庚帖兩下夾攻他自然怕醜要離開仇太監道等他離開了我再請旨意與他結親難到又好
推辭二人冥計停當便暗暗行事不題正是

試問妒何為

總是心腸壞

明將好事磨

暗暗稱奇快

却說鐵中玉幸虧聖旨召去陪候總兵之宴方歸脫身歸家與父親細說此事鐵都院道因說你
與水小姐既結絲羅名分已定我想就是終身不同房也不得不是夫婦了為何不娶了來家完
結一索却合而不合惹人猜疑仇太監之事若不是僥倖遇了聖旨還要與他苦結冤家甚是無
味宜速與媳婦商量早早于歸以絕覬覦鐵中玉領了父命因到水家來見水心小姐將父親的
言語一一說了水心小姐道妾非不知既事君子何惜親抱衾裯但養病之事涉於曖昧嫌疑尚
未曾表白適君又在盛名之下讒妒俱多妾又居眾羶之地指摘不少若貪旦夕之權不留可白
之身以為表白之地則是終身無可白之時矣豈智者所為鐵中玉道夫人之慮自是名節大端
但恐遷延多事卑人非不知無以慰父母之心水心小姐道所防生釁者並無他人不過過氏父
子耳彼見君與妾之事已諧矣其急才急妒當不俟終日若要早慰公婆之心不妨百兩于歸再
結花燭但衾枕之事尚望君子少寬其期以為名教光鐵中玉見水心小姐肯嫁過去滿心歡喜
道夫人斟酌理兩得其中敢不如命因告知父母又稟知岳翁又請欽天監擇了個大吉之日
重請了滿朝親友共慶喜事外人盡道結親二人實未曾合豈正是

盡道春來日

花無不吐時

誰知金屋裏

深護牡丹枝

鐵中玉與水心小姐重結花燭過學士打聽得知心下一發着急因行了些賄賂買出一個相好
的御史姓萬名諤叫他劾鐵翰林一本那萬諤得了賄果寫一道本章奏上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萬諤奏為婚姻曖昧名教有乖懇恩察明歸正以培風化事竊惟人倫
有五夫婦為先大禮三千婚姻最重故男女授受不親家庭內外有別此王制也此古禮也

庶民寒族猶知奉行從未有卿貳之家孤男寡女而無媒共處一室以亂婚姻於始更未有朝廷之上司馬憲臣而有故汚聯兩姓以亂婚姻於終如水居一之父女鐵英之父子者也臣職曰言路凡有所見所聞皆當入告臣前過通衢偶見有百兩迎親者迎親乃倫禮之常何足為異所可異者鼓樂迎來指視譁笑者滿於路軒車迎過而議論嗟歎者夾於道臣見之不勝駭異因問為誰氏婚乃知為翰林鐵中玉娶尚書水居一之女水水心也不道詳其譁笑嗟歎之故乃知鐵中玉曾先養病於水水心之家而孤男寡女並處一室不無曖昧之情今父母徇私招搖道路而縱成之實有傷於名教故臣聞之愈加驚駭而不敢不入告也夫婚姻者百禮之首婚姻不正則他禮難稽臣子者庶民之標臣子蒙羞則庶民安閒伏乞陛下念婚姻為風化大綱綱常重典救下禮臣移文該省行查鐵中玉水水心當日果否有養病之事並曖昧等情一一報部如行其好多露之私有所戒則名教不傷有於關雎之化者不淺矣因事陳情不勝待命之至

萬御史本到了閣中閣臣商量道閣中往事何足為憑道路風聞難稱實據就要稟壞了當不得仇太監再三來說道這事大有關係怎麼不行閣臣沒奈何只得稟過該部知道仇太監看了不像意候本送到御前就開會秉筆太監檢出本來與天子看自天子看了因說道鐵中玉一個男人怎養病於水水心女子之家必有緣故因御批個着禮部查明覆奏命下之日鐵中玉與水水心再結花燭已數日矣一時報到鐵都院吃了一驚忙走進內堂與兒子媳婦商量道這萬諤與你何仇上此一本鉄中玉道此非萬諤之意乃過學士之意孩兒與媳婦早已料定必有此舉故守身以待之今果然矣鐵都院道他既忝你你也須辦一本鉄中玉道辦本自要上了但此時尚

早且待他行查回來復本時再辦也不遲鐵都院道遲是不遲只是聞人叅已從無一個不早辦之若是不辨人只疑情真罪當無可辨也鐵中玉道他要忝孩兒官職職守有甚差池事關朝廷便不得不辨他今忝的是孩兒在山東養病之事必待行查而後明若是查明了其中委曲可以無辨若是不明孩兒就於不明處置辨此時叫孩兒從那裡辨起鐵都院聽了沉吟道這也說得是此這萬諤是我的屬官怎敢忝我我須氣他不過鐵中玉道大人不必氣他自作應須自受耳鐵都院見兒子如此說只得暫且放開正是

閑時先慮事

事到辨從容

誘至心原白

差來面不紅

按下鐵都院父子商量不題且說禮部接了行查的旨意不敢怠慢隨即回到山東巡撫去查過學士見部裏文書到了去恐下面不照應忙寫了一封書與歷城縣新縣尊求他用情反寫信與兒子叫他暗暗行些賄賂要他在回文中將無作有助得浩浩穩穩不可遲滯過公子得了父親的家信知道萬諤忝鐵中玉之事歡喜不盡趁部文未到先備了百金并過學士親筆書來見縣尊你道這縣尊是誰原來就是鐵中玉打入養間堂救出他妻子來的章佩因他苦志讀書也就與鐵中玉同榜中聯捷中了一個三甲進士鮑知縣行取去後恰恰點選了他來做知縣這日接着過公子的百金并過學士的書折開一看乃知是有旨行查鐵中玉在水家養病之事叫他裝點私情必至其罪章佩看了暗暗吃驚道原來正是我之恩人也却怎生區區又想道此事正好報恩但不可與過公子說明使他防範轉將禮物都收下好好愿承過公子以為得計不勝歡喜而去章知縣因叫眾吏到面前細訪問道鐵翰林怎生到水水小姐家養病方知是過公子搶劫謀害起的禍根水水小姐知恩報恩所以留他養病章知縣又問到這水水小姐與鐵翰林俱是

少年接去養病可聞知有甚私事眾書吏道他閨閣中事外人那裏得知只因前日的鮑太爺也因狐疑不決差了一個門子叫做單祐半夜裏潛伏在水府窺看方知這鐵爺與水小姐水清玉潔毫不相犯故鮑老爺後來敬這鐵爺就如神明韋知縣聽了也自歡喜道原來鐵爺不但義俠過人而又不欺暗室如此真可敬也既移文來查我若不能為他表白一番是負知己也因暗暗將單祐喚了藏在身邊入喚了藏壽院的住齋僧獨修和尚問他是用的甚麼毒藥獨修道并非毒藥過公子恐毒藥死了明日有形骸但叫用大黃巴豆將他泄倒了是寔韋知縣問明白伺候了四五日撫院的文書方到下來行查韋知縣便將前後事情細詳明申詳上去撫院因是行查回文不便班駁就據申詳做成回文回復到部部裡看了回文見歷城縣的申詳竟說得鐵中玉是個祥麟威鳳水小姐不啻玉潔冰清其中起釁生端皆是過公子之罪部裡受了過學士之囑原要照回文加罪鐵中玉今見回文贊不絕口轉弄的没法只得暗暗請過學士看去過學士看了急得他怒氣冲天因大罵韋佩道他是一個新進的小畜生我寫書送禮囑托他他到轉為他表章節行為他表章節行也罷還將罪過歸於我的兒子身上這等可惡斷放他不過因求部裏且將回文暫停又來見萬御史要他參韋知縣新任不知舊事受賄妄言請旨拿問其養病實情伏乞批下撫按再行嚴查報部仇太監這裏有力不兩日批准下來報到山東撫按見了喚韋知縣去分付道你也太認真了此過學士既有書與你縱不忍証枉鐵翰林為他表章明白使彼此無傷也可謂盡情了何必又將過公子說壞觸他之怒又叫人奏請來拿你叫本院也無法與你挽回韋知縣道這原不是知縣認真既奉部文行查因訪問合郡人役眾口一詞鑿鑿有據只得據實申詳也非為鐵翰林表白亦非有意將過公子說壞蓋查得鐵中玉與水冰心養病情由

實因過其祖而起不得不詳其始末也倘隱匿不申或為他人所參則罪何所辭巡撫笑道隱匿縱有罪尚不知何時不隱匿之罪今已臨身矣韋知縣道不隱匿而獲罪則罪非其罪尚可辨也隱匿而縱不獲罪則罪為真罪無所逃矣故不敢偷安一時貽禍異日巡撫道你中一個進士也不容易亦不必如此太執莫若另做一道詳文本院好與你挽回韋知縣道事實如此而委曲之是欺公了欺公即欺君了知縣不敢巡撫道你既這等慷慨有旨拿問我也不着人送你你須速速進京辨罪韋知縣聽了忙打一恭道是因將縣印解了上來交還巡撫竟自回縣暗暗帶了單祐與獨修和尚并過學士的書與禮物收拾起身

不增不減不繁文

始末根由據實聞

看去無非為朋友

實來原是不欺君

韋知縣到了京中因有罪不敢朝見隨即到刑部聽候審問刑部見人已拿到不敢久停只得坐堂審問道這鐵中玉與水冰心養病之事是在你未任之前你何所據而申詳得他二人水清玉潔莫非有受賄情由韋知縣道知縣雖受任在後而任前之事既奉部文行查安敢以事在前而推諉者若果事在隱微無人知覺謝曰不知猶可無罪乃一詢書吏而眾口一詞喧傳其事以為美談而知縣明知之而以為任前事謝曰不知則所稱知縣者知何事也刑部道行查者鐵中玉水冰心之事而波及過其祖何也韋知縣道事有根因不揣其本難齊其末蓋水冰心之移鐵中玉養病者實感鐵中玉於縣堂救其搶刦生還而憐其轉自陷於死地也水冰心之被搶刦到縣堂者實由過其祖假傳聖旨強娶而然也鐵中玉之至縣堂者實由過其祖搶刦水冰心適相遇於道而爭鬪以至也使過其祖無搶刦水冰心之事則鐵中玉路人也何由而救水冰心使鐵中玉不救水冰心則過其祖與鐵中玉風馬牛也何故而毒鐵中玉使過其祖不毒鐵中玉則水冰

心閨女也安肯冒嫌疑而移鐵中玉於家養病哉原如此委如此既奉部文行查安敢不以實報刑部道這也罷了只是鐵中玉在水水心家養病乃曖昧之事該縣何以知其無私其中莫非受賄章知縣道知縣後任原不知奉命行查乃知前任知縣鮑梓曾遣親信問役單祐前往窺覘始知二人為不欺暗室之偉男兒奇女子也風化所關安敢不為表白若曰行賄過學士書一封過其祖百金現在知縣不敢隱匿并當堂交納望上呈御覽刑部原受過學士之托要加罪章知縣今被知縣將前後事并書賄和盤托出一時没法只得分付道既有這些委曲你且出去候旨章知縣方打一恭退出正是

醜人不自思

專要出人醜

及至弄出來

醜還自家有

章知縣退去不題却說刑部審問過見耳目昭彰料難隱瞞十分為過學士不得只得會同禮臣覆奏一本天子看見道原來鐵中玉養病於水水心家有這許多委曲知恩報恩這也怪他不得又着到二人不欺暗室因說到若果如此又是一個偉男子了誠可嘉也秉筆太監受了仇太監之託因毀誘道此不過是縣臣粉飾之言未必實實如此若果真有此事則鐵中玉水水心并其父母闔戶久矣豈不自表何以至今默默若果當日如此不苟則後日又何以結為夫婦只怕還有欺蔽天子聽了沉吟不語因批旨道鐵中玉與水水心昔日養病始末水居一與鐵英後來結親緣由外臣毀譽不一俱着各自據實奏聞過其祖曾否求親水氏亦着過隆棟奏聞候旨定奪聖旨下了報到各家鐵水二家於心無愧都各安然上本復旨轉是過學士不勝懊悔道只指望實計他人誰知反害了自己身上了欲待不認道成奇到邊上去求已有形迹欲待認了只怕兒子強娶之事命已難保再三與心腹商量只得認自己求親是有的兒子求親是無的因上疏

復旨道

左春坊學士臣過隆棟謹奏為遵旨陳情事竊以初求窈窕原思光寵蘋蘩後日狐綏豈復敢聯羅鳥臣官坊待罪忝為朝廷侍從之臣有子詩禮業身亦辱叨翰苑文章之士年富成立願有室家臣一時昏憤妄求虛聲誤聞才慧曾於某年月日遣人於邊庭成所求聘同鄉水居一之女水水心欲以為兒婦不意既往求之後查有穢聞故中道而掩耳不識縣臣以今之耳目何所聞見而證往日之是非而且過毀臣子以強娶之名夫既強娶則水水心宜諧琴瑟於微臣之室矣何復稱紅拂之奔以為識英雄於貧賤也竊所不解蒙恩下察並據實奏聞仰祈天監勿使魴鱖辱加麟鳳則名教有光而風化無傷矣不勝待命之至

過學士本上了鐵中玉只得也上一本道

翰林院編修臣鐵中玉謹奏為遵旨陳情事竊以家庭小節豈敢辱九五萬乘之觀兒女下情何幸回萬里上天之聽綸音遠來足徵風化之不遺閭室是詢具見綱常之為重既蒙昭昭下鑒敢不瑣瑣以陳臣於某年月日遵父命遊學山東意在思天真傳一切公務都捐何心人間閒事不意將至厯城縣前突被擁擠多人奔衝欲到因而爭鬧至縣始知為過學士隆棟之子過其祖搶水居一之女水水心以為婚之所至也臣見之不覺大怒思為婚姻嘉禮豈可搶劫而成縣官迫於不義者助桀為虐因縱水水心而歸臣於此時實不知過其祖為何人而水水心為何人也不過路見不平聊為一剖之何嘗知恩於何人而仇於何人也孰知仇者竟至毒臣於死而恩者遂至救臣於生也臣時陷身於此中而兩不知也既生而始知其死臣者為過其祖生臣者為水水心也死臣者情雖毒然臣未死可置勿問既知生

臣為水冰心而後細察水冰心之為人始知水冰心冒嫌疑而不諱為義女子也出奇計而不測為智女子也任醫藥而不辭為仁女子也分內外而不苟為禮女子也言始終而不負為信女子也臣感之敬之尚恐不足報萬一何敢復有室家之想故今之所為室家者迫於父命也岳命也父命止知尊常經求淑配不知臣前之遇出於後岳命蓋感臣保侯孝而得白其冤因思結好不知水冰心前已行權後雖經正然屢辭而終不獲辭蓋岳父誤認臣為君子而且臣父深知水冰心為淑女而彼此不忍失好速也故執大義而百兩迎來不復問明燭避嫌之小節矣雖然兩番花燭止有虛名聊以遂父母之心而二姓之歡尚未實結不欲傷廉耻之性此係家庭小節兒女下情本不當瀆奏今蒙聖恩下未謹具實奏聞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鐵中玉本上了水冰心也上一本道

翰林院編修鐵中玉妻水冰心謹奏為遵旨陳情事竊以黃金以久鍊為鋼白玉以不玷為潔臣妾痛生不辰幼失慈母嚴父又適違功令待罪邊戍荒荒寡居孤守家庭自應閉戶飲泣豈敢妄意婚姻不期相遭同鄉學士過隆棟之子過其祖親臣妾孤孀欲思吞占百計邪誘臣妾俱正言拒絕詎意聖世明時惡膽如天竟倚父巖巖之勢蜂擁多人假傳聖旨打入內室搶劫臣妾而去臣妾於此時身如葉而命如雞名教不可援而王法不可問自惟一死幸值鐵中玉遊學山東恰遇強暴自擊狂蕩感情不平因義激縣主救妾生還當此之際不遇青天霹靂自發其聲何嘗為妾施恩而望妾之報也乃惡自知陽抗理屈而陰謀施毒遂令鐵中玉待斃於寺僧之手而萬無生機而臣妾既受其恩苟非豺虎安忍坐待其死而不

一為救援也因用計移歸而求醫調治此雖非女子所宜出然勢在垂危行權解厄或亦仁智所不廢也臣妾敢冒嫌疑而為之者自視此心無愧而此身無玷也若陌路於始而婚姻於終則身心何以自白故後妾父水居一感鐵中玉之賢而欲以臣妾侍中櫛而屢命屢辭者以此也即父命難違而如今已諧花燭而兩心猶惕惕不安必異室而居者亦以此也此非矯情也亦非沽名也正以鍊黃金之鋼而保白璧之潔也至於過其祖強娶之事搶劫之後又勒按臣行牌而迫婚又至戍所而逼臣父允嫁真可謂強橫之甚者矣即今事已不諧而猶買囑言路妄瀆宸聰尤可謂父子濟惡而不知自悔也國法廷待恩威者上出臣妾何敢仰瀆蒙恩詔奏謹據實以聞不勝待命之至

水冰心之本上了鐵都院也上一本道

都察院副都御史臣鐵英謹奏為遵旨陳情事臣聞結婚以遵父命為正擇婦以得淑女為賢婚結既正則倫常無愧而風化有關矣人言何恤焉臣待罪副都官居表率凡有不正皆當正之豈有為子求婦而不擇端莊賢淑以自貽譏者也臣有子中玉濫側詞林頗知禮義臣為擇婦亦已久矣而不獲宜家寔虛中饋近聞兵部尚書水居一有女水冰心幽閒自足莫窺聲色而窈窕日聞才智過人孤處深閨而能禦強暴臣屢欲遣子秣駒而無媒今幸水居一赦還為憐才貌適欲坦臣子於東床兩有同心而因結褵此兩父母之正命也違恤其他乃臣子中玉則以養病之往嫌為辭臣細詢之始知公庭遇變義氣之所為閨閣救人仁心之所激小人謂之曖昧正君子謂之光明者也不獨無嫌實為可敬故三星啟戶不聽兒女之言百兩迎歸竟行父母之命彼二人雖外從公議而內尚癡守私貞此兒女之隱為父

母者不問之矣至於人之吹求或亦謀婚不遂而肆為譏謗自難逃明主之精鑒臣何敢多
喙焉蒙恩詔奏謹據實以聞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鐵都院之本上了水尚書也上一本道

兵部尚書水居一謹奏為下自陳情事竊聞婚姻謂之嘉禮安可勢求琴瑟貴乎和諧豈宜
強娶詩云展轉反側猶恐不遂其求何況多人搶劫有如強盜高位挾持無復禮儀宜之子
之誓死不從而褻裳遠避也臣不幸妻亡無子僅生弱女擬作後人雖不敢自稱窈窕謂之
淑人然四德三從頗亦聞之有素安忍當罪父邊庭遣戍之日而竟作無媒自嫁之人之理
者也乃過其祖一味冥頑百般強橫不復思維竟作劫奪一假傳赦詔劫之於臣家二伏莽
漢搶劫之於南庄三鴻張虎噬劫之以御史之威可謂作惡至矣若臣女無才陷於虎口幾
乎不免矣此猶曰地種膏粱之習奈何過隆棟為朝廷重臣以詩禮侍從朝廷乃溺愛不明
竟以赫赫巖巖之勢公然偏臣於戍所臣若一念畏死而苟合婚姻則名教掃地矣因思臣
一身一女之事小而綱常名教之事大故正色拒之因觸其怒而疏請斬臣矣孰知侯孝功
成請斬臣正所以赦臣也又買囑言官以為污蠱之圖又孰知污蠱臣女者正所以表彰臣
女也至所以表彰臣女疏中已悉不敢復贅瀆聖聰然過隆棟父子之為惡可謂至矣蒙恩
詔奏謹據實上聞伏乞加察而定罪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五本一齊奏上只因這一奏有分教大廷吐色屋漏生光不知天子如何降旨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念明完璧始成名教癡好述

詞 玉虞水火盈庭躋非不成詩到豈若要啟倫明理畢竟歸天

曰 子聖明照一察讒言止節義始知有此謾道裨官野史隱枯

春秋音 右調桃源憶故人

話說鐵英父子水居一父母並過學士五道本一齊上了天子看了因御便殿詔閣臣問道這事
各奏具在還當如何處分閣臣奏道今五奏看來這過其祖強娶水水心以致鐵中玉養病情由
似實實有之不容辯矣但強娶而尚未娶謀死而尚未死似可從寬如鐵中玉犯難救水水心之
禍而自受禍幾不免應是俠賜水水心感恩移鐵中玉養病冒嫌疑而不惜似為義舉然一為孤
男一為寡女同居共宅正貞淫莫辨之時倘曖昧涉私則前之義俠皆付之流水若果如縣臣所
稱窺探而無欺暗室則又擅千古風化之美而流一時名教之光者也臣等遠無灼見之明故前
下行查之命行查若此似無可議但縣後任只係耳聞未經目擊不足服觀臣聽之心一時難以
定罪伏望陛下降旨着舊任縣臣將前事一一奏聞庶清濁分而彰瘴有所公矣天子點首稱善
因降旨着舊歷城縣知縣將鐵中玉養病情由據實奏明不許隱匿証同欽此聖旨下了登時就
傳旨原來前知縣鮑梓行取到京已欽選北直隸監察御史正出巡真定府見了報知道鐵中玉
與水水心已結了親因萬諤疏奏故有此命因滿心歡喜道鐵翰林這條親事我原許與他成就
只因受了此職奔走東西故未踐前言時時在念近聞他已遵父命結成此親我心甚喜不期今
日又有聖旨命我奏明正好完我前日之願因詳細覆了一本道

直隸監察御史鮑梓謹奏為遵旨回奏事竊以義莫義於救人於危俠莫俠於臨事不畏貞
莫貞於暗室不欺烈莫烈於無媒不嫁臣於某年月日蒙恩選知歷城縣事臣雖不才位任
之後每留心名教以揚朝廷風化之美適值學士過隆棟有子過其祖聞兵部侍郎今陞尚

書水居一之女水水心之美授聘為妻托府臣命臣為媒臣時為屬官不敢逆府臣之命時水居一被謫因見水居一之弟水運道達府臣與過其祖求其姪女水水心之意水運言之水水心者再四始邀其允凡民間允親以庚帖為主水運既允因送庚帖於過宅孰知水水心正女也無父命焉敢自嫁為叔水運催迫甚急水水心又智女也因竊寫水運親女之生庚以為庚帖而水運愚不知也及至于歸水水心執庚帖非是不往而水運事急因以親女往焉過其祖以誤受帖不能有言此水水心之一戲過其祖者既而過其祖情不能甘暗改庚帖以朝期為召欲邀水水心會親而結者焉孰知水水心使女之俏膽撥天偏許其往使其編請貴戚大設綺筵又偏肩輿及門又使其鵲躍於庭以為得計然後借鼓聲之音以發其奸狀突然而返逼之不及此水水心二戲過其祖者也過其祖心愈恨而謀愈急因訪知水水心秋祭於南庄因伏多人於野以為搶劫之計孰知水水心奇女也偏盛其驕輿招搖而往招搖而還以為搶劫之媒及其搶劫而歸眾諸親為榮觀焉乃啟車而空無人惟大小石塊一黃袱而已於時喧傳以為笑此水水心三戲過其祖者也過其祖受此三戲其情愈迫因假寫水居一復職之報条遣多人口稱聖旨往報焉水水心聞有聖旨不敢不出因墮其術中而群劫之往孰知水水心烈女也暗攜利刃往而欲刺焉適鐵中玉遊學至此無心恰遇之怪其唐突而相關於道同結至縣堂而告至至問出其故因叱散眾人而送水水心歸欲彼此相安於無事也不意過其祖快快馬不得於水欲甘心於鐵馬因授計寺僧而鐵中玉病危也鐵中玉病危鐵中玉不自知幸水水心仁女也感其救己之恩不忍坐視其死因秘計而移之歸延醫而理其病且冒嫌疑而不惜犯物議而安然非青天為身白日為心

不敢也過其祖聞而愈怒焉因以曖昧汚辱之欲令臣正名教罪之宣風化懲之臣待罪一縣則一縣之名教風化實任其職臣何敢不問但思同是男女之情態淫從此出貞亦從此出也又何敢不見不聞而盡坐以小人哉萬不得已因請善窺探門役單祐前往窺探之始知鐵中玉君子也水水心淑女也隔簾以見不以其情廢飲異席分飲又不以矯矯廢情談者道義論者經權言事則若山不啻過於良友詮理則迎機一點不啻明師並無半語及私一言不慎且彼此感激而有喜心内外交言而無愧色誠古今之名教而全正者也臣聞見之不勝欣羨因思白璧不易成雙明珠應難成對天既生鐵中玉之義男兒又復生水水心之俠女子夫豈無意臣因就天意思之非鐵中玉而水水心無夫非水水心而鐵中玉無婦矣故以媒自任而往見鐵中玉勸其結朱陳之好以為名教光孰知鐵中玉正以持已禮以潔身聞臣言怒以為汚辱已肆曲而行竟不俟駕其磨不磷涅不淄豪傑之士也臣即欲上聞因臣職卑賤轉詳轉申最為多事而正不料天意果不虛生後復因鐵中玉力保侯孝之事水居一由此赦還因而締結朱陳此雖人事實天意成全臣聞知不勝欣快以為良緣佳偶大為名教吐色不意御史萬謬不知始末詳細悞加叅劾致蒙聖恩下詢往事正遂夙心臣不勝雀躍謹將前事據實一一奏聞揆之於義義莫義於此矣按之於俠俠莫俠於此矣考之貞烈貞烈莫過於此矣伏乞聖明鑒察特加旌異以為聖世名教風化之光臣無任感激待命之至

鮑梓本上了天子覽畢龍顏大悅道原來水水心有如許妙用真奇女子也鐵中玉又能不欺暗室真是天生佳偶言官安得妄奏就要降旨褒美當不得仇太監通了秉筆太監要他黨護秉筆

太監因乘間奏道鐵中玉與水水心同居一室此貞淫大關頭也今祇憑鮑梓遣下役單祐一窺即如褒美設有奸詭情由豈不辱及朝廷且奴婢看鐵中玉與水水心自上本內說的話大有可疑天子道有何可疑秉筆太監道鐵中玉本上說兩番花燭止有虛名二姓之歡尚未實結水水心本上說於今已諧花燭而兩心猶惕惕不安必異室而居者正以鍊黃金之鋼而保白璧之潔也據他二人自誇之言則今日水水心猶處子也恐無此理倘今日之自看來誇過甚則前日之譽言未免不失情也伏乞皇命再加詳察天子道既如此可將鐵中玉水水心并諸臣限明日午朝俱召便殿侍朕親問秉筆承旨傳與閣臣閣臣因傳與外廷眾臣聞了誰敢不遵因於次日午朝齊集於便殿正是

白日方垂燕

浮雲忽蔽馬

豈知雲散盡

依舊見青天

不一時天子駕坐便殿百官朝賀畢天子先召鐵中玉上殿鐵中玉因鞠躬而入拜伏於地天子看見鐵中玉少年秀美心下歡喜因問道向日打入養閒堂救出韓原妻女的是你麼鐵中玉應道正是臣天子又問道前日力保侯孝的是你麼鐵中玉又應道正是臣天子道既兩事俱是汝則汝之膽識誠可嘉也然膽識猶才氣之能如縣臣所稱養病於水水心家而孤男寡女五夜無欺則古今之奇行矣果有此事麼鐵中玉道此事實有之然非奇行男女之禮應如此也天子道此事雖有然已往無可據矣且問你上本說兩番花燭止有虛名二姓之歡尚未實結此又何故鐵中玉奏道臣與水水心因有養病之嫌美無結親之禮乃迫於父命不敢以變而廢常故勉承之而兩番花燭也若花燭夜而即結二姓之歡則養病之嫌終身莫辨矣故臣與水水心至今猶分居而寢非好為名高蓋欲指人之口眾而待陛下之新命以為人倫光耳天子聽奏欣然道據

你所奏明水水心猶然處子也因召水水心上殿水水心聞命即鞠躬而入拜伏於地天子展龍目一看見水水心貌疑花瘦身似柳垂一嫵媚女子也因問道你就是水水心麼水水心朗朗答應道臣妾正是水水心天子道由縣臣鮑梓本上稱你三戲過其祖才智過人果有此事麼水水心因奏道臣妾一女子焉敢戲弄過其祖只因臣父待罪邊戍臣妾一弱女家居過其祖威逼太甚避之不得聊借此以脫禍耳天子又道你既知脫禍怎不避嫌却移鐵中玉於家養病水水心道欲報人恩故小嫌不敢避也天子又笑道當日陌路且不避嫌今日奉父命成婚反異室而居又何避嫌之甚水水心道當日之嫌一時之嫌也設有謗言從夫即白今日之嫌終身之嫌也若不存原體以自明則今日之良人即前日之陌路剖心莫辨憑血難明今日蒙恩召見却將何顏以對陛下天子聽了大喜道若果存原體則汝二人比梁鴻孟光加一等矣朕當為汝明之因傳旨命太監四人引入朝見皇后就命皇后召宮人驗試水水心果原係處女否四太監領旨遂將水水心引了入去正是

白玉不開終是璞

黃金未煉尚疑沙

兩番花燭三番結

始有芳名萬古誇

四太監引水水心入後堂去朝見皇后不多時即有兩個先來回旨道娘娘奉旨即着老成宮人試驗水水心三遍俱稱實係處女娘娘甚喜留住賜茶先着奴婢回奏天子聽了滿心歡喜因對閣臣說道鐵中玉與水水心已經奉父母之命兩番花燭而猶然不肯失身欲以保全名節以表名教以美風化則前之養病五夜無欺念表表矣真好述中出類拔萃者也若非朕召來親問而聽信浮言豈不虧此美節奇行因召過隆棟問道汝身為大臣不能訓子安分乃任其三番搶劫若非水水心多才善樂為其所辱久矣強梁驕橫罪已不赦乃復肆為毀謗幾致白璧受青蠅之

玷又行賄買囑縣臣大非法紀過隆棟見天子詰責慌忙無措只得免冠伏地奏說道臣非毀謗
實不知鐵中玉與水冰心有此暗室不欺之美行天子又召萬謬詰責道汝為御史當採幽察隱
為朕表章大化奈何聽道路浮言污蟻俠烈朕若誤聽豈不有傷名教萬謬聞責驚得汗流夾背
惟伏地叩頭道已天子又召韋佩嘉獎道汝一新進知縣能持正敢言不避權貴且言言得實事
事不誣誠可嘉也因命閣臣擬旨閣臣因擬旨道

朕聞人倫以持正為貴而持正於臨變之計為尤貴節義以不渝為奇而不渝於曖昧之時
為更奇水冰心一弱女也能不動聲色而三禦強暴已不尋常矣又能悄然解人於危病以
報恩又能安然置身於嫌疑而無愧其慧心俏膽明識定力又誰能及之至其所最不可及
者琴瑟已諧鐘鼓已樂而猶然勵堅貞以自持表清潔於神明此誠女子中之以賢聖自持
者也鐵中玉既能出韓愈於虎穴又能識侯孝於臨刑義俠信乎大臣者矣若夫水冰心一

